

徐醒民居士講

維摩詰所說經講記
【三】
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維摩詰經三

目錄

- 三一、雖為白衣。奉持沙門清淨律行。雖處居家。不著三界。示有妻子……………一
- 三二、一切見敬。為供養中最。執持正法。攝諸長幼。一切治生諧偶……………一五
- 三三、若在長者。長者中尊。為說勝法。若在居士。居士中尊……………二七
- 三四、若王子。王子中尊。示以忠孝……………四一
- 三五、若在護世。護世中尊。護諸眾生……………五三
- 三六、為苦為惱。眾病所集。諸仁者。如此身。明智者所不怙……………六七
- 三七、是身如影。從業緣現……………八三
- 三八、是身不實。四大為家。是身為空。離我所。是身無知……………九五
- 三九、是身為虛偽。雖假以澡浴衣食。必歸磨滅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- 四十、諸仁者。此可患厭。當樂佛身……………一一九

目錄

四一、從方便生。從六通生。	一三一
四二、爾時長者維摩詰。自念寢疾於牀。世尊大慈。寧不垂愍	一四七
四三、夫宴坐者。不於三界現身意。是為宴坐。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	一五九
四四、於諸見不動。而修行三十七品。是為宴坐。	一七一
四五、法無壽命。離生死故。法無有人。前後際斷故。	一八七
附講表	二〇一

維摩詰所說經講記(三)

徐醒民居士講 研學小組記

第三十一講

雖為白衣。奉持沙門清淨律行。雖處居家。不著三界。示有妻子。常修梵行。現有着屬。常樂遠離。雖服寶飾。而以相好嚴身。

這是新年過後，第一次陪同大家在這裏研究《維摩詰經》，《維摩詰經》前面那一品最重要的就講到心淨則國土淨。我們處在這個世間，看見我們全世界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是不清淨，我們學了這一品，要使全世界各國都能夠把汙穢的、亂七八糟的那些國土轉到清淨的國土。從那裏開始呢？就是心裏清淨。果然我們大家都向維摩詰居士來學的話，我們雖然在這裏人不多，就能發揮不可思議的能力，可以轉變世界。實在的說起來，現在你用其他科學的方法，科學方法不是沒有用，有用的，但是有限度的。唯有學，把這個心裏改變，那是不可思議的力量，我們把握這個要點。我們學不但是要用前面的國土清淨，整個的這一部經學下來，我們每一個人都

可以發揮這種不可思議的力量。

我們現在研究的是〈方便品〉，〈方便品〉這一品全部都是講維摩詰居士的道德。前面已經研究一大段了，接著我們剛才念的，「雖為白衣，奉持沙門清淨律行。」這個意思就是讚美維摩居士，他雖然是白衣，白衣是在家，他現的是在家的身分，在家身分是學佛的，叫做白衣。雖然是白衣，奉持沙門清淨律行。他是能夠奉持，持是手裏抓著東西不要放棄。奉持，是很謹慎的兩個手把它捧在那裏，那是最恭敬的方式，叫做奉持。奉持什麼呢？奉持沙門的清淨律行。沙門就是出家人，出家人他最重要的要守持戒律，所以他是奉持出家清淨戒律所行的——戒律行，戒律行就是奉持戒律，就是把這個戒律在那裏老老實實的實行。沙門的意思就是出家，出家人的意思，要了解它的意義的話，一個是當勤字講，勤什麼呢？勤就是勤修戒定慧。勤修戒定慧第一個就是戒律，勤修修到最後，就能通、貫通到涅槃門，涅槃就是成就了、證果了。再呢就是修息，按沙門翻成中國字的意思，就是修息。怎麼修息呢？就是生死問題把它修掉了。眾生有生有死，那就是在六道裏面來來回回的不能停

止，出了六道以後，還有變易生死。修息就把六道裏面來回的生死、六道以外的變易生死，統統把它修息下去，沒有了，修息就滅了，把兩種生死都把它滅掉，就是徹底的了脫生死，這是沙門的意思。

「雖處居家，不著三界。」維摩居士是在家修的是出家的律行，雖處居家，沙門是出家，他是居家，但是不著三界。家，從小的範圍來講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家庭，這是家。擴充的來講，三界就是家，發心出家，出什麼家？要出三界的家。維摩居士他有家，他像我們一樣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，但是他雖然自己有家，他心出三界。心出三界，我們研讀這一條經文要了解，心出三界不是說你家也不顧了，這一點很重要。我們很多學佛的人，我們要了生死、我們要全心全意地來學道，家裏的事情我們不必管了，這就錯誤，把這個經解釋錯誤了。你既然有家，你在家庭裏，你就要負起維持家庭的責任，這責任不能放下，家庭裏兒女的教育、家庭裏所需要的生活費，你都要照顧。你不能說一切放下不管了，我完全去學道、學佛了，那就把經文解釋錯誤了。家庭要照顧，心要出家，心怎麼出家？不著三界，三界就

是我們的家，心要出三界。過去有一位出家人來勸我們老師要出家，我們老師說：我早就出家了。他老人家的意思：我的心早就出了三界了。這才是真正的出家。

「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」。示這個字，它是顯示出來，在形式上有示現出來，示現什麼？有妻子、有太太，也有子。雖然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。常，是一直在那裏修沒有間斷。常當恆字講，恆是一直在那裏修梵行。梵是清淨的，這叫梵。一切都是清淨的，修這種行，行是他的行為，凡是有行為的，都是符合清淨的修持。雖然示有妻子，他實在的經常來修梵行。為什麼修梵行呢？梵是清淨的，修這個清淨的梵行，雖有妻子，不像我們世間人，我們凡夫眾生有家室、有妻子，心裏就不會清淨的，維摩居士不是如此。注意這個示字，它表示出來有妻子，實際上他的內心是梵行，這個示字要把它認得清楚。我們凡夫眾生談不上示字，就被欲望、愛欲把它纏住了，被愛欲纏住了就是煩惱。這一條要從這一方面來研究。

「現有眷屬，常樂遠離。」現就是示現，維摩居士示現有眷屬，眷屬人數又多一些，妻子只講到妻與子，眷屬，在家庭裏面眷屬很多，包括家裏其他的人，還有

家裏佣人，這都是眷屬。他雖然有眷屬，但是這個眷屬，我們要注意這個現字，這個眷屬也是示現有的，示現有這個眷屬。他常樂遠離，以遠離為樂。我們凡夫眾生不但不樂遠離，而且眷屬越多越好，維摩居士不是這樣，他雖然有眷屬，他知道這個眷屬不管是多是少，都有離別的時候，離別包括生離死別。我們拿現在世間眷屬來講，無論是那一家的家族人，他擁有多少的眷屬，這些眷屬不論是有多少，都有生離死別的時候。這些眷屬有緣才能聚合在一起，緣要是散了，就要分離了。

我們過去古人有二句話，講到「人生似鳥同林宿」，人生在世間跟人相處，無論是家裏的眷屬、外面跟我們來往的人，就像鳥在同一個樹林裏面休息，在休息時很好，就怕大限，什麼是大限呢？生死，「大限來時各自飛」，這兩句話很有道理。一個人他有勢力，他可以擁有很多的眷屬，但是每一個人的生死一來了，誰也顧不了誰，就算這個家主人的能力再怎麼強，他的財產怎麼樣的豐富，他可以找多少高明的醫師來給他治療，就像古時候的大皇帝，他的御醫多得很，真正他要死的時候，再多的御醫也不能叫他不要死、叫他活過來，辦不到的。所以我們記住古人的兩句

話，「人生似鳥同林宿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」講到這裏，我們雖然在家都有眷屬，不要貪著眷屬，有眷屬的時候，好好的互相珍惜，珍惜這個緣分，不要一句話不對，互相就殺害了、互相爭吵了，這個就不對了。必須人人都感覺到在這一段時期，我們有緣才相聚在一起；緣散了，這個緣散就是生死大限來了，各人走各人的，誰也管不了誰。那麼我們要學這一點，要好好的學。

「雖服寶飾，而以相好嚴身。」維摩居士在家，他當然穿的衣服不能像出家人的衣服，出家人穿的跟在家人不同，在印度那個時候有黑色的、有灰色的，叫緇。緇色就是把白色的、其他的顏色染成黑色或者灰色，所以出家人叫做緇流，緇流就是指出家人。維摩居士他既然不是出家人，他可以穿普通人的衣服，普通人的衣服穿得整齊、穿得清潔，這個衣服就是寶飾。寶飾做的衣服，衣服料子很貴重，雖然穿很貴重的衣服，但是「而以相好嚴身」。一個雖字、一個而字，雖，雖然穿的是這個寶飾，而，就是然而，語氣一轉，他是以相好嚴身，相好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。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，成佛就以這個相能夠表現出來。那些大菩薩就是法身

大士，也可以以相好表現出來。維摩居士他心中想的就是相好，那就是說穿的是寶飾，他的心不在寶飾上面，而心是在相好上面。

我們就拿世間凡夫眾生來比較這裏一看，這個經文裏面講的就有味道了。我們凡夫眾生地位越高的人，他就越容易把穿的衣服來表現出來。古時候天子穿的龍袍多麼誇耀，就拿現在在位的人來講，他穿的衣服有不同的衣服，在各種場合裏面有時穿西裝、有時穿古裝，不同的衣服穿出來就是誇耀他的身分，心就在這個衣服上面。維摩居士不是如此，他不管穿那一種衣服，他心不在衣服上面，心在道上面。我們看看現在世間，不論那一個在位的人，都是心在衣服上面，用衣服來誇耀他自己，這樣對照的一比較，那就知道維摩居士跟世間凡夫眾生大不相同。世間凡夫眾生，當然我們都是凡夫眾生，最重要的就是世間的凡夫，他有地位、有財富，他可以今天穿這種衣服，明天穿那種衣服，隨時來變換、隨時在誇耀，拿這個跟維摩居士來比較，這個味道就出來了。

我們自己呢？我們時時刻刻的反省，我是要學維摩居士，還是學現在那些富有

之家、有地位的人？這就是幫助我們學道了。孔子的大弟子子路，他雖然「衣敝緼袍」，敝是破破爛爛的，破破爛爛的袍，袍就是衣服，就是長袍。「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」，跟那些穿著狐皮、貉皮做的衣服，子路穿緼袍跟穿狐貉的衣服這個人站在一起，而沒有感覺很羞恥，子路不會的。為什麼不會呢？子路心中有道。有道的時候，心就不在衣服上面。那些穿狐皮貉皮在身上的人，心在那個上面，與子路心在道上面，兩者天淵之隔，絕對不相同的。

我們台灣過去有些有錢人穿皮草，皮草就是把獸的皮帶毛剝下來，經過處理之後，做成衣服，用那個誇耀人家、炫耀自己。你想想看，不但沒有道，而且殺害眾生、造業。我們學佛的人，看到那種拿獸皮做衣服來誇耀自己，我們要知道那是造業，不但不能跟他學，羨慕之心也不能有。所以我們研究經到這裏的時候，要了解維摩居士雖然穿的是寶飾，但是我們就是寶飾，也不會穿獸皮。那個寶飾很寶貴而已，雖然是一件寶貴的衣服，相好嚴身，在心中存著相好來莊嚴自己身體。那就是說他不以寶飾來莊嚴自己，而以相好這個道來莊嚴自己。

雖復飲食。而以禪悅為味。

維摩居士當然有飲食，飲食，不學道的人他不知道，我們學佛知道飲食各種的不同。我們一般人吃的飲食叫做段食，你要吃飯、吃菜、喝的水，這叫做段食。那個段不是斷絕的斷，是一段一段的段，叫段食，我們所有凡夫眾生都是這個段食。那再呢？就是識食，識就是唯識學所講的識，學唯識學的有工夫，他這個識跟吃飯一樣的，他研究唯識，那個味道比段食味道還好，這叫識食。再呢？禪悅為食，禪不是專門講禪宗的禪，學佛的用工夫、佛學在修行的時候，都叫做禪，都是修禪。禪叫靜慮，靜是很安靜的靜，慮是什麼呢？慮有思慮，把一切的思慮都能安靜下來，不要有亂的念頭。這靜慮就有禪悅，悅是喜悅，那就是在修法用工夫的時候，都叫做禪。比如說我們念佛、念阿彌陀佛，念阿彌陀佛就要求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就是有工夫，念著念著發這個喜悅、歡喜，這個喜悅就是禪悅。我們在座的很多老菩薩，在念佛之中，念著越念越喜悅，越感覺念佛好，這就是禪悅。維摩居士他雖然有飲食，飲食當然就是段食，雖然飲食吃的段食，但是他把段食的味道一轉變，就是禪

悅為味，味道吃在他的口裏面，就把段食的味道轉變為禪悅。禪悅的味道，各位可以感受得到，尤其是各位發心修菩薩道的人，你在念佛的時候，你就有這種感覺、有感受，就感受這種禪悅。

若至博弈戲處。輒以度人。

博弈，不是現在賭博，弈是下棋，古時候博弈，我們現在不知道是什麼情況、是那一種，用那一種工具做博弈，現在不知道了。不知道，只是知道博弈是一種遊戲的一種藝術，跟現在的賭博下棋不相同的。維摩居士可以到博弈的場所去，博弈是一個戲，是一種拿博弈來做遊戲，來做一種娛樂。那就是說維摩居士也可以到博弈這個遊戲的場所，處就是那個地方、那個場所。雖然到那個場所，「輒以度人」，輒是每一次去，每一次來的目的就是來度化眾生。那些眾生喜好博弈，維摩居士為了度化喜好博弈的人，就是到那個處所去。到那裏就是為什麼呢？同事攝。你修菩薩道，那一類眾生喜歡那一種的遊戲，你就可以到那一類的眾生那裏去，跟他一起來博弈，博弈的目的就是要度化那一類人，這是輒以度人，就是行同事攝。跟他一

起共同的來博弈，就把那類的人能夠度化過來。

這個我們大家也要研究，維摩居士可以到博弈那個場所去，博弈是代表一切遊戲場所。比如說現在電視裏面常常有網路上娛樂節目，那些娛樂節目有正面的、有壞人心術那種不好的遊戲節目，你學道的人要把它分別清楚。雖然學道的人學得不够深入，還沒有辨別能力的時候，那一種遊戲是好的、是不好的？你沒辦法辨別，看見不好的遊戲節目，你就跟它學，成為那一種迷，叫做粉絲，成為他的粉絲，那就糟糕了。現在有很多人學那個人麥克傑克森，又跳舞又唱歌，那個舞也不是正當的舞，歌也不是正當的歌，大家都成為他的粉絲，這就糟糕。所以這裏博弈講的還是個正當的遊戲，你要看看現在的這個全世界，學那一種不好的遊戲，成為他的粉絲，那就糟糕了。從正道上走上邪道上面去了，所以這一條我們要特別注意。

受諸異道。不毀正信。

「受諸異道」，維摩居士受是接受，諸異道，在那個時候有很多的外道，在這裏講異道。異道它這個道跟佛家所講的道不同，這叫異道。維摩居士對於那些外道

也學、也接受，學了外道為什麼呢？學佛，我們開始學的時候，那些外道當然不要學，學道有了基礎、有了分辨的能力，而且有能力把外道轉變過來，叫他學，由外道學我們這個正道。為什麼叫外道呢？心外求法叫外道，他不知道我們學佛向內心中求。我們學佛的人才知道「萬法唯心」、「向自心中求」，外道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我們人人都有本性，本性就是本來就有的真如本性，他不知道，他向外求，求天神學一切的向外求，叫外道。維摩居士他也學外道，為什麼學外道？成佛，佛對於世間一切的法門都了解，所以成佛就有一個號叫做世間解。世間任何這個事物，佛都能了解，而且也能夠講解給人家聽。因為這一個原因，所以維摩居士也接受這個外道。雖然受這個外道，你看下面就講了，「不毀正信」，學的是外道，為的就是把外道的一切的情況（它講的言語、它所行的是什麼）都要了解，這就成為成佛的世間解。雖然如此，不毀正信，正信的就是佛法，一切向自性中求，開發自己本有的佛性，所以維摩居士是這樣不毀正信。我們學大乘佛法、學菩薩道，就要學維摩居士這樣，外道它什麼情況，我們要了解。了解之後，我們有能力把外道轉化過來，自己不要把正信毀掉了，自己一直要保持正信。學外道的目的就是要將外道轉化成為

向內求，要他明瞭心法。

雖明世典。常樂佛法。

世典，世間的學問，典就是經典，印度那些外道有他們的經典，他們講究世間的世間法，這跟我們中國孔子講的經典不相同的。孔子講的經典就跟佛法一樣的，孔子講的「性相近也」那個性，跟佛家講的本性的性沒有兩樣。所以他這裏講世典，是印度那個時候外道所講的世典。維摩居士雖然把印度那些外道經典都明瞭，他所樂的在這個佛法，佛法才是真實的法。學外道的世典不過只是知道外道講的是什麼東西、所修的是什麼，然後他來度化眾生的時候，才能叫眾生辨別是非。所以他學世典，常樂佛法，佛法是他恆常的所樂的這個法。

維摩詰所說經講記(三)

第三十二講

一切見敬。為供養中最。執持正法。攝諸長幼。一切治生諧偶。雖獲俗利。不以喜悅。

這是繼續研讀〈方便品〉，這一品講的就是維摩居士他度化眾生的功德，前面已經講了一部分了，從現在開始繼續講他的功德。他的功德就他本身來講，那是不可思議的道德力量，就度化眾生來講，他是普度眾生。維摩居士他是示現在家居士的身分，我們在座的都是在家學佛，各位有很多發菩提心、受菩薩戒，那麼就要學維摩居士，就是沒有受菩薩戒，凡是發菩提心，都要學維摩居士。

「一切見敬，為供養中最」這兩句話。供養中最，就維摩居士來講，他見到一切眾生都要恭敬。為什麼要恭敬一切眾生呢？維摩居士看見任何眾生，就是直接看到每一個眾生都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，無論成佛、無論是凡夫眾生都有這本性，所以維摩居士看一切眾生都有本性，那麼見到一切眾生就恭敬。其餘第二個，就是

維摩居士他到世間來度化眾生，在這一部經裏面講他是度化眾生的這個主人，既是度化眾生的主人，就受到眾生尊敬。眾生尊敬維摩居士，維摩居士好像是一個種田的田地，眾生供養尊敬維摩居士，就像在維摩居士的大田裏面種下種子，這個種子就是將來所得的大福報。所以眾生供養尊敬維摩居士，等於在維摩居士這個田地裏面種福田，將來這個福報很大很大。不僅如此，既然有福報，將來學佛沒有其他的障礙，很順利的能夠學佛，所以維摩居士他受到眾生的恭敬。講到這裏，學小乘的、羅漢的，羅漢都要受到眾生的恭敬、供養，何況維摩居士，這個是法身大士，當然要受到眾生的供養尊敬。所以一切見敬有這兩層意思。

一切見敬這個見字，根據剛才跟諸位介紹的兩層意思，見敬，一方面是維摩居士尊敬眾生，眾生受到維摩居士的尊敬，這個見字。再呢？眾生尊敬維摩居士，這個見字，維摩居士接受眾生的尊敬，這個見字是這兩層意思。這個見字，本來它是一個被動式的，當被字講，就我們眾生來講，我們被維摩居士尊敬了，就是因為我們都有真如本性。既然如此，我們就應該自己尊重，我們有真如本性就能夠成佛。

要成佛，我們自己一切一切，都是自己尊重自己，在世間無論遇到什麼樣不好的境界，遇到任何人給我們一種挫折，我們都不要失去這信心，我們一定能夠成佛。既是如此，我們無論在世間、無論對待任何人，不但人家給我們挫折，我們不要失去這個信心，而且我們要學維摩居士，我們要尊敬一切眾生，無論在家庭裏面、在社會上，我們對於任何眾生，我們要尊敬他。果然我們在人世間尊敬一切眾生，遇到任何不好的境界都能轉變，這就是一般人所講的逢凶化吉，能夠逢凶化吉，在世間沒有任何逆境不能化除的。既然把一切逆境化除，各位想想看，我們在世間辦一切事情都沒有障礙，特別在修道方面，一切邪魔外道，他也不會來引誘。就是來引誘，我們一個敬字就把那些外道把他化除掉。所以這個敬字，是學佛的一個最重要修行之道。印光祖師曾講：要問學佛有沒有秘訣呢？他老人家說學佛沒有什麼秘訣的，如果真要問有什麼秘訣，就是恭敬，我們在學佛上就從恭敬上來學。所以經文裏面講「一切見敬，為供養中最。」在供養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敬字。

「執持正法，攝諸長幼。」維摩居士到人世間來普度眾生，普度眾生在這裏講

就是執持正法，以這個正法來教化眾生。這個正法不是說在教化眾生的時候就要執持，不說法的時候就不執持，不能這樣解釋。執持，比如說像手抓住這個東西，執是用手把它抓住；持就是一直持著不要放，不要放棄，叫執持。維摩居士把這個正法一直執持著不要放棄，這樣能夠攝諸長幼。攝是攝受，無論是長者(年紀長的人)、無論是年紀幼的人、長幼之間的中年人，那就是說包含一切年齡的人，他就憑這個執持正法來攝受它們。正法這個法字包含很廣，主要當然是講佛法，佛法就是教人覺悟，這個法能令人開悟的，這個是法。再呢就世間法律的法來講，世間法律，當法官來審判犯罪的人，這就是法律了，法律也要正——正法。維摩居士這個他也懂，他也可以示現世間的法官，示現世間的法官、世間的法律，他也完全懂，所以這樣看起來維摩居士執持這個正法，無論世間的法律、出世間的佛法他都通達。

「一切治生諧偶，雖獲俗利，不以喜悅。」一切治生諧偶，治生，就是我們凡夫眾生都有職業，有職業然後才有收入，維持自己以及家庭裏的人生活，這個衣食住行都要有治生的工作。諧偶，諧偶也是治生的一種方法、一種事業。從事一切治

生諧偶，雖獲俗利，就世俗來講，你從事這些工作當然有世間那些利益。有世間的利益，在我們凡夫眾生來講，心裏就在那個利益上面。比如說你做生意也好、做其他任何工作也好，收入愈多愈好，心就放在收入方面。但是維摩居士不然，雖然有這些治生的工作，有很多利益收到了，他不以喜悅，心裏不為這些收入來喜悅。既然不為這些利益而喜悅，為什麼還要治生諧偶？為什麼呢？這是示現跟眾生同樣地有所需求，如果維摩居士不示現跟眾生一樣的來治生諧偶的話，眾生就沒有辦法接近維摩居士，就沒辦法接受維摩居士的教化。所以維摩居士為了教化眾生，他要走在眾生、群眾之中，示現跟眾生同樣的來謀求生活的這些利益。

遊諸四衢。饒益眾生。

四衢，就是四通八達的一個道路。就城市來講，那就是市區匯聚的一個地方，這個市區就以近距離一個地點來講，是在城市裏面；往外延伸的話，市區這個路到達得很遠、很遠。維摩居士遊諸四衢，遊是遊行，無論市區的城市裏面，或者城市以外很遠、四方很遠的路，他都能夠遊行，都能夠遊行到。遊行到那要幹什麼呢？

饒益眾生。饒益，益就是給眾生教化的利益，教化的眾生利益還不是普通的饒益，饒這個字是很滿足、很富足了，這樣是豐足的來利益眾生。四衢眾生不只是一種眾生，眾生的類別很多，有富貴的、有貧賤的、有老年人、有少年人、有兒童，多得很，維摩居士都給他饒益。維摩居士是示現在家菩薩、在家居士，我們都是在家居士，我們就要從這裏學維摩居士，凡是在路上遇見眾生，只要我們能力能夠辦得到，我們都要給他利益，我們能力辦不到就沒有辦法。比如說我們現在出門，大概都不是走路的，都是乘車子，你乘車子在路上遇見乞丐、遇見各種人，你就要救濟他，路上人、車那麼多，你沒有辦法，這個能力辦不到，雖然辦不到，我們要替他念幾句佛，念佛希望他能夠轉變現在這個境界，希望他的心能夠轉變。所以不論自己有能力、無能力，只要發心學維摩居士，我們都可以照著我們所發的心來學習。

入治正法。救護一切。

這裏專門講做世間的法官。執持正法，主要的是出世間的佛法、正法。在印度古時候它有個風俗，就是立三老，三老是我們國家三老這個名詞。在印度這個三老，

他是有德的人做為執法的人，這個三老——有德的人來做執法，他就是做判決鄉村訴訟的事情。在那一條裏面講，這個執法是附帶的，所以維摩居士執持正法，主體是在佛法，三老有德的執法人來判決鄉村裏面訴訟是附帶地講，這裏是講「入治正法」，專門講法律的，維摩居士專門入治正法，就做法官。維摩居士為什麼要入治正法呢？他是為了「救護一切」，救護一切眾生。因為世間的法官，無論是古時候、現在，我們國內、國外，好的法官當然有很多，不好的法官也有。不好的法官或者他的法律沒有學得好，然後審判犯人有冤枉的，造成冤獄的也不少，這還是他的法律能力不夠。更不好的呢？雖然這個法官他法律的判斷、判決的能力很充足，有能力判決這個法律犯人，但是他心裏不正，心裏不正的法官造成冤獄也不少。因此維摩居士入治正法，入就是進入到法律的行業裏面，他入了法（法律）的行業裏面，就是治的正法。正法就是在審判案件的時候要公正，法律要公正，要能夠把犯法的人犯了什麼罪，犯的罪有輕有重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古時也好、現在也好，法庭裏面有四個字「明鏡高懸」，明是光明的，那個鏡子看得清清楚楚，高懸，高高在上掛在那裏。古時候都有，現在法院裏有沒有這幾個字，我沒有到法院裏去過，我不

知道有沒有了。我想應該這四個字還要掛起來，他入治正法為的是救護一切，他當了法官就是把所有的法官都要引導到正法這上面來，那就是說他示現法官做一個榜樣，讓所有的法官都要向他學習，都要拿正法來審判犯罪的人。這樣就是使一切的民眾沒有冤枉，使一切人不會有冤獄，這就是救護一切。

維摩居士從前面一直講到這裏，表現都是在世間那些事情，我們學佛從那裏學？從日用尋常之中、一切事業之中來學，把人世間的各行各業以及我們自己在日常生活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，都歸於一個正字、一個正道。把這事情都歸於正的時候，就能通達出世間的這個道。學佛從那裏學？就從這些世間萬事萬物來學，學到完善的時候，就是學佛。學佛就在人世間這些事情上面學，事情，把這個事以及凡夫眾生這個情，把這個事情學得圓滿了，那佛法就能很快學得好。正法這個正字重要，就我們個人來講，我們一切跟人家說話的言語、一切的行為都要正。言語行為都正的時候，外面的那些邪魔外道，用他的邪法來誘導我們，誘不了，我們這樣一正壓百邪。只要自己修這個正法，邪魔外道不管再多，我們也不會受他影響，就一

正壓百邪。個人修行要正，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要正。

入講論處。導以大乘。

印度那個時候風氣有講論的這種場合，各地方都常常有辦講論的這個場所。講論的是什麼呢？很多外道，那些外道都根據他們所講的道來設立講論的道場，在講論的道場，有各地方講道的人來參加。參加的時候，誰講贏了就是做老師，誰講輸了就做學生，做學生就要拜勝者為老師。這個你看，外道要你參加外道的講論，要是講輸了，就拜這個外道做老師，這個很困難。他們的外道各有各的理論，就是他們自圓其說，也有很充分的道理在那裏，他可以把人家贏了，參加講論的這個場所不容易的。維摩居士呢？參加，參加這個講論場所，不但不會被外道講輸，當然維摩居士一定講贏了，不但講贏了，而且「導以大乘」，佛法裏面有二乘，二乘就是聲聞、緣覺，大乘就是菩薩道、學菩薩，菩薩要學佛。維摩居士參加這個道場贏了他們，贏了他們之後，還要把他們轉變過來，把他們引導過來，叫他們不只是學小乘，而且學大乘法門。

入諸學堂。誘開童蒙。

維摩居士到學堂裏面，學堂都是教兒童的場所，維摩居士到學堂裏面教化童子。蒙是開蒙，童子來求學，原來這個童子什麼都不知道，叫開蒙。開蒙用什麼方法呢？用誘導的方法。直接教的話，小童子很難接受，必須用種種誘導的方法，把童蒙開發出來。開什麼呢？無論是童子、成年人，我們以為現在都已成年，或者是老年，說起來如果我們不學佛，我們都是童蒙，一無所知的。所以不管是年輕、年老，包括這個童子，聞了佛法，我們才能開蒙。原來這個本性蒙蔽起來，我們不知道，現在開蒙，把蒙在本性外面，一切都不了解的那個蒙，把它逐漸逐漸地去掉，去掉就是開發我們自己本性，這就是「誘開童蒙」。維摩居士到小學堂裏面，那個童蒙你叫他開發本性，好不容易，我們成人都不知道，學佛才了解。從佛經裏面了解自己有本性，不學佛誰知道，童子更不知道，所以維摩居士在童子小學堂裏面要教化童子，教化童子不容易，用誘導的方法。

入諸淫舍。示欲之過。

入是怎麼講呢？在印度風俗，凡是賣淫的淫女，把她集中在一個地區，凡是淫女居住在一個地方，讀書人都不願意到那個地方去，讀書明理，都不願到淫女的地區。但是維摩詰居士入，入就是進入淫女聚集的地方去。為什麼呢？一般讀書人都不肯去，你這個維摩大居士你去了，目的是什麼？維摩居士入淫女的地區，他是為了「示欲之過」。欲，淫女賣淫的，她是這個欲，引誘那些欲望的人來做賣淫的交易。這個欲是最不好的，欲不能斷除，在六道裏面出不去的。維摩居士他是法身大士了，他到這個地區去，到這個地區去是示欲之過，把這個淫欲的過失，讓淫女了解，也讓貪欲的男子了解，讓他們了解這個過。這個過要分析起來，這個過是害人害得最厲害的。這個欲就是淫欲，無論對男子、女子，身體都受傷害。除了身體傷害，最嚴重的出不了六道，永久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，這個過就大了。維摩大士他到淫女場所，就把這些道理讓那些人明瞭，這就是救助他們，讓他們從淺處來講身體不要受傷害，深入講就是使他們知道怎麼樣出六道、解脫生死問題。

入諸酒肆。能立其志。

酒肆，就是賣酒的地方——酒家，這些地方賣酒。凡是到這裏買酒來喝，喝酒喝醉了，喝醉了什麼都是糊里糊塗的，古人就講「酒是迷人之鬼，勸君切莫嘗它」。一旦醉了之後，不顧親朋亂罵，酒一醉的時候，是親戚朋友他也認不得了，也亂罵起來了。這還是事小，罵一罵就算了，尤其在現在喝酒了又開車子，喝了酒開車子，醉醺醺的，車子亂開，或者把人家撞死了，或者自己車子開撞翻了，災難比較多。所以酒肆喝酒是要不得的，喝酒是一定喪失了智慧，這個智——心智，失了心智，心裏就亂了。古人那四句話我想起來了，「酒是迷人之鬼，勸君切莫嘗它」，嘗一嘗都不可以。如果要嚐的話什麼呢？「三杯下肚眼睛花」，眼睛昏花了，「不顧親朋亂罵」，這是我小時候在家鄉裏讀過的四句話。維摩居士他也入酒肆，就到賣酒的地方，他到賣酒的地方跟一般人不同，他是什麼呢「能立其志」。能夠把道理教化喜歡喝酒的人，喝酒就喪失心智，叫他們明瞭這個道理，讓他們立下來這個心志，叫心不要亂，不要亂就是不要喝酒。

第三十三講

若在長者。長者中尊。為說勝法。若在居士。居士中尊。斷其貪著。

這一部《維摩詰經》前面開頭的一品是專講〈佛國品〉，〈佛國品〉裏面先講世間的環境，我們眾生、眾生之中人道所處的環境，都是污染的，污染得自然界的、人類社會的都是不清淨。在這一品裏就告訴我們要把社會、自然界這個環境，把污染改變為清淨的環境，最重要的是要眾人心裏清淨，心淨則國土淨。所以各位把這一句話記在心裏，如果遇到外面環境再不好，記得這一句經文，馬上個人自己心裏就會轉變，一個人轉變，就把個人的環境轉變好了，多數人轉變，就把多數人所處的環境改變了。同樣若所有人類都能夠把心裏改為清淨，那全世界也都能變成清淨莊嚴的世界。所以心淨則國土淨，這一句話記清楚，當下就有受用無窮。

剛才念的這幾句經文，就是〈方便品〉裏面所講的經文。〈方便品〉就是維摩居士到世間來為了度化眾生，就示現有病了，維摩居士本來就是佛了，他現在以在

家居士的身分來弘法利生，弘法利生無論是佛、是大菩薩，弘法利生要講方便，不講方便，真如本性在靜態的那種情況之下，眾生沒辦法聞法，所以必得講方便。佛、大菩薩講方便有各種不同，各有各的方便。維摩居士他這個方便，首先就是示現身體有病了，其實維摩居士那裏有病，示現病出來，就是以這個方便法讓釋迦牟尼佛派大弟子、菩薩來問候維摩居士。來問候維摩居士的時候，維摩居士藉此機會就跟大眾講佛法，這是他的方便。

〈方便品〉前面也講了好幾條，現在就說「若在長者，長者中尊，為說勝法。」維摩居士若是到長者那裏去，在長者之中，維摩居士為長者說法。說什麼法呢？說勝法。根據鳩摩羅什大師以及僧肇他們注解的長者，不是普通的長者這個意思的。在印度那個時候有四大姓，姓就是族，四大種族。這四大種族一個是婆羅門，再就是剎帝利。婆羅門在印度那個時候是一個貴族，剎帝利呢？就是一個有權力的族。第三呢？是一個平民、普通的人。第四就是賤族，四大族。四大族長者，在四大族之間，一個是婆羅門，一個是剎帝利，這些長者都在這兩大姓之中。雖然這兩大姓

之中，婆羅門也好、刹帝利也好，他們各有他們的修行理論，他們的理論，在一般人聽起來也講得很好，但是他沒有出世法，也就是說沒有了生脫死這個法門。維摩居士處在這些長者之中，跟這些長者相處，就為他們說法了。為他們說法，當然他們所講的法門，維摩居士當然要通達完全了解，了解他們所說的法，再加上佛法，佛法就是了脫生死，成佛就是勝法。四大族婆羅門，他們所講的就是聖法，他們是聖族，刹帝利才是貴族。無論是聖族、貴族，下面是平民、賤族，所講的法都是世間的生滅法。雖然婆羅門講的，他們認為是聖法，但是他們不學佛法，不能出六道，生死不能了。

從這裏我們可以研究，我們今日之下，看見很多還是外道，各外道他們的經典，就他們自己來講，也是很圓滿的，比如說生到天上去，那就認為是究竟了。其實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到了最高的無色界天，還是在世間的。所以我們要了解，執著三界那些法，始終還是個凡夫眾生。各位要是遇見外面不管那一個外道講的再怎麼樣，用種種的方法來向我們說法的時候，我們心裏就有數，很清楚。我們工夫沒到，

不像維摩居士，我們也沒辦法跟他們辯駁。維摩居士不同，維摩居士跟外道相處的時候，他就有能力把他們轉變過來。我們現在不行，雖說不行，我們有辨別的能力，我們不要羨慕他那些講的言論，甚至於拿很多的財物、種種的方法來誘導，我們不受他誘導。不跟他學，這就保住我們自己學佛不受障礙。如果一旦被外道誘導過去，外道方法很多，你這有病我可以給你治病，我會幫你治病治好；你要是缺乏財物，我也可以拿財物來救濟你。當然這是好的，但是財物救濟，拿很多錢來也不能讓一個人要死的時候叫他不死，這辦不到。世間再好的醫師可以治病，也不可以叫人家不死，這個道理要了解。

講到實際方面，釋迦牟尼佛就是醫師，不但是醫師，而且是醫師之中的王者，醫師之王，醫師之王就是能夠教人家把這個病轉變到沒有病。怎麼樣才能夠轉變沒有病呢？了解自己有如本性，把染污了本性的染污東西，一層一層把它去掉，讓本性開發出來。本性開發出來，各位想想看，本性上有沒有病啊？不但沒有病，也沒有生死。我們凡夫眾生有生死，那是不合理的。一般人認為生死是人人都有，這

是免不了的，這是自然現象。這樣講法，把生死認為是本來就有的，這是錯誤的見解。本性上沒有生死，更沒有各種疾病，所以釋迦牟尼佛他是個醫王，醫王就是用佛法來教化眾生，你要明心見性，心性只要透出一線之光，就發起了作用了。今日之下，我們學佛要透一線之光，不容易的，必須多生多劫，然後才把本性的光能夠透露一點出來。透露一分出來，你就是法身大士，我們凡夫眾生怎麼呢？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心裏起了一念念阿彌陀佛，就由名號，阿彌陀佛的名號引發我們自己心中清淨的念頭。這個清淨的念頭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，這個一念相應，就在一念相應之中，性光就發出來了。所以雪廬老人在這個道場，一開始就教大家學淨土念佛法門，這個道理我們了解的時候，你想想看，一方面我們可以辨別世間這些外道，更重要的我們能夠學念佛法門，當下就能夠一念相應，開發自己本性之光。

講到這裏，各位要了解外道，什麼叫外道？外道是心外求法，不知道向內心中求。知道向內心中求就是佛法，向內心中求不容易，還要有阿彌陀佛的聖號引發我們內心，這就容易了，所以雪廬老人教我們學念佛法門——二力法門。只憑自己修向

內心中求，這是自力，靠自己的力量來學佛、成佛要好久，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。我們來學這個念佛法門，一生就成就，在這一生就能脫離娑婆世界的六道輪迴，到極樂世界一生就能成佛。雪廬老人過去講：你算算看，算算這個帳，這個多麼便宜。所以我們從維摩居士示現疾病，就了解維摩居士這個病是一種方便。

「若在居士，居士中尊，斷其貪著。」在印度講居士，跟我們一般人講的居士不同。我們講居士，古時候讀書人也叫居士，在家學佛也叫居士。印度講的居士，家裏財產很多，有很多的財產，有娛樂的也比普通人多得很多，包括各種的娛樂，娛樂的工具都比普通人多。既是財物也多、樂趣也多，他就把心放在財物上面、放在娛樂方面，心就只有享受財物、享受娛樂，整個心就被這兩種東西把它吸引過去了，這樣他就不知道學佛了。所以我們一般人也講「富貴學道難」，普通人他富有財產，貴是官位很高，你叫他學道、學佛不容易，很難的。雖然難，要我們去度化這些富貴之人，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去度化他，這些大財團的老闆，你叫他不要製造這些財富，好好的跟我來學佛，他聽你嗎？在上位的人官做得很大，現在我不必講

了，講古時候，古時候的帝王，你想見帝王一面都不容易的，何況你想勸帝王來學佛，叫他不要把這個帝王的位子執著，可能嗎？這就是我們凡夫眾生來講，我們沒有這個能力來教化這些人，但是維摩居士可以。他在居士之中，去度化居士的時候，就能把他度化過來，叫他不要執著那些財富、地位、娛樂。所以這裏講處在居士，「居士中尊」，跟居士相處，他是居士之中是個尊者。為什麼是尊者呢？「斷其貪著」，叫那些有財富、有娛樂、有地位的這些居士，把他們貪著的那些貪心把它斷除掉，斷除掉，你想想看，這不容易的。學佛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，這就是煩惱，必須叫人家斷除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。

我們自己要想了生死、要想成佛的話，非斷不可。但是自己要求自己斷，也不那麼容易的，不能說斷就斷，先要伏住，把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這個煩惱，把它降伏下來，叫它不要起作用，這叫伏惑，伏惑久了，然後慢慢就能斷除。這個說來容易，我們普通人伏都不容易了，別說自己力量來伏，就是念佛拿佛號跟我們自性中清淨的念頭合起來，二力法門來伏，也不容易。我們自己可以體驗體驗，我們念佛，

真正念佛，佛號一提起來，自己的念頭和佛號結合在一起，煩惱就伏下去了。但是有些人工夫不夠，念佛念著念著，這念頭想到某人他昨天說了些話，對我不客氣、毀謗我，某某人又想拿很多的財物、地位、名譽來叫我跟他去學，心裏一放到這上面，口裏雖然念佛號，心裏就沒有了，惑就伏不住了。所以我們念佛的人，佛號一提起來，念頭就在佛號上面，把其他世間一切的事情，與人有恩有怨種種，都把它放下去，這就不要把這個心分出去，求得一心不亂。《阿彌陀經》裏面講，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就成就了。念到一心不亂，最粗最淺的就是把見思惑斷除。見思惑斷除就是證果了，證了羅漢果，六道你就出去了。我們今日之下沒有這種工夫，我們能夠用佛號把這個煩惱(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)把它伏得住，伏住讓它不要起來，不要起作用，這就不錯了。各位可以試試看，你做早晚功課的時候，有時間可以念一部《阿彌陀經》，時間不夠，大家都要上班，就念佛了。念佛從一開始提起佛號，一直一直念下去，心不要亂跑、不要到處攀緣，這就能把煩惱伏下去了。各位在座的老菩薩，工夫都不錯，我只是重複一下。各位老菩薩都有這工夫，我了解，有這工夫，你常常保持住，你在有生之年能夠斷惑是最好，但是今日之下能長期伏就不

錯了，要斷，我說一個狂妄的話，今日之下沒有人能夠斷的。只要伏得住，到臨命終的時候，再有蓮友助念，保證可以往生。

若在剎利。剎利中尊。教以忍辱。

前面教斷貪，這裏講是用忍辱，斷什麼呢？斷瞋恨心。剎利有兩層意思，這是鳩摩羅什大師注解的，第一講忍辱，第二就講瞋恚。剎利就是剎帝利，剎帝利他能夠忍辱，忍什麼呢？世間很多的痛苦他能夠忍。再呢？他這個瞋恚心很重、好發脾氣，往往對人起瞋恚，拿瞋恚來待人。雖然有忍辱，他的忍辱是很淺。忍辱有深的、有淺的，他有一點很淺的忍辱工夫，再加上瞋恚，這個人剛強難伏，他很剛強，想折伏他不容易的，難以折伏。就他自己來講，他心中瞋恚就是煩惱，他自己的煩惱，他自己沒辦法伏下去，所以是剛強難化。他成為印度四大姓之中，是其中一個姓。但是維摩居士他要是在這個剛強難伏的剎帝利這一個姓之中，他跟他們去相處，他是剎利中的尊者，尊者是受人家尊敬，他本身就是一個尊者。為什麼是尊者呢？教以忍辱。維摩居士教這些剎帝利的人忍辱，這就不是剎帝利所講的很淺的忍辱了，

這個忍辱就是菩薩六度之中的忍辱度。菩薩修這個忍辱，一方面自度、一方面度化眾生，要度化眾生跟度化自己，都要忍辱。我們凡夫眾生遇到有人來侮辱了，就受不了，尤其在中國讀書人來講，古人講「士可殺、不可辱」，士就是讀書人，把我殺掉可以的，你要來侮辱我，我受不了，不能接受。菩薩這六度忍辱度，就要忍，維摩居士所講這個忍辱，能夠學這個忍辱就把瞋恚斷除。瞋恚，我們每一個凡夫眾生都有的，而且從無始劫以來就被瞋恚染一生一世的、一層一層的染，染到現在這一生，不知道染了多少。我們知道這個念佛法門了、知道學佛了，要忍辱還不那麼容易，必得要真正發菩提心、真正要求自己了脫生死，不能忍也要忍。這個時候忍，過些時候還要忍，因為我們在世間，你不知什麼時候遇見什麼樣的人，他隨時可以侮辱你。所謂侮辱，你沒有犯任何過失、也沒有對不起他，他無緣無故的來侮辱你，我們經常會碰到的。你心裏只要有一個忍辱的修養有工夫，不管外面怎麼樣，忍辱，有侮辱來了，都能忍耐下去，這就不得了。這樣的忍，先把侮辱的煩惱把它伏下去。伏下去，久而久之就斷除掉了。所以講「剎利中尊，教以忍辱。」維摩居士教剎利帝利那些人，教他們忍辱，比他們所講的忍辱高得多了，所以是剎利中尊。這個忍辱

就可以把瞋恚斷除掉，那就不得了，貪瞋癡，把瞋恨心斷除，就在這一方面，他就能證果。

若在婆羅門。婆羅門中尊。除其我慢。

婆羅門也是外道，他這個外道有自己的經典，婆羅門有婆羅門的經典，研究經典要有智慧，他們也有智慧，但是這個智慧不能跟佛家所講的智慧相比，他有小小的智慧。有了智慧，又有這個經典，他一代一代的傳下去。婆羅門有的是在家修行，也有出家的婆羅門修行，他要把他這個經典傳授所要教化的眾生。自己也認為有智慧、又有經典，要培養很多能夠接受的人，能夠把這個道（他們有他們的道）能夠傳下去。這就養成一種傲慢的心理，就是貪瞋癡慢疑的慢，對於他人就是這樣傲慢。一傲慢，各位想想看，依照佛法來講，傲慢，他就沒有辦法學佛，你講佛法，他聽不進去，因為他自己有自己的經典。但是維摩居士到婆羅門那裏，跟婆羅門相處，他就是「婆羅門中尊」，在婆羅門這一姓之中，維摩居士一到那裏，他是一個尊者。他為什麼是婆羅門中尊呢？「除其我慢」。我慢，婆羅門他有我慢，我們凡夫眾生

有生死不能了的話，大家知道唯識學講的第七識，第七識之中就有我慢，維摩居士就把婆羅門這個我慢把它除掉——斷除掉。斷除掉，各位了解唯識學你就知道，第七識指揮第六識在世間造各種業，無論是善業、是惡業，都是在生死輪迴之中。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出不去，就是因為第七識它有我癡、我慢、我見、我愛，有四煩惱。一旦把我慢斷除掉，第七識四煩惱就去了一種了，其餘的就容易了。婆羅門他自己他沒辦法斷的，不但沒有辦法斷，而且把他那一種見解——外道的邪知邪見，執著不肯放棄，維摩居士叫他們放棄，不但叫他們放棄，而且叫他把我慢能夠斷掉，所以他是婆羅門中尊。婆羅門真正了解這個道理，他應該對維摩居士尊敬到五體投地。

若在大臣。大臣中尊。教以正法。

大臣就是王朝裏面地位高的臣，維摩居士也在這個大臣之中，他在大臣之中就是要教大臣「教以正法」，拿正法教大臣。大臣是幫助國君治理國家，治理國家，在這裏用一個正字來講，必須用正。孔子也講過「政者正也」。你辦政治，辦政治就要守住一個正字，正就不能邪了。大臣守住一個正字，就能幫助國君把國家治

得很好，使國家能夠國泰民安，一切正。什麼叫正呢？拿比喻來說，把這個鐘放下來，放得很正。要是不正怎麼呢？斜過來，一斜過來就倒掉了。治國，一切事情、一切法令、規章制度都要正，不正就邪了，這個國家事情就亂了，所以教以正法。朝廷裏的大臣都是凡夫眾生，凡夫眾生都是貪名圖利的，普通人是貪名圖利，就是在朝廷裏當大臣子也免不了，你要教他正，不容易的。正，簡單的來講，不要貪名圖利，不要收人家的賄賂，也就是不要收任何紅包，這個不容易的，要用道理講出來。維摩居士用正確的道理講給大臣子聽，叫他們以做大臣為榮譽，貪圖的各種利益要放棄掉。

《金剛經》裏面講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這幾種就講一個泡，泡是水泡，水泡一起來，馬上就滅掉了，短暫得不得了。凡夫眾生在一個時間做國王、做大臣，以及一般人做任何事情，都是就像水泡一樣，一起來就滅掉了。這個道理，維摩居士講給大臣聽，他們不能不接受。知道這個道理，他就能學正法了。正法用在政治方面，一切都是歸於正，用在修道方面，必須正，修道守住這個正字，就能

夠辨別邪魔外道的邪法，守住這個正法。佛家有八正道，八正道就是注重這個正字，學佛守住這個正字，快得很。

第三十四講

若在王子。王子中尊。示以忠孝。

這一品叫〈方便品〉，專門講維摩居士用各種方便法門來普度眾生，前面已經講了不少了，剛才念的我們就從這裏開始。

維摩居士他的方便法很多，因此用各種身分來度化眾生，眾生適合那一種身分，維摩居士就以那一種身分來度化他們。這裏是講維摩居士要度化王子，王子他將來要繼承國王，因此他要懂得治國的道理。治國的道理很多，自古以來不論是大國、小國，要辦治理國家的事情多得很，這裏只講重要的一樁事情，就是講教他們學忠孝。忠孝怎麼教呢？維摩居士就是示現，示就是表示，用他的身分表示出來，這就跟王子能夠相處在一起。跟王子相處在一起，就是教化王子講忠孝講五倫，君臣關係臣子對於君主主要盡忠，兒子要對父親盡孝，這裏講王子對現在的父親，是君，他還算是臣，要盡忠；當他父親是父親的身分，他自己就是兒子的身分，要盡到孝，

由忠孝推廣到五倫，我們國家自古以來就是講五倫。在國外印度那個時候也是講五倫，所以教他們要學忠孝。忠孝，如何盡忠、如何盡孝，要研究起來，那就多了，我舉一個例子。過去堯舜時代，堯把天子的位子禪讓給舜，為什麼禪讓給舜呢？舜就是大孝子，舜在家裏面對父親、對後母，以及後母所生的弟弟，他的父親、後母以及同父異母的弟弟時時刻刻都要陷害舜，舜也是無時而不想到要盡到孝道。怎麼樣盡孝道？在《孟子》裏面講了很多，在歷史裏面也講了很詳細，這裏不能多講了，孝子能夠確實地從世間的孝子，盡到最徹底、最圓滿的時候，就成聖人，成聖人就是了生死，這樣看起來孝是重要。這裏經文是由維摩居士教王子，王子在這裏看起來，他這個忠孝將來是要治國的。但是治國也要以忠以孝來治國。忠孝講得最圓滿的時候，那就是超越了政治，不能只講超越，是講由形而下貫通到形而上的，就以貫之。從世間的君臣、父子這個孝，一直就貫通到出世間的孝道。這就是舜帝他行孝道，行到圓滿他就成就聖人了。

若在內官。內官中尊。化正宮女。

這裏講的內官，是在印度的時候，選擇年長（年紀很大了）而有品德也有學問，選他出來做內官。內官就是在國君的宮內，在宮內的當內官，他來教化宮中的女子，就是教化宮女。宮女當然不容易教化的，宮女多半感情很重，理性往往被感情把它掩蓋起來了，這是一般所講的情感用事。宮廷裏面宮女要是情感用事，宮中就是亂，所以那個時候選一個內官，化，就是教化宮女。教化宮女怎麼教？化正，教宮女守住這個正字，正就是對邪來講的，正就是不邪，如果邪的話，那就不正了。維摩居士示現內官，他到國君的宮內來教化宮女，教化宮女就是要守住這個正字，正字就包含規矩。規矩是比喻的話，要畫圖，畫圖畫圓的、畫方的就用規矩兩種工具，不用規矩，圓圈也畫不好、畫不正確，方的，你不用矩，方的也畫不出來。這正就用規矩來比喻，教他們守住規矩、守正，規矩就是禮——禮樂的禮。我們過去傳統的文化，孔夫子教人學道從那裏學？就是從禮樂上來學。禮，淺講就是要守規矩，講到深處就是講禮讓，讓就是堯舜禪讓天下那個讓。堯舜禪讓天下，好像是把天下讓給人家，往深處研究這個讓，我們眾生都把這個假的身體執著不放，把這個假的身體當作我。凡夫眾生自己都有自己的意見，也把自己的意見堅持著，自己放不下，要

人家尊重他的意見，他不要尊重別人的意見，在佛法裏面叫法執。前面講我是我執，我、法二執，學佛就要把這我法二執破除掉。破除一分，就證到一分法身，也就是見到自己的真如本性見到一部分，破除到徹底，把我法二執完全破除了，就成佛，就儒家來講成就聖人。無論成就聖人、成佛，兩種生死都了了，在六道以內分段生死了了，出了六道還有變易生死，也了了，二死都破除乾淨，就成聖人、成佛了。所以這個正字講的就是禮，禮是由守規矩到禮讓，我們中國固然是這樣講，印度那個時候也是這個講法。這樣解釋才了解這個正字，把宮女都化正了。當然宮女也不是一下就能叫他成佛，辦不到的，但是指導她從正上面來學，得到一個正，她將來就了不得，將來就由世間的學術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出世間的學術。

若在庶民。庶民中尊。令興福力。

維摩居士要是示現在庶民之中，在庶民之中，他是庶民之中的尊者，也受到庶民的尊敬。他在庶民之中既是尊者，也受到庶民的尊敬，他就有責任來教化庶民。怎麼教化庶民？就教庶民修福，然後才有福報。庶民，庶就是當眾多來講，庶就是

很多很多的，民就是人民，庶民這兩個字就是很多的人民。這些人民他沒有政治地位，他不在位，他沒有很多財物，他是貧的。不在位的叫做賤，賤與貴是相對的名詞。古時候無論中國、外國，在位的叫做貴，不在位的叫賤，有財富的叫做富，沒有財富叫貧，是這樣講法。這些庶民他既不在位，家裏也沒有很多的財產，這為什麼呢？就是由於他過去世沒有做很多善事情，所以這一生到人間來，他是個庶民。他教化庶民怎麼教化？「令興福力」。令就是教化，教化庶民興，興就是興辦很多事情，興辦將來有福報的事情。比如說人家需要救濟，有能力的人就是隨自己的能力救濟他人。這個救濟有很多種，有錢財救濟、有拿自己能力來救濟，很多很多。庶民之中也想求學，你有學問，就把這個學問來告訴他。就像中國的孔夫子有教無類，凡是依照禮數來求孔夫子教他的話，孔夫子一律來教化他，這就是教化，他自己就是修了福報了。

教庶民修福，修福，包含你現在教庶民有學問，庶民有學問，他也可輾轉的教化他人。庶民沒有很多的錢財，沒有很多錢財，那不要說：你把錢財布施出去，將

來就有錢財進來。這個不可以說。為什麼呢？維摩居士是在家人，他不是出家，出家人可以這麼說，在家人你要量力而為。為什麼呢？你要是把自己家裏的人生生活所需的財產統統不要，布施出去，你叫他怎麼生活？財源從那來？所以一個在家人要培養修這個福的話，在財物這一方面，量量自己的能力，有多少能力才做多少功德，這是就財產這部分來講。學問剛才講過，庶民你要好好來求學，有了學問布施出去更好。還有很多，還有無畏的，一般人受到恐怖了、受人家威嚇了，陷入到受恐懼的環境之中，你有多少力量，你能夠救助他，這也是修福。所以維摩居士教庶民修福，就在這些方面來修，庶民要想將來在這些方面來修福，一則他要好好的求學。再則呢？他要有一個正當的職業，正當的職業然後才能養活自己、養活家裏的人，有多餘的，可以來救濟他人。所以維摩居士教庶民興福利，興就是造，興辦有福利的事情，就包含這些事情在當中。這個要教化老百姓，這樣修不容易的，維摩居士他在庶民之中，既然受到庶民的尊敬，他就用種種的方便法門來教庶民，來辦這些有福的事情。

教庶民修福，福當然不是究竟的，只有福而沒有慧，慧就是智慧，只修福不修智慧，學佛不能成就。但是只修智慧而沒有福報，這也不行。比如說我們在這裏研究《維摩詰經》，也要有相當的條件，我們才能在這裏研究，這裏的條件就是福——福報，沒有福報不能在這裏研究這一部經。不但這一部經，無論是那一部經，要去學都要有福報，沒有福報就是想學，他就有很多的障礙，這些障礙很多，不需要詳細的分析。換句話說，沒有福報的人想研究佛經，那些障礙就讓他不能夠研究。所以修福，有福報才能夠來研究佛法，《觀經》開始就講修三福，可見這個福很重要。

若在梵天。梵天中尊。誨以勝慧。

梵天，就是在初禪天，欲界有六層，叫做六欲天，色界有四層禪天，初禪三天叫做梵天。維摩居士示現在梵天，也是一樣，梵天中他是尊者，受到梵天的天人來尊敬他。他受了尊敬，當然要教化梵天的人，教化他就是要拿智慧來教他。在印度那時候有不少外道，其中修禪定，禪定修得好，可以生到初禪天。初禪天它有一般梵天之人——有眾人，也就是跟人間有庶民一樣，梵天中也有庶民，還有梵輔，就是

梵王一種輔助的臣子，領導初禪就是梵王，這三種都在初禪梵天裏面。梵天裏面無論是在梵眾、梵輔、梵王，都是有很好的定工夫，如果在人間沒有修很好的定工夫，生不到梵天去的。既然有定工夫，生到初禪的天上，他們就有一種執著，特別是梵王，他就把他的定工夫放不下，就執著定工夫。定工夫當然有定，也有些智慧，但是那個智慧是普通的智慧，不是出世法的智慧。因此維摩居士到了梵天去，教他們學智慧。學什麼智慧呢？學佛的智慧。所以這裏講「誨以勝慧」，誨是教誨，教他們學殊勝的智慧，這個殊勝的智慧，就是佛家教人家開智慧，就是佛的慧。

若在帝釋。帝釋中尊。示現無常。

前面講的梵天，梵天執著比較淺一點，這裏講帝釋天，它的執著更深，帝釋天是在忉利天。忉利天，講天上這些層次，第一就是四王天，四王天在須彌山半山腰。忉利天呢？在四王天之上，叫做忉利天，忉利天就在須彌山頂上。忉利天又叫做三十三天，三十三，帝釋就是三十三天中的一個帝王，因此他來治理三十三天，他自己算是其中一個天。他自己一個天，治理其餘的三十二天，這是帝釋天，就是忉

利天它所處的天上地位，地位就是在須彌山頂上。維摩居士要示現在三十三天上面，也是三十三天之中的尊者，受到帝釋尊敬，他就是要教化帝釋了，包括教化帝釋天的民眾。教化什麼呢？「示現無常」，示現無常的教法。帝釋天還是在欲界，欲界有六層天，四王天、忉利天、夜摩天，一直到他化自在天，一共有六層。六層共同的，為什麼叫欲界呢？共同的欲，愛欲、飲食、睡眠這三種。愛欲，眾生就是因為這愛欲，才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，生死問題不能解決，最嚴重的一種欲。

飲食，飲食也是一種欲望，比如說我們人間，離不開愛欲、離不開這飲食。這飲食不是我們普通人飲食，我們普通人家裏日常的都要有飲食，這裏所講的，我們人間的飲食到大的菜館裏面吃的是山珍海錯，飲食指那些，你一個飲食，或者是請客，或是到主人家來作客，這一次飲食殺害多少眾生，所以飲食這個欲，也是非常嚴重。《楞嚴經》裏面所講「羊死為人、人死為羊」，人道眾生吃羊肉、涮羊肉吃得很好，被殺的這個羊再一轉世到人間來，到人間來他吃羊肉，那個羊肉就是原來吃羊的人，死了之後又變成羊了，互相來吃這個肉。這裏只拿羊做個代表來講，家裏

養雞、養豬、牛，種種的畜生，野外打獵，獵回來的野獸，拿這一句話人死為羊、羊死為人，都要這樣互相的來報應。所以這樣看起來，飲食這個欲害人太深。天上這飲欲當然都不會殺生的，不像我們人間的飲食殺害這麼多的眾生，雖然在天上沒有殺生，但是飲食，他講飲食，心在飲食上面，執著飲食，他就沒有心思來修道。

再講睡眠，睡眠有什麼不好呢？就我們人類眾生來講，過去的人他沒有午睡，那個時候沒有午睡，他們是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，晚間睡眠很夠的。除夜間睡眠之外，要再貪求睡眠，那就是修道懈怠了。我們今日之下在工商業社會，不能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，所以白天中午還要休息一下，叫做午睡。我們有午睡，是維持身體工作的能力需要的。如果在午睡以外，平常工作的時候還要睡眠，還要貪求睡，那就是不對了、就懈怠了。所以講三種欲，愛欲、飲食、睡眠，特別在天上，他還貪求睡眠的時候，那就沒有心思來修道了，他的心就是放在這三種欲望上面，就欲界。我們在人間也是在欲界，欲界的這個階層之內，所以我們人要自己警惕，不要貪求這三種欲妨礙了我們的修道。

在帝釋天，維摩居士要教化帝釋，帝釋天既然有愛欲、飲食、睡眠這些享受，很容易就能取得，不像我們人間的眾生，人間眾生要取得滿足這幾種欲望不容易的。我們自己想一想，別說其餘的了，我們都是在家人，在家人要成一個家，家的組成最低的是一對夫婦，求一個無論是男子、女子，求一個很好的人來結為夫妻，這就不容易了。那些有錢的人，在貴族的位子上，他在正式夫妻以外，古時還有妾，現在不講妾，叫小三，他要娶小三，這個都是求得不好，人家把他事情揭發出來，就身敗名裂。這些事情在人世間的要想求三種欲，能夠滿足這三種欲望，既不容易取得，也非常危險。天上就容易了，就是因為容易，他就貪求，不必講求，他自然就有。自然就有，這個執著得非常厲害不肯放棄，因此他的心就為這些不求自得的「大欲（大的欲望）」不肯學道，心就在這個欲望上面。維摩居士到天上，他就教你，所求的雖然不求自得，來得容易，你不能執著，你必須要放棄。為什麼要放棄呢？你要懂得無常的這個道理，所以教化這裏的人，用無常法來教化他們。

這個無常法不能詳細的講，詳細的講我們人間壽命，古時講「人生七十古來

稀」，古時也說人能夠活到七十歲就很稀少了，現在呢？以人世間的生活條件都提升，壽命就長一些了，壽命長活到七十以上，八十歲、九十歲、一百歲，甚至於一百二十幾歲，到了一百二十幾歲已經夠長了，人間一百二十歲就欲界天來講，一彈指那麼短暫，太短促了。這就是說人在世間，你活得怎麼樣久，一百二十歲或者是一百三十幾歲，就是長得不得了，好像在這個世間上找不出一百三十歲的人了。就算有的話，跟天上不能比，一彈指這個生命就完了，古人形容這個時間短暫一瞬，眼睛一眨眼，這個生命就沒有了，這就是無常法。

第三十五講

若在護世。護世中尊。護諸眾生。

這一品接前面〈佛國品〉，〈佛國品〉重要的意思就是講維摩居士到這個世間來，我們這個世間是五濁惡世，世間的環境都不好，維摩居士到世間來告訴我們世間眾生，要改善世間的環境，就必須心裏清淨，所以前面那一品裏面最重要的一句話「心淨則國土淨」，這一句話我們記住以後，那一品裏面的大意，我們就知道了。這一品是〈方便品〉，〈方便品〉是維摩居士行使方便，方便就是這一品裏面所講的，維摩居士使用種種的方便法來度化眾生。這一品前面已經講了好幾段了，剛才念的就是中間開始的。

這經文說「若在護世，護世中尊，護諸眾生。」這就是維摩居士他要度化護世的這些眾生的話，他就到護世這裏來。護世就是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是住在須彌山的山腰，就是須彌山四方——東西南北四方，叫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每一方的天王就

是護——保護他那一方的眾生，他這一方的，如果有惡性的鬼神來傷害這一方的眾生的話，這一方的天王就把惡神、惡鬼把它降伏住，保護這一方的眾生。這個經文裏面講維摩居士若在護世，護世中尊。他在護世，在四天王這裏，他的身分就是變為護世。但是他中尊，在護世四天王之中，他是受到尊敬的一位天王。為什麼受到尊敬呢？四天王只能保護他所管的那一方的眾生，維摩居士他可以保護四方的眾生。不但可以保護四方的眾生，而且十方類似四天王這個環境的十方的眾生，他都來保護，所以經文裏面講護世中尊，護世中尊是這個意思，所以他能夠保護十方的眾生。

長者維摩詰。以如是等無量方便。饒益眾生。

「長者維摩詰」居士「以如是」，如是指前面所講的各種身分，處在各種羣眾之中來教化眾生。這種教化眾生就是講方便，是「無量方便」，方便法就維摩居士來講，多得沒辦法計算。上面所講的，只是概略的說一說而已，就如同觀世音菩薩講三十二應身，其實何只三十二應，詳細分起來，他的應身也多得沒辦法計算，所以三十二應身也是概略的舉出來而已。維摩居士，前面所講的那種示現種種的身

分，也是概略的舉出來而已。

成佛的人有三種身，一是法身、一是報身、一是應身。法身是無量無邊，由法身現出來報身，報身，成佛的都是得了報身，報身也是無量無邊的，跟法身一樣。再講應化身，應化就是眾生有感，佛就有應，叫做應化身，這個應化身，佛的應化身是從那來的，就從法身、報身。最容易明白的話，就是從法身來應化眾生。應身既然由法身現出來的身分，法身是無處而不是法身，那裏都是法身，《楞嚴經》裏面就講，法身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。」法界是一真法界，無處而不是佛的法身。就這裏所講的，維摩居士以他的方便法，用這方便來應身，來度化眾生，應身這個方便是無窮無盡的。為什麼無窮無盡是無量呢？是「無量方便」，就是因為無量的方便都是從法身起來這個功用。我們了解這個道理就知道了，無論在什麼時候、無論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我們一稱呼維摩居士，維摩居士就來應我們，就應化我們。

由這個道理我們也可以想到我們念阿彌陀佛，講這個事實，阿彌陀佛在十萬億佛土以外的西方極樂世界。在理上面來講，每一尊佛的法身都是周徧法界。阿彌陀

佛當然也不例外，他的本身是在西方極樂世界，就這個事來講，事與理要明瞭，事就事來講，事有形象的，他在西方極樂世界，就這個道理講——這個理來講，他的法身徧十方世界，恆河沙的世界，他的法身也是無處不在。法身既然無處不在，應身也是無處不在，所以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、在什麼地方念一句阿彌陀佛，隨時隨地就得到阿彌陀佛來應我們了。平常都這樣，時時刻刻能出聲念，當然是念佛，不能夠出聲念，心裏在憶佛，憶佛真正的心裏在憶，也是一樣的。因此我們真正了解淨土法門念佛道理，平常就這樣念佛、憶佛，平常憶佛、念佛，就是跟阿彌陀佛合在一起的。到臨命終的時候，這個念佛的念頭不要忘記了，忘記叫失了念，不要失了念，到臨命終不要失念，再有蓮友幫助念佛，決定能夠生到西方極樂世界。為什麼還要蓮友幫助念佛呢？因為不管你平常憶佛、念佛工夫怎麼好，但是無明煩惱那些種子沒有斷除，種子既然沒有斷除，平常憶佛、念佛只能把它伏下去，不要種子起現行，有這個伏惑的工夫就了不起了。因為種子只能伏沒有斷，所以在臨命終的時候還要人家助念，助念也是把種子壓伏下去，讓佛的念頭、佛的種子起現行，這就一定是能夠往生。

經文裏講維摩居士這個長者以那些無量的方便來饒益眾生，無量怎麼說呢？就是法身是圓滿的，以由法身所起的度化眾生那些事情，就是圓滿的法身來應眾生所感，這是無量的。法身是圓滿的，不但說有量、說是無量的也談不上，這是圓滿的，它以圓滿的法身起的功能，來圓滿的應眾生所感的教化眾生的事情。所以這裏無量，就是說前面所舉的那些方便之法不過是概略的舉出來，詳細的研究，這個方便法是無量，數都數不清的。了解無量方便之後下面就講：

其以方便現身有疾。

說到這裏，他這個方便就是示現有疾病了。示現有疾病，這個當中含意很多，根據雪廬老人研究，第一是教，有國王、大臣，還有其他各種身分的人，第一就是要教化國王、大臣這一類的眾生，教他們要了解，你這做國王、做大臣的人，就世間俗人來看的話，你這是好得不得了，但是就學道的人來講，你應該了解身為國王、為國王的大臣，這種事情一彈指就過去了，你不要執著王、臣這種尊貴的位子，教化他們從心裏面了解，不要以為國王、大臣是可以永遠保住的，實際保不住。保不

住你要從世俗這種地位把它轉變過來，轉變成修道這一方面的這個位子。就是我們中國的古人所講的哲學，有天爵、有人爵，爵是爵位。國王大臣是人爵，人世間的爵位，天爵呢？不是人爵可以相比的，天爵是天然本有的。我們學道的人、學佛的人了解，我們自心中有真如本性，心裏開發出這個本性就是成佛，成佛就是靠這個本性來成的。我們心中了解自性就是我們本有的，那就是天爵，本來就有這個爵位。維摩居士來度化這些國王大臣，讓他了解人爵不可貴，人爵是一轉眼就過去、滅掉了，這是生滅法，唯有天爵才寶貴的。天爵是我們自性中本來就有的，這是維摩居士教國王、大臣要求取天爵，求取天爵就要求自己明心見性。你叫那些國王大臣求明心見性也不容易的，他們正在迷，迷惑在人爵方面。能夠叫他破除人爵的執著就很好了，破除人爵這個執著，他才肯來開發自己的天爵，這個是一步的一步的來，不能著急。

不但教化國王、大臣是這樣的，就是小乘弟子也要教他們不要執著小乘的法門，要教他們發心回小向大，學大乘法。小乘以上的是菩薩，菩薩是學大乘法的，

大乘法菩薩當然要講方便，但是菩薩行這個方便法也不能執著，執著方便法，也是被方便法在那裏障礙。所以進一步的教菩薩不要被方便法把它障礙住了，要學什麼？要學圓教的法，圓教還有頓——圓頓法門，要教他們學圓頓之法。第四種就是引發了文殊師利菩薩，前面釋迦牟尼佛的小乘弟子、大乘的菩薩，包括前面的國王、大臣。那些小乘弟子，都不敢去維摩居士那裏探問疾病，因為小乘弟子包括還有一些大乘菩薩，過去都被維摩居士呵斥過的，所以他們都不敢去慰問維摩居士的疾病。到最後只有文殊師利菩薩遵照釋迦牟尼佛的命令，由文殊師利帶領小乘弟子、一般的菩薩，到維摩居士那裏去，來問候維摩居士的疾病。文殊師利帶著很多人去問疾病，藉著問病的這個事情，然後是廣為說法，就引發維摩居士跟文殊師利菩薩，廣是廣泛的說這個法門，維摩居士就廣說這個法。

維摩居士用方便來度化眾生，方便法包括言語、種種的行為、變化種種的身分，這都是方便。不用這些方便法的話，拿什麼來度化眾生，所以方便重要。方便雖然重要，雪廬老人就說了：說方便就不是真實的。這個很重要，講一切方便都不是真

實的，如果認為方便就是真實的話，就執著方便法了。執著方便法就等於《金剛經》裏所講的，釋迦牟尼佛講的言語、講那個法門、用言語種種，就像船，那個船叫筏。船渡過河，到了彼岸，這個船筏要放棄掉了，到岸之後船還不肯放棄，那你就始終在船上了，也不能上岸了。雪廬老人講的方便非真實，就是這個意思。用方便法就引發自己真實的法，得到了真實法，方便法就要把它放棄掉。

以其疾故。國王大臣。長者居士。婆羅門等。及諸王子。并餘官屬。無數千人。皆往問疾。其往者。維摩詰因以身疾。廣為說法。

經文裏面講的這幾句看了之後，大家就想一想，維摩居士為什麼用疾病招來這麼多人去問他的疾病呢？我們眾生，那一個眾生一生之中沒有病？恐怕找不出來。或者大病、或者小病，人人都會有的。就因為眾生都有病，所以維摩居士示現身體有病，身體有病有這麼多人來慰問他的病，一般眾生就有感受了。感受什麼呢？就有同病相憐的這種感受。維摩居士都有病，我們普通眾生都是凡夫，怎麼可能沒有病呢？有病，重要就要找醫師，醫師可以治病的。中國過去好多高明的醫師，華陀、

扁鵲，在古老的時候，黃帝及那時候的岐伯都精於醫道，所以稱岐黃，岐黃之術就是古時候高明的醫師，到後來華陀、扁鵲、張仲景：等，這些都是名醫。儘管這些名醫可以治病，但當一個人要死的時候，是沒辦法挽救。所以一般人講醫師可以治病，不可以治命，眾生壽命到了的話，再好的醫師也不能叫這個人不死。所以維摩居士示現疾病，就告訴眾生人人都有病，不要怕病，要以心法來把這個痛苦轉，心一轉，痛苦就減輕。有這樣轉化的工夫，到了壽命終了的時候，就是再痛苦的病，病痛也會減輕，甚至沒有。念佛的人平常要知道這個道理，平常這樣修養，臨命終的時候再有人助念，絕對能夠往生。所以維摩居士示現疾病，這個意思重要。

經文裏面這一句，各位要研究，「維摩詰因以身疾，廣為說法」，以身疾，示現身體有疾病，注重這個身字。本性上沒有生老病死，維摩居士現在以身體示現有疾病，要點就在身字上面。我們眾生有生有老有病有死，都是在這個身——身體的上面。人大患，大患就是因為有這個身體，如果沒有身體的話，這裏講沒有身體，並不是說我不要這個身體，而是心裏不要執著這個身體，這個身體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

的，身體這個心理，心理就是受想行識這五蘊和合起來，才有這個身體和心理，這都是因緣和合的，現出我們有身體，有假的身體、有煩惱心理，歸根結底就是在這個身上面。這個身體，我們眾生不管是學道還是不學道，誰都不肯放棄這個身體。我們學佛的人講不是不要這個身體，而是不要執著這個身體。執著這個身體就是身見，進一步的，一般人都把身體當作我，這叫我執。我執再擴充的講法執，有我執、法執，那就是永久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。從無始劫以來，如果不學佛，不知道怎麼樣了生死，就一直到了未來無窮無盡的，都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，你想想看多可怕。現在學佛了，教我們了解身體，最大的禍患就在身上面，身體固然不能不要，要這個身體就不要執著。不要執著身體，再深一層研究，不要執著人我執、法我執。我執、法執都是我，這個身就是指著我，不要有人我執、法我執，我們眾生就是被人我執、法我執，一直把它困擾在六道裏面。現在破除這兩種執著，就開始準備要離開六道，把這兩種的執著破除得乾乾淨淨了，成佛，所以這個身字重要，各位好好研究。破除我法二執，破除乾淨了就成佛。

但是這是普通法門，普通法門講能夠成佛，可是時間遙遠得很，成一尊佛，從凡夫到成佛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，這個中間生生世世連續的在修行，中間不要間斷。中間一間斷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接得上。就是連續的來修行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這太遙遠了。像能夠講圓頓的法門，圓頓法門最快，那是淨土法門，學淨土念佛法門，這一生，《彌陀經》裏面就講「七日一心不亂」，七日一心不亂，真正得到一心不亂，煩惱種子、見思惑的種子就斷除了，就證羅漢果了，六道就出去了。六道出去還有塵沙惑無明，出了六道，裏面還有，有也要斷，這個沒關係，你只要好好的學念佛法門，工夫好，七日一心不亂就斷除見思惑這個種子，還有塵沙無明沒有斷，只要離開娑婆世界往生到極樂世界，一生就能斷除那些種子。所以學淨土法門學得好，這一生能夠斷除見思惑，當然更好，不能斷除見思惑，把見思惑能夠伏下去，伏得住，到時候帶業往生。帶業往生，這一生出了娑婆世界的六道了，到了極樂世界那個環境，有一個很重要的，就是沒有三惡道，極樂世界沒有三惡道，只有人天道。我們普通凡夫，只要離開娑婆世界、離開六道一到極樂世界，雖然還是凡夫，但是我們都在人天道，三惡道沒有，就在人天道這個境界上，在那

聽眾鳥演法，鳥獸都是阿彌陀佛變化出來的，再跟一生補處的菩薩相聚在一起，一生就能成佛，那麼快。下面就是廣為說法了。

諸仁者。是身無常。

前面講，我們凡夫眾生無論是什麼身分，貧賤的身分、富貴的身分，富貴到了做了國王，都是這個身。在這裏講「諸仁者」，就是稱呼學這部經的人，你要了解「是身無常」，無論是國王大臣，甚至於一介平民，這個身體不能長久存在，無常的。身是無常的，就是說不要執著這個身體，包括煩惱的心理，了解身心都是無常的。怎麼樣把它轉變呢？說這個道理很難，下面用種種比喻的話，用比喻的話就容易懂了。祖師注解「身是無常」，就教學這部經的人要修空觀，空觀不是不要這個身體，就是把我、法二執這個執著，把它空掉，身體還在，由這個身體藉假修真。空就是空掉我、法二執，把執著空掉，才能得到真實的法。真實法，就是我們人人本有的真如本性。下面就說比喻、比喻之中就含有那些事情。

無強無力無堅。速朽之法。不可信也。

我們這個身體「無強」，眾生的身體都是脆弱的，經不起打擊，包括身體、心理，一遇打擊就受不了了，打擊得嚴重，身體就壞、就死掉了。無強，所以這個身體沒有強，強是強有力的，任何打擊都不能摧毀它，我們身體沒有那種強力。「無力」，眾生的身體手腳，你說能有什麼能力？雖然我們做事情用手、用腳、用身體、用頭腦，實際上講毫無能力，要是有能力，這個能力不會毀壞的，我們任何人做事的能力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被摧毀掉了，出門或者自己開車子，或者騎摩托車，或者是徒手走路，什麼時候被車子撞死了，誰知道？沒有這些能力。有能力的話，無論什麼車輛撞不倒的，那一個眾生有這種能力？叫無能力，講無力就講無能力。「無堅」，堅是堅固的。我們那一個眾生身體堅固？沒有堅固的身體。身體不堅固，就是不實在的，就無實的，這就是「速朽之法」。這些都是速朽，很快就是朽壞了，身體就壞了。真正研究起來，我們一個人從母胎裏生出來，就在變化，由嬰兒變化，變成成人，成人以後變化，逐漸逐漸變成中年，到老年，一生每一世，每一個都在變化，都是生滅法，這種生滅法就是速朽之法。懂得這些道理，從一個嬰兒開始，就逐漸逐漸走到墳墓裏面去了，這就是速朽之法。

經文講「無強無力無堅。速朽之法。不可信也。」我們眾生的身體，這個身包括心理，既然沒有強，也沒有力，也沒有堅，都是速朽之法。我們對於身體，不要相信身體，不要執著身體，這些都是解釋身的無常。一般人所講相信這些個不可信，不可相信假的身體，不信假的身體，然後才能夠找真實的身，真實身就是法身。

第三十六講

為苦為惱。眾病所集。諸仁者。如此身。明智者所不怙。

這個〈方便品〉就是維摩居士示現有病，然後釋迦牟尼佛就派了文殊師利菩薩帶了很多佛的大弟子，一同到維摩居士那裏問候。到了維摩居士那裏，維摩居士給大眾來說法，前面已經說了一部分了，剛才念的就繼續講這個法。

講這個法先從基本的佛法講起，這部經就是從基本的教理來講，比如說我們剛才念的「為苦為惱，眾病所集。」這是講苦惱，佛法度化眾生要講四念住，四念住裏面就是講這些苦。這個苦是無常法，四念住裏面講四種觀法，先觀我們眾生的身體，身體不淨，我們眾生的身體是不清淨的。再觀受，我們眾生一切的感受是苦的。再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。這裏講為苦為惱，苦就是無常法，人就是眾生，從本身到外面的環境，都是無常的，無常就是生滅法，乍生乍滅。世間萬法無論那一樁事情，或者是具體的有形象的那些東西，包括我們眾生的身體，身體有無形的心、有形的

身體，這都是無常，無常就是苦。苦是苦惱無邊的，佛法把它簡化簡化簡成八苦，八苦最基本的就是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這個是最基本的，那一個眾生都有。

後面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陰熾盛，也是人人都有，雖然人人都有，有些人特別在某一方較重，在某一方稍微輕一點，到後面那幾種，各眾生都不相同。就拿這愛別離來講，現在大家在台灣都很安定，沒有什麼特別，特別在抗戰的時候，很多人沒辦法在家裏，就到外面流亡了，流亡你不能帶著家人一起，一個人到外面來，這就愛別離，跟家裏的父母、兒女、兄弟姊妹離開，愛別離。我們在台灣，大家體驗不到，生在那個時代，體驗最深刻就這一種。其餘的也是一樣，在那個亂時代，愛別離、怨憎會，怨憎會現在在台灣也很盛，講這幾條就可以了。這個苦，把它簡化簡化八種，分別起來何止八苦，太多太多了，這些是為苦。

惱就是煩惱，煩惱在祖師注解裏面有九惱、有九種，這也不必詳細的來介紹了。九惱，九種煩惱也還是把它簡化成為九種。詳細來講這個惱，惱就是煩惱，見思惑這還是很粗淺的講，見思惑就不只九種，有一百多種，再由見思惑分出來的話，塵

沙惑、無明惑。塵沙像恆河沙那麼多，像灰塵那麼多，塵沙惑，沙就指著恆河沙。塵就是世間的，世間一切事情都是塵，學佛的人學好了，才能夠離塵，離開這個塵。這樣就是塵沙惑，也多到數不盡的，所以這裏講九惱，那真是簡單又簡單，「為惱」。「眾病所集」，眾病，祖師注解四百零四種病，怎麼稱為四百零四種呢？有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，四大每一大分成一百一，這樣四大合起來就四百零四種病。這樣分起來，這經文講苦、惱眾病，我們眾生的身體就是有這些苦、為這些煩惱，這麼多的病集合起來，集在我們眾生的一个身上。

「諸仁者，如此身，明智者所不怙。」上面把一個人的身那麼多的苦、那麼多的惱，病也是那麼多，不明道理的人就為這個身體要受那些苦。如此身，就像這樣的的身體，就是人身。明智者，明白道理，他有智慧的人。所不怙，怙，比如說一個人母親死了，就失怙。怙是有依靠的，明智的人不要依靠這個身體。你要依靠這個身體，身體有那麼多苦、惱那些病，依靠也依靠不了，反而為它所苦，所以不要依靠這個身。經文是這樣講，就是教凡夫眾生不要依靠這個身。怎麼是依靠、怎麼是

不要依靠呢？凡夫眾生沒有一個人不把這個身體當作真實的東西，其實這個身體前面分析了很多，也有很多比喻的話，是假的，你把這個假的當作可以依賴的，那這眾生有什麼依靠？沒有。依靠，這裏不是說就靠這個身體，而是講執著的意思。不要把這假的身體執著在那裏不肯放棄，這是身見，對於身體的見解錯誤了。在這裏要明白，我們對於自己的身體，把它看得不是真實的東西，完全是各種因、各種緣合在一起。凡是因緣和合的都是假法，緣聚，聚在一起就有這個身體，緣一分散了，這個身體就不存在了。

我們一個人身體，這身體是四大假合的，這是就物質方面。就心理方面講，感受自己的思想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自己的一切，到最後講識，身體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陰和合起來的，包括我們一個人的人身。五陰就叫五蘊，蘊是含，身體把五種這些東西包含在內。也叫五陰，陰是什麼呢？由這五陰起作用的時候，就把我們眾生的本性掩蓋起來了，我們不知道有本性。我們這身體就是五陰和合的假東西，要了解這道理，不要把身體當作真實的東西，看淡一點。不過也不是說我們身

體不要了，有病也不要看病，什麼都不要，甚至於想到極處，連身體也不要，自殺了，那就是錯誤的見解。重點是不要執著，不要執著身體，就是不把這個身體當作真實的東西。身體雖然不是真實，但是我們修道還要藉假修真，沒有這個身體，你拿什麼來修？就是不要執著就是了。

我們這個人身包括身體、心理，雖說是假東西，假中有真，在我們凡夫這個身體，心是妄心——虛妄的心，就在假身體、虛妄的心之中，其中就有真實的本性。就天台宗圓教來講，就在假之中看取真實，這個怎麼說呢？大家看《大乘起性論》就了解，我們眾生一念不覺，不覺什麼？不覺就是不能覺悟我們自己有本性，而起無明，就起了無明了。無明是黑暗的，有無明，就把本性染污了。染污了之後，比如說這是一個東西，做比喻把它比喻本性，用黑的染料把它染成黑的，雖然是黑的，它本來的東西還是在黑的當中。我們修道，就是把本性被污染黑的東西，把它一層一層的去掉，去了以後，本性是光明的，光明就透一分，把這個黑的東西（就是無明）去得乾乾淨淨，本性就大放光明了，就成佛了，是這個原理。我們這裏講身體、

妄心都是假法，要認識其中有本性，用工夫就是去無明。無明因為是假的才能去，如果是真實的就去不了。我們凡夫眾生對於這個道理，如果沒有把它分辨清楚，說假的就認為都是假的，你再問一句：你怎麼修道？修道還是要把假的去掉，真的發現出來，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所以這裏講不怙，不怙是不要依靠假法的，假法是因為是假的，才可以把它去掉，我們不要誤會那是假的，連那個真的也不要了，也去掉了，就是完全是錯誤了。下面就假的這方面說比喻。

是身如聚沫。不可撮摩。

「是身」，就是講我們眾生的身體、身分，「如」同「聚沫」，聚沫、沫是什麼？比如水，水激動起來，變成泡沫。或者由風把它吹成沫，或者以其他的東西把這個水激成一個泡沫。那種外力、力量，就拿江河的這水來說，湖裏的水、海裏的水，拿風來講，風沒有了，就叫風平浪靜，大的就叫浪，很小的就叫做沫——泡沫，起了一個水泡、泡沫。泡沫，小風也有，就是小風也起泡沫，風力一散了，泡沫也就沒有了。就拿泡沫來講，沫本身原來是一假東西，也就是個因緣和合的假東西，這個假

東西水裏有泡、有沫了，你拿手去把它抓起來，抓不起來的，你手一碰上去，泡沫就沒有了。「不可撮摩」，撮，是以手把這東西抓起來，叫撮；摩，就用手去接觸它、摸摸它。沫是由風力或者其他力量把它聚到一個假象的沫，所以是不可撮摩。我們身體就是這樣，一般不了解道理的人，認為我們身體是很真實的，昨天有這個身體，今天有這個身體，明天只要沒有死，這個還是我的身體，這怎麼是假的呢？在這裏，你不把它當成假的，這就跟聚沫是一樣的，聚沫是不可以撮摩，我們人的身，人身也是不可以撮摩。人身無論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那個心理，都是不可以撮摩的。下面就講：

是身如泡。不得久立。

我們人身就跟這泡一樣的，這個泡起來以後，很快就消失掉了，這叫「不得久立」。很快就消失掉，不能久立這個泡就是《金剛經》所講「如夢幻泡影」，《金剛經》講的夢幻泡影，還有「如露亦如電」，這個不只是講人身，這講一切有為法。一切有為法就是一切因緣和合的，由人把它造作出來的那些法，就像這個泡一樣

的。泡與沫有一點分別，沫是什麼呢？沫是更微細的、小一點，泡是有了形狀了。比如說我們人口裏吐出來口水，叫口沫，也叫沫。池塘裏的水形成一個沫，也比這個泡微細。泡是由水鼓起來的，有大大一點、有小一點，不一定的，那個泡不管是大的泡、小的泡，起來時候不會很久，泡就消失掉了。在這裏講不可久立，泡不可久立，比喻我們人身也不會一直活在那裏。人的身體包括心理，再長久最後還有死，一死就等於泡消失掉了。這個泡外面有假象，裏面是空的，無論是怎麼樣的泡，裏面都是空的。這就比喻我們這個身體，只是個假象，妄心也是如此，實際上一無所有，是空空洞洞的。不明瞭這個道理的人，把這個空空洞洞的當作真實的。當作真實的，就等於認為那個泡外面、裏面都是實在的，這種執著完全是個錯誤的。所以了解泡是中空的，中間是空，我們的人身就跟泡一樣的，沒有實在的，這是用比喻。講是假法，因為人不懂這個假法，就用比喻讓我們了解。下面比喻：

是身如燄。從渴愛生。

燄是陽燄，陽燄是一種水氣，水不是真實的水，是水的溼氣，水的溼氣變成陽

燄。口渴就想有水來解渴，一看到這個陽燄，就覺得前面有水，就去找，到了前面，陽燄看不到、沒有了。所以陽燄完全是一種水的濕氣，在空中看起來，遠處看好像是水，近處這個水就沒有了，陽燄就沒有了。這麼一個狀況，在口渴的時候，無論是人、是畜生，他在口渴的時候要找水喝，看到遠處陽燄，就把它當成水，去追逐這個水，那裏追逐得到？追不到啊。經文講「從渴愛生」，從口渴了去追逐，追就是追求，往前跑找那個水，實際上追不到。愛是從渴愛生，祖師注解愛是見四大，拿這個陽燄來比喻我們人身有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種，這個四大種就是如同陽燄了。我們眾生都把四大種的身體當作真實的，就對於四大假合的身體愛護得不得了，就是這個陽燄。就我們四大種來講，都是愛見所生的，所以去了愛見，四大種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我們想我們身體就是這麼一個東西，由四大種合起來，才有這個色身，了解這個道理，就知道我們這個色身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，我們為什麼還在人世間為四大種這個假東西跟人家爭奪呢？爭奪的東西太多了，就拿一個名、一個利兩個字做代表，了解這個道理，絕對不會在人世間跟人家爭名奪利。但是我們一想，凡夫眾生地位越高、財富越多，他跟人家爭奪最厲害，我們普通人不能說沒有，也有，

如果沒有，我們就不是凡夫眾生了。凡是凡夫眾生，我們都有爭名奪利的這種習氣，我們多生多劫以來就是這個爭奪的習氣。不過我們普通人沒有什麼政治地位，也不是做財團的大老闆，我們沒有機會像那些人爭奪得那麼嚴重，我們雖有爭奪，但是不會到那種嚴重的程度。這樣說起來，我們做個普通的老百姓還很幸運，一旦做了天子、做了諸侯，古時候做了大富豪的晉朝石崇，石崇家裏多富有，結果怎麼了？石崇還是被人陷害了，身體都不能保，那些做了天子的人，或者做了國君的人，有好下場的不多，所以有那種高位子、大財富，不是什麼好事情。

是身如芭蕉。中無有堅。

我們這個人身再用芭蕉來比喻，我們就像芭蕉一樣的。芭蕉，在印度來講是草本植物，它就是一層一層的葉子把它包起來的，中間沒有一個主幹，幹就是代表堅，中間沒有幹、沒有堅的。其中沒有堅的東西，你把這個葉子一層一層剝開來，然後就沒有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這就是芭蕉，這是在印度講的芭蕉。祖師注解，我們人身就像芭蕉一樣。我們人的身體怎麼樣是芭蕉呢？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，然後才有

我們這個色身，色是有形狀的，成為這個身體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些心理，變成五陰和合起來，才有我們這個人身，人身就包括身體和心理。你要把四大分開來，五蘊之中受、想、行、識分開來，我們人身，人身在那裏？我們人身也是沒有一個堅，堅是代表實在的，我們人身沒有什麼實在的東西。但是話要說回來，這是講假法，就圓教來講假中有真，需要研究了，這個純粹講假法。按照圓教說假、真，真與妄和合的，真妄和合，假中就有真，這裏是純粹就從無明到種種的迷惑來講，這是假的，必須認得假的，把假的去掉了以後，才能夠找到真的。

是身如幻。從顛倒起。

「是身如幻」，幻是什麼？這個比喻人身。祖師注解說，我們人見到五蘊（也叫五陰），見到五陰和合的成為一個人，就把這個如幻的、五陰和合的人身當作真實的人，這叫顛倒。把如幻的人身當作真實的，那就是說對於人身，我們凡夫眾生沒有一個人看得破。把身體看作如幻，所以他認識這個人身是真實的，處處為這個人身，然後跟人家爭奪這個、爭奪那個，說到真實的道理，就是為這個幻身來造業。

為幻身造的業呢？結果被這個業牽引了，牽引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，在六道裏面出不去。這個病，就是看不破這個幻。修道的人真實的把身體如幻看破了，也不是每一個修道人都能看得破，不能這樣說，學道的人必須真實的在修道，他才能夠把如幻的身體看得破。《金剛經》裏面講「如夢幻泡影」，夢幻泡影，凡夫眾生沒有一個人能夠看得破的，修道就是要把夢幻泡影看破了，他才能夠修道，才能入門，看不破的話，連門都進不去的。這裏講身體如幻，就凡夫眾生來講，看不破他就顛倒，顛倒就是把如幻的看成真實的東西，這個多麼可惜啊。因此我們學佛就必須把如幻的這些看破，看得破才能放得下。如幻的身體，這裏只是講身體，身體就像幻，實際上《金剛經》裏講「如夢幻泡影」，幻是一切有為法，一切有為法包含所有的生滅法、那些假法，眾生如果對於任何一個假法還要執著不肯放棄的話，就是顛倒。

在《阿彌陀經》裏有一句話要特別注意了，修持名念佛的人，修到一心不亂，然後就感應阿彌陀佛以及聖眾（很多聖人）來接引了，出現在要往生的人面前。雖然現在往生人面前，一個條件很重要，「是人心不顛倒」，往生的人要心不顛倒，才能

夠跟著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界。如果心裏一顛倒，心怎麼顛倒呢？就是對於世間萬事萬物，如有一樁事情心裏還放不下、還掛念，最普通的是往生的人在生前恩恩怨怨的人，尤其是家裏的人，他掛念在那裏放不下，這就是顛倒。這樣一顛倒，完了，就不能往生了。所以顛倒這兩個字，我們大家好好地從這裏要悟。下面比喻：

是身如夢。為虛妄見。

我們這個人身就像夢一樣，這個夢是虛妄的見，見這個夢。我們人在作夢、大家都有作夢的經驗，在作夢之中，誰也認不清這是個夢，都把它當作真實的。過去雪廬老人就講過，大家要檢查自己學佛的工夫，你看看自己在作夢，作夢中，在夢中知道這是夢，這工夫就很好了。但是他老人家說凡夫眾生在夢中，就不知道是夢。莊子講過，當一個人在作夢的時候，不知道是夢。不但不知道夢，夢中又有夢，必得醒了之後，才知道這是夢。醒了才知道這是夢，那還不錯，眾生就是醒的時候還不知道是夢。這是比喻什麼呢？我們人身就是個夢，人身就是夢，把人身當作夢的話，必須學佛覺悟，一覺悟之後，才把這個人身當作是個夢。莊子也講過，覺還不

算，必要大覺，大覺之後才能把人身看做是一場夢。所以雪廬老人就告訴我們學佛的人，你先考察考察自己是夢，在夢中知道不知道是夢？知道是夢的話，就在夢裏面對於一切有妨礙的東西，就能把它這個障礙破除掉。比如說遇到猛虎、毒蛇，你知道這是夢，就去摸一摸猛虎、抓一抓毒蛇，大概沒有人在夢裏能夠敢這麼做，不敢這麼做，他就看不破這是夢。我們在醒的時候，我們這個人身，人身就是夢，人身就是夢的話，我們對於外面的環境、惡劣的環境，你怎麼破除啊？外面的環境都是障礙，你怎麼破除呢？凡是外面這些障礙放不下，就跟它反抗，自己要吃虧。認為一切外面的環境，人物是好人是壞人、壞到罪大惡極的人，不是不要破除，破除要用方法。不講方法就對惡人當面跟他反抗，馬上（惡人還沒有反、還沒有抗）自己身體就不存在了。

所以講這個知道夢的時候，必須在夢中了解，這就有工夫了。應用在醒的時候，醒的時候這一切都是外面環境、都是夢境，外面那些惡人也等於毒蛇、猛獸，你要有方法來把這個障礙破除掉，沒有方法不行的。這必須把身體（我們人身）看作是

夢，本身是夢，接觸外面的器世間環境、人事環境，你都把它看作是個夢，既在夢中，它不是真實的，你就可以用方法把它改變。真實的東西不能改變，像本性你怎麼改變？就是由無明生出幻化的東西，才能改變。了解這個道理，就能改變一切環境，改變一切惡人。

維摩詰所說經講記(三)

第三十七講

是身如影。從業緣現。

維摩居士示現有病，釋迦牟尼佛就派了大弟子以及文殊師利菩薩，到他那裏去問候，在問候的時候，維摩居士就跟大家說法。前面已經說了一部分了，現在就剛才念的這二句開始，說的法很廣泛，從最基本的身體，教眾生把這個身體不要執著，執著身體，學佛就沒辦法入門了。所以在這裏每一段就是講破除執著身體，教眾生把身體這個執著要破除，好不容易的，所以他用種種的比喻。種種比喻之後，教眾生了解我們這個身體，這個身體不但是四大假合的身體，還有受、想、行、識心理方面，合起來才是有我們眾生的身分。人的身分就是包括色身、五蘊的其他心法合起來，才有這個身，這個身包括五蘊都在內的。剛才念的身體如什麼，就教我們眾生一層一層的要悟自己身體都是假的。既然是假的身體，要執著幹什麼呢？執著這假的身體，永久也得不到法身，法身就是真如本性。所以不要把這假的身體執著著不肯放棄，這個不可以的。

「是身如影，從業緣現。」我們眾生這個身，剛才講了我們這個身是身分，不但指身體，身體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種匯合起來的，這個只是講物質方面的。心理方面還有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所以不能只講身體，要講身分。身分就是我們人，人道的人身，就是人身。人身就像個影子，這影子怎麼來呢？比如說我們這裏有電燈的燈光，我們站在那裏，現在屋子裏面燈光多，看不出來影子，假如說這個屋子只有一盞燈，我們站在燈前面，影子就照出來了。白天在外面有日光——太陽光，太陽光一照，我們的身體大概影子也出現了，這就是由種種的緣造成的，有我們的身體、有日光。這還不算，還要有空間，你站在一個地上、一個空間，沒有空間，光也沒有，影子也沒有，所以是從各種的緣現出來的。有這個緣合成我們這個人身，我們要分析，身體既然有這麼多緣，我們這個人身究竟屬於那一個？屬於日光嗎？單獨的日光不能構成人身。屬於空地嗎？空地也不能夠構成我們這個人身。有這些緣分析起來都不是，所以我們的人身是個假的東西。假的東西你要執著它幹什麼呢？我們要悟了這個道理。下面就講：

是身如響。屬諸因緣。

這個響是什麼呢？從業緣、因緣現出來的。這個響是有聲音，它才有響，有聲音的時候，還要有物體在那裏碰撞，響是這麼來的。響當然有聲音，你聲音從那來的？（擊掌）這才有聲，兩個手沒有拍的話，聲音沒有的，所以聲音也是有因、有緣合起來的，把因、緣一分開，沒有了。再講我們人身上發出聲音，我們說話、吟詩、唱歌都有聲音，這個聲音你研究起來，口重要的，口有開有合，它才發這聲音。口還有舌、還有牙齒、還有喉嚨，口也有嘴唇，嘴唇如果張開來有什麼聲音？沒有，口要上下兩個唇一開一合，還要舌在裏面轉動，還要牙齒，沒有牙齒的話，音也發不出來，還有喉嚨，氣是從喉嚨裏面出來的。所以發出聲音來就有這麼多的因緣，這些缺一不可，一個響的因，就要這麼多的條件。

把這個影、響合起來講，就是影響，影響誰呢？這就是一個眾生造業，以影響這兩樁事情，就比喻眾生造業。造的業無論是善業、惡業，都是對於他人（他人包括個人、人羣）都有影響。影響最重要的，從不好的方面來講，以影響造的業，教

眾生學壞了；從好的方面來講，這個影響造出業是善業就好，要把這個辨別清楚。經文裏面就是教我們用影響造善業，善業是替他人、替社會人羣造的。這個善業指的教大家學，學什麼呢？把這個身體看破了，要學佛法，學佛法開發真如本性，不思善、不思惡是講本性，你要明心見性的話，就要從為善去惡開始。果然開始都學一些善事，實行的都是善事，一切的惡事都不能夠做的，就是為善去惡。這是學佛的要明心見性，開始學就要這麼樣做。

是身如浮雲。須臾變滅。

我們這個身體，經文裏面說了，像什麼呢？像天上浮雲一樣。祖師講浮雲，「須臾變滅」。須臾，就是最短的時間，它就變了。變滅是什麼呢？這個形狀一彈指之間，就變成另外一個形狀，有的浮雲變了，有的變成狗、變成牛、變成植物，好多。有時候變成一幅山水畫，多得很，變得太多了，這個相一變出來，接著另外一個相又變出來。這只是比喻，比喻我們人的身體，人身從母胎出來之後，一直到老死，這中間變化了多少？就身體方面變，從嬰兒到青少年、壯年、老年、到死亡，中間

呢？變化太多了，我們凡夫自己看不出來。就心理方面，小嬰兒他有他的心理，不過他說不出來，需要什麼東西，手抓一抓，他母親還沒注意到，他就用哭來表示。有的小母親天生的，她就了解她的嬰兒需要，母性就是這樣。從嬰兒，嬰兒有嬰兒的心理，青少年有青少年的心理，到了壯年、老年，心理都不相同。身體的變化也各不相同，一直由嬰兒、青少年到壯年、老年，這一段期間變化的，自己都不知道，這就是講一個人生的過程生、老、病、死。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一般凡夫眾生只是知道生、死，甚至於生與死都不了解，有些還是修長生不老，那都是不了解這個生，死更不了解。一個人快要死的時候，身體很多變化，眼也看不見了，眼睛視力也不好了，手腳也不靈活了，身體的暖氣逐漸逐漸消了，這個凡夫眾生都不了解，頭髮白了，這些一般凡夫不了解，就不知道生、老、病、死。不知道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以為生也好、老也好、病也好、死也好，時間很長。一般人只知道、只認為我們一個人人身活幾十年，這時間很長。或者壽命長的活到一百歲、一百二十歲，這就是非常的長壽了，但是拿浮雲來比，一眨眼就過去了，那有什麼長？拿浮雲比喻我們一個人的生命，一個人的生命就像浮雲那樣變化、那樣短暫，這個要覺悟。必得覺

悟這個道理，不要執著這個人身，然後他才可以明心見性。

是身如電。念念不住。

我們這個人身像什麼呢？像電。電是自然界打雷、閃電那個電，我們人工造的電也是一樣，快得很。你看外面閃電，那個電一閃就完了。「是身如電」，講到法，表法的方面，「念念不住」，這個念頭，我們眾生的念頭起念就消失掉了。我們一般人講你什麼觀念啊？觀念，普通講他只是講觀，你怎麼解釋？觀是觀察，觀察自己的念頭，就從觀察自己的念頭了解自己的心念。了解自己的心念什麼呢？念念不住，心的念頭它就跟像閃電一樣，一閃就過去了，閃電一閃就過去，我們眾生的念頭，一個念頭一閃過去，馬上就有第二個念頭又起來了；第二個念頭一閃過去，第三個念頭就起來了，就念念不住。這個念念不住，指的都是我們凡夫虛妄的念頭，不是清淨的念頭。虛妄的念頭就是一念一念，一個念頭接著一個念頭，這種妄念就把我們本有的真如本性，把它污染了，把它掩蓋住了。

是身無主。為如地。

我們人身沒有一個主宰，主是什麼呢？比如說地，我是一個地主，別人不能夠在我這個地上使用。但是這裏講我們人身就像這個地，而這個地無主的，沒有地主。就事實來講，無論是中國、外國，無論是古時候、現代，這個地都是有勢力的人來佔有它，沒有勢力的人就不能夠享用這個地。這個特別的，大家讀歷史就知道，天子在他做天子的範圍之內，他的範圍就是天下，在中國講天下，就是整個的中國，地就是天子所有。這個天子死了，由他的兒子、孫子一代一代的用這個地，他就是地主。這個朝代被推翻了，下一個朝代來了，由下一個朝代來使用這個土地。所以是有勢力的人，才能夠使用這個土地，沒有勢力的人，雖然過去土地可以私人有買賣的，買賣的時候，大概土地真正說起來，還是屬於天子的。就個人來講，個人買了田地，這個地主——買田地這個人，他得到這一部分的田地，他活不到好久，活了幾十年，自己也不能作主了，就交代給他的兒子、孫子，兒子、孫子也活不了好久。所以在那裏變化的太多，有這樣的變化，就是無主的。地是沒有主的，沒有主這有表法。表什麼法呢？雪廬老人就以《金剛經》裏面所講的，來解釋這個無主的法。《金剛經》裏面講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壽者相、無眾生相。」《金剛經》裏叫人家

明心見性，就要破除這四相。不要有我相、有人相、有壽者相、有眾生相，這是雪廬老人把這一條表法的把它注解出來了。

既然我們了解地沒有主，地就是經文裏注解裏講誰都不能做主。強者就是天子、各國的諸侯，天子、諸侯他不是真正的強者，他也有死的，一死了，他也不能使用，所以講到最後無主。無主，雪廬老人用比喻《金剛經》裏講無四種相，必得了解四相，才能看得破，把我們人身看得破，我們人身誰能作主？沒有一個人能夠作主的。

是身無我。為如火。

我們人身有我嗎？沒有我。沒有我如同什麼呢？如同火。火啊，比喻說燒山上的樹木、草、各種植物，燒起來很猛的，火就好像打仗，因為有了敵人，火的威力，就像作戰的時候對著敵人那樣威、那樣猛。但是要研究起來，火燒山，敵人在那裏？沒有。講起來火團也沒有主的時候，無我，火本身就是沒有我的。這裏講我們人身就像火。說什麼比喻呢？我們人身一舉一動，說話、做任何事情，這個都是有表現，

你把這個表現——有各種事情、各種行為表現出來，好像是一個主宰、有個主宰，但是分析起來，實在沒有主宰。這個主宰，不了解道理的人認為說話從心裏面發出來的，能夠做各種事情，用我們手腳、用我們身體來做的，而且還是創作，這都是不明道理的人，他把這個看做有主宰。但是要分析起來，言語、身體各種的動作，沒有一個眾生能夠做主宰的，都是不知其所以然。他為什麼有這種動作、為什麼有這言語？這些言語、動作都是妄動、妄言，都是出於虛妄的，不明白道理的人都把它看作真實的。學佛開智慧，他把這些虛妄的東西都看破了，他就不會執著，這才有主宰。所以這裏教我們把身體看做如火那樣，沒有實在的，看破了之後，虛妄的見解才能放得下。

是身無壽。為如風。

《金剛經》裏面講「無壽者相」，壽是什麼呢？眾生都有壽命，眾生有壽命但眾生不了解，所謂壽命是個假東西，人的一生從生到老、死，這一段就是壽命。這個壽命像什麼呢？像風那樣的。風是怎麼來的？風是由氣流遇到物體阻礙，發出聲音

來，這叫風。在虛空裏面的風，我們大家好像虛空這個風，看不到。遇到樹，風一吹，樹在那裏擺動了，就知道有風了，我們眾生只了解這個。實際上外在的風，除了吹動樹在搖擺那種狀況以外，在空地上也有風，這就是空氣。在我們人身上面也有風，我們人身上的風就是氣體。比如說手能夠擺動，腳能夠走路，整個身體那樣運動，都要有風，沒有風它動不了。呼吸當然更是風，講話做什麼，沒有風不行的。但是這個風，你要分析起來，風，手動有風，風吹手的，身體運動要有風，身體就屬於風的了。這樣分析起來，風是屬於那一個，屬於身體的那一部分呢？這樣分析起來，風也是空洞的。這樣看起來，我們人身就像風那樣，我們人的壽命，人身壽命就是跟風一樣，風一樣，那就是沒有一個風稱得上是壽的。在我們凡夫眾生看起來，壽命有長有短，有活幾十歲，把它比成風一樣的，逐漸逐漸了解這個道理了，這個壽命就像風一樣，自己一絲一毫也做不得主，而且短暫得不得了。

我們凡夫眾生都認為活得越久越好，其實辦不到的。活得久叫有壽，活得短暫叫夭，夭就是沒有得到長壽，很早就死掉叫夭。真正講道理，夭與壽平等的。怎麼

平等呢？古時候彭祖活得很長，小孩子很小就死了叫做殤，「齊彭殤為妄作」，好像是王羲之〈蘭亭集序〉有這一句話，他說齊彭殤為妄作。王羲之看起來，這話他不敢承認，實際上齊彭殤不是妄作，彭殤就是齊的，就是平等的。彭祖獲得壽命那麼長，殤子，那個殤子生下來沒有好久就死了，實際說起來，彭祖跟殤子是平等的，講到這個道理，彭殤是平等的。既然彭祖跟殤子是平等的，你看看這裏「是身無壽，為如風」，我們人身的身體，你找壽，沒有這個壽命，就像風那樣。風雨一起來，馬上就沒有了，拿這個比喻我們人身有壽，那裏有壽？我們人身沒有壽的。因為彭殤就是平等的，這就把壽命這個執著把它破除掉，破除壽命這種執著，然後才能夠談得上學佛，談得上明心見性。

是身無人。為如水。

我們這個人身，人身無人，無人是像什麼呢？就像水。無人就是《金剛經》裏面講「無我相，無人相」，所以這裏講無人，無人就是無人相。這個無人相，像什麼呢？就像水。水，大家看一看水，可以洗各種物品，可以供應人家解渴，叫人家

喝水，水有流動的相，孔子講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，也都是水。長江、大河都是水。在海裏是海水，在江河裏是江河的水，在池塘裏面是池塘裏的水。這個水有相沒有相呢？有相，有相就《金剛經》裏面講無人相，你要是執著這個相就糟糕了，就看不破了，就被水的假象蒙住了，蒙住了，學佛就沒辦法學。所以就這個水來講，雖然有這個假相，講到實際上，無人相。真正說起來它沒有相，所以講是身無人，無人就是無人相。為如水，就像水那樣的，有相皆是假的，講到真實的就要無相。

這些總的意思，就是不要我們執著這個假身體當作真實的。不是說我們的身體不要了，那就誤解了。身體，我們學道的人要藉假修真，沒有身體，我們憑什麼學佛？還是要這個假的身體來學佛。這裏所講的如地、如火、如水、如風，就是教我們破除這執著而已。

第三十八講

是身不實。四大為家。是身為空。離我我所。是身無知。如草木瓦礫。

釋迦牟尼佛派了文殊師利菩薩，領導諸大弟子去慰問維摩居士，維摩居士跟大家說法。

前面已經說了一部分了，這裏繼續剛才講的「是身不實，四大為家。」就是說眾生身體不實。身體不實就是虛假的，怎麼是虛假呢？四大為家，就四大合起來，才有這個人的身體。四大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風，這是純粹講物質方面。我們人身體就專從這一方面來講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地是比如我們人的肉，肌肉、骨頭，這就是地。水，我們身上有水分。火，我們身上的暖氣。風呢？就是我們能夠動作的那一種氣氛。我們這個色身專門講物質這一方面，就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風會合起來的，這個會合起來，才有我們這個身體，四大一分離了，身體就不存在，沒有這一個身

體。因此我們看自己、看別人，這個身體是一個假相，不是實在的，所以經文講「是身不實」。這個身體不是一個實在的身體，為什麼呢？「四大為家」，家是什麼呢？這是個比喻的話，由四大會合起來才有這個身體，這個身體就算是個家了。這個家供給誰來居住呢？供給心、供給精神。四大會合起來就是色身，純粹是物質的，色身由四大合起來這一個，把它叫做一個家，有了這個家，我們的心就能住在這個家裏，是這個意思。

「是身為空，離我所。」我們這個身是空，怎麼是空呢？我們凡夫認為這個身體不是空的，經文裏維摩居士教我們了解身體不實在、是空的，空的什麼呢？離我我所，我，在這裏講離開，沒有我；我所在這裏也沒有。離我，我這個字有真我、有假我，真我就是我的一個主宰，但是我們想想看，我們任何人認為自己這個我，誰能夠為這個我做主宰呢？真做主宰，那要到人間來就到人間來，要到天上就到天上，要到三途裏去度化眾生，也隨便到三途裏面去度化眾生，我們要問問：那一個能夠這樣？不能這樣，這個我就不是主宰了，主是自己作主。既不能做主宰了，

這個我，經文裏講離我，離我就是沒有一個真實的我，是假我，這個假我不要執著。我所，指的是祖師注解講的，包括我們四大假合的色身，古時候作天子、作諸侯都有土地，天子天下這個土地都是他的，都是我所有。諸侯就是一國之君，這一國的土地也是國君所有。財產、妻子、萬事萬物，包括四大假合的身體，凡夫眾生都認為這是我所有，我所有的這些東西。在經文裏面講，不但離我，也要離我所，你是天子，認為普天下這個國土是你所有的，不能執著，不是你所有的，國君也是如此，這一國的土地也不是你所有。再推廣來講，你的家族、世間萬事萬物，都不是你所有的，這叫離所有。

維摩居士就是教人要覺悟，身體離開了我，離開了我所，這個身體還有什麼東西？沒有東西就空，身體就是空的。身體就是空的要覺悟什麼呢？凡夫眾生從天子到一般民眾，一般民眾古時叫庶民，庶民是眾民，從天子到庶民覺悟這都是空的，還在人世間這樣爭名奪利，這有什麼意思呢？你爭就是把天下都爭到了，像秦始皇那樣的把六國都滅掉，自己當了天子，當了天子能夠永久嗎？他認為是永久的，從

他開始叫始皇。過去講三皇五帝，三皇是三皇，五帝是五帝，秦始皇他想這一個不好，把三皇五帝合起來，皇帝從他開始，始皇帝，始皇帝一世、二世、三世，一直到萬世，可靠嗎？那個時候民間有個民謠，「亡秦者胡也」，能夠把秦始皇這個朝代滅亡的是胡人、姓胡的，秦始皇一聽就不得了，想把胡人滅掉，他就沒有想到他的兒子叫胡亥，他就不覺悟。亡秦者，胡也，他就沒想到自己的兒子就是胡，果然到了二世胡亥，秦朝就滅了，秦始皇本人死掉，胡亥不能繼續作天子。你看看，這種因果，凡夫眾生，秦始皇就是純粹的凡夫眾生，他就是不能覺悟。我們從秦始皇這樣一想、一反省，我們沒有機會作秦始皇，有機會我們人人都是秦始皇，我們現在就要覺悟，我們所有一切一切到後來，這裏講都是空，我是空，我所有世間萬事萬物都是空的。既然都是空的，在人世間跟人家爭奪這個東西、爭奪那個東西，不但很難爭得到，就是爭到了以後，一彈指就完了，就過去了，這樣一想，何必跟人家爭奪？就在爭奪的時候，就造業了，損人利己造業，損人最嚴重就是把人家殺害了、陷害了，來取得自己的利益。就像秦始皇，他殺害多少人，造這種業怎麼得了？所以在這一條，我們覺悟就覺悟這一點，千萬不能跟人家爭奪一切的東西，一爭奪就

會造業，造的惡業。所以這一句「是身為空，離我我所」，這樣看起來我們爭奪之心就平下來了，絕對不可以跟人家爭奪一切東西。

「是身無知，如草木瓦礫。」我們這個身，我們這個人的身分無知，身分無知是怎麼說呢？祖師注解是這樣說，我們身體四大假合的身體，這身體接觸任何東西，比如說這個東西我們手裏拿著，手裏拿著是接觸它，接觸它就四大假合這個四大來講，雖然能夠接觸這個東西它本身，這個身沒有知覺，就是無知的，雖然能夠接觸物體，而這個身體沒有知覺。這樣說起來聽的人不免要問了，你說身體這個手抓住這個東西、接觸這個東西，就說它無知，這個怎麼講呢？但是我們一般人都感覺到，手裏抓住任何物質、任何東西，總是感覺到我們手在抓東西，你說無知，這怎麼說呢？當然有知，但是要分清那個知，不是說這個手不是屬於我們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，而是我們的心。心，這講凡夫的心，凡夫心講識，唯識學講的識，識是有知的。因此我們手裏抓著任何東西，它有知道、有識。這個識再研究，識雖然它有感覺，但是這個識是沒有形的，是無形的，無形的這個識，它不能夠像手這

樣能夠接觸物體。無形的識不能接觸物體，這祖師注解了：身能夠觸而無知，內在的這個識，有知而無觸。這樣從真理來講，真理就是我們人人都有本性，就本性來講，這兩者都是無知的。兩者都是無知，本性上接觸談不上。你講本性有凡夫的知識嗎？也談不上，本性上安不上接觸，也安不上唯識的這個識。所以就本性來講，接觸或者是心中的識，都是安不上的。本性安不上，在這裏講要認真的講，講到真我那就沒有了，都是無知的。真我裏要有知，真我就指本性來講。真我起作用，比如說佛到世間來說法度眾生，維摩居士說的這個法，就是為了要度眾生，這個知當然有知，這個知不但有知，也有接觸，這個知、接觸都是從本性起來的。我們凡夫眾生把這個假相當作真實的，所以維摩居士講這一條經文的時候，就是教我們悟這個觸、悟心中這個識都是假相。既是假相，就要了解我們身體無知，無知是沒有一個真知。維摩居士教我們要了解我們自己有真知，這裏講沒有真知，我們凡夫眾生執著的這個知都是假的，假的和合起來，才有這個知，所以這裏講是身無知，分析起來，我們身體確是沒有知，沒有真知。

身，我們凡夫執著這個身，維摩居士講：你執著的這個身是無知的。無知，一般人不了解。下面舉比喻，「如草木瓦礫」。世間萬事萬物太多了，舉不勝舉，就拿這幾種草，地上長的草那裏都有的。木呢，就是樹木，也是到處都有的。瓦，瓦是泥土燒成的，它也是屬於土。礫呢？就是小石子，很細小的小石子叫礫。瓦是泥土燒成的，礫是細小的石頭、石子，就拿這幾種來作比喻。身無知，就如同草木瓦礫。草木瓦礫有什麼知？地上草它有知覺嗎？樹木它有知覺嗎？瓦礫這都沒有知覺，這沒有知。從這裏有具體的草木瓦礫，來叫我們了解無知，這樣看起來，身體無知，我們還要執著這個身體有什麼用處？用比喻的話，我們的身體就如同草木瓦礫一樣的，還認為這個身體有知覺，為了這個身體在世間跟人家來你爭我奪，這樣造成人世間天下大亂，就是不了解是身無知，才造成世間動亂這種情況。了解這個道理之後，我們在世間不但要求自己身心平安，你要發菩提心，也要教化世間人，也要放棄無知，承認自己所執著這個知是無知，就要求自己、求世間一切人，都要平安而不亂，就不要執著假的這個知。放棄假的知，不要執著這個知，才有真知。真知用出來，自己跟世間一切人就能平安，就能好好的學道。不了解這個道理，把這個假

的知當作真知，怎麼樣的研究也得不到真知，也悟不到自己有真如本性。悟都悟不到了，他怎麼學？所以要悟無知，草木瓦礫代表世間萬事萬物，萬事萬物看起來都是活動的，好像有知，其實平心講，無論植物、礦物等等的，眾生的這個身體都是無知的，這個要把它放下。放下這個把無知當作真知，這個要悟，悟了這個道理，他才能夠得到真知。得到真知就是悟，悟了之後再修行，那就好辦了。悟都悟不到，談修是怎麼修法子呢？所以這一條一定要覺悟，然後一步一步的來修行。

是身無作。風力所轉。

維摩居士又說了，我們這個人「身無作」的，作是一個動作。為什麼無作呢？「風力所轉」。我們看看我們手在動，動作，這個動作要有風的力量在指揮，手才能夠動。手是如此，我們身體那一部分在活動的時候，走路、跑步，運動家在那裏各種的比賽、在那動作，都是動。這個動，怎麼叫做風的力量？有風的力量它才能動。風從那裏來的呢？祖師只注解到身體無作，身體為什麼無作？就是風力所轉的，祖師就注解到這裏為止。雪廬老人就研究了，風力所轉，這個風力從那來的呢？

這就要研究了。雪廬老人研究風從那來的呢？就是從眾生心的念頭，心念一起，這就有了風了。心念一起，風就是促成身體在那動作，心念起來，身體才有動作。如果心念指凡夫的妄心，妄心在那裏停止，這身體就不動了，身體不動就是風不動了，風不動，就是身體的動作也就停止。雪公講的話有根據的，大家看《六祖壇經》就知道，六祖慧能大師看見兩個人在爭辯，風吹著幡，一個講是風在動，一個說是幡在動，慧能大師就說：不是風動，也不是幡在動，是仁者心動。仁者就指著那兩位，是你們兩位的心在動。所以雪公講這個是有妄念在動，妄念心在動，才有風在動，妄念心一停止，風就沒有，風就停止。風一停止，這裏講無作，身體就沒有動作了。

這樣說起來，我們身體就像有妄念才有風力，有風力才有身體一切的動作，包括一切的行為。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，了解這個妄心，我們學佛就是把這個妄心要打破了。打破這個妄心，我們現在沒有能力，我們都把妄心執著當作真實有的，既然把妄心當作是實在有的，就把我們身體這個動作、這個風力，一切動作都當作是實在有的。必須了解維摩居士講是身無作，有風力所轉才有所作。這裏由雪公分

析起來，風力是由妄念、妄心起來的，承認風力由妄心、妄念起來的話，就是否定風力。這裏經文所講風力所轉都是假相，否定這個假相，你就承認這個身是無作的。實在說起來，我們的身體是無作。了解這個無作就要反省：我們自己一切這動作，包括在世間一切的行為，都是無的、沒有的。既是沒有的，我們還要為這個身體創作等等，這個有什麼好談的？知道這個身體有所作，由這個身體招來無窮的災難、無窮的憂患。「吾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」，人人應該這樣想，我有這個大的患難，為的什麼？為著我們這個身體。這個身體就是假的身體，假的身體就是由妄念在那裏起了風，有風的鼓動，我們身體才有些動作，這個念頭都是妄的，風也是妄的，有風轉動這個身體，更是虛妄的。要是把這個虛妄身體當作是真實的，虛妄身體、一切動作都認為是真實的，那後患無窮了。執著後患無窮這個身體的動作，那不要學佛了，學佛門都入不進去。所以在這裏講是身無作，講到真實地方，無有一切作為的。無有作為講到最深刻地方就是妄心，從妄心上就要否定這個虛妄，然後才能夠得到真實的身體。真實身體就是法身，了解法身，這個動作就是由本性用出來的，那才有用。

是身不淨。穢惡充滿。

維摩居士又說了，身體不淨的，「穢惡充滿」，汗穢得令人感覺一種惡，既是污穢的，就是惡、不好的東西，充滿在身體裏面。這裏是講要四念處觀。四種念，心念的念、念頭的念，處是某一個地處，觀就是觀行的觀，叫四念處觀。第一個叫身念處觀，這就觀身體不淨，觀身不淨，淨是很清淨的，就是身體不清淨。第二是觀受是苦，我們眾生要觀察自己一切的感受，我們的感受都是苦的。再觀我們心念，我們的心裏念頭無常的。再觀法，法就是法執的法、佛法的法，觀法無我。比喻說五蘊皆空，五蘊的每一蘊都是法，有五蘊合起來才有個人身，要觀這個法，五蘊那一蘊是我？所以觀法沒有我。這個經文是講「是身不淨，穢惡充滿」，就講第一個觀身不淨。觀身不淨，我們觀察自己身體，我們身體實在是不淨的。

祖師注解，我們身體有三十六種東西，三十六種都是污穢的東西，在我們身體裏面。三十六種，這裏祖師都把它列出來，每一種都在我們身體，這裏不能詳細的講，比如說我們身體裏面眼流出的分泌物，身體流出汗穢的東西，在內臟裏面要排

泄出來的東西，都是包括在三十六種穢物之中。這三十六種，不必每一種都講出來，花的時間太多了，只要我們自己想一想，想一想身體排出汗，這身體每一部分都是污穢的，我們身體就充滿了污穢的這些東西。身體充滿穢惡，還要執著這個身體幹什麼呢？這就破除身的執著，不要執著這個身體。

要了解我們修道的人要用假的身體來修道，了解身體不淨、穢惡充滿，這叫我們不要執著身體。不要執著身體，心在道上面，這就沒有問題。如果執著這身體，就是把這個身體一切污穢當作自己，執著不肯放棄，就糟糕，就是你不能夠學佛了。

第三十九講

是身為虛偽。雖假以澡浴衣食。必歸磨滅。

繼續是維摩居士跟大家說佛法，這一句「是身為虛偽」。我們凡夫眾生的身體是虛的，是偽的。虛是不實在，偽是假的。我們凡夫眾生身體不是實在的身體，也是個假的身體。「雖假以澡浴衣食」，假是假藉，藉什麼呢？以當用字講，藉用澡浴。澡就是洗澡，沐就是沐浴。澡浴整個來講就是洗澡，包括洗頭，洗頭叫沐。還有衣食，我們人道眾生要穿衣服、要吃飯的，不但吃飯，還要喝水，叫飲食。雖然用這些沐浴、飲食，來維護我們這個假的身體，「必歸磨滅」，這個假身體，還是不能夠藉著沐浴、衣食，一直讓它活下去，辦不到，最後必然的要歸於磨滅。磨是什麼呢？折磨。這個假的身體，虛而不實的身體，從有生到老死，受了很多的折磨，折磨之後，滅了，必歸磨滅。

這就叫我們凡夫眾生了解，我們人人這個身體是這個樣子，既然這個樣子，就

不要執著我們這個身體。怎麼樣不執著呢？身體受折磨的時候，比如有病，當然還是要看病、看醫生，看醫師可以把身體這個病調整一下，折磨可以少受一點。還有呢？除了病以外，身體隨時隨地它會受外面的力量影響，一般人講的壓力。壓力什麼呢？壓力包括心裏的壓力、身體上的壓力，大家工作，各行各業的都有工作，工作跟運動不一樣，運動有專門的運動老師在指導，工作的時候，他受這個壓力，就會使這個身體受傷。比如說低著頭，醫生低著頭給病人看病，牙科醫師或者其他各類的醫師，他專心地低著頭看病人，久而久之頸椎就有問題。或者用一個手、兩個手給病人來治病，久而久之手就會受傷。這些都是折磨，折磨到最後，雖然可以用醫藥來調整，自己也可以做運動。但是任何人，你不能說用醫藥、用運動等等維持不要死，誰辦得到呢？所以最後必歸磨滅。滅是死亡，死亡是講身體死亡，不必講本性，本性根本就沒有生死的。是講這個本性被無明染污了，變成神識，識就是指第八識。識有八種，最主要的就是第八識，第八識不好懂，一般人把它叫做靈魂。身體死了，靈魂不死。一個人身體死了，靈魂，不學佛的人，靈魂到處找，找到父母兩性交會的時候，他就投胎了，入胎、出胎。入胎、出胎有身體就是這麼來，眾

生就是這樣。我們學佛的人呢？特別是念佛的人沒有證果，那個八識還是叫做靈魂，學念佛的人身體滅了，靈魂不要入胎，要入胎入那個胎呢？念佛往生感應阿彌陀佛來接引，接引到七寶池蓮花，入蓮花這個蓮胎。蓮胎是比喻的話，到七寶池蓮花化身的。說到這裏我們就知道，我們不知道幾生幾劫種的善根，今生遇到淨土法門，特別是持名念佛法門，我們有辦法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。我們讀了這一條的經文就了解，我們學念佛法門的人，那是太幸運了。

是身為災。百一病惱。

我們凡夫眾生這個身體，有身體不好是個災難，怎麼說呢？「百一病惱」，我們這個身體有一百零一的病惱。病惱，就是有病的人，尤其是凡夫眾生，一定苦惱的。百一病惱，這個不是概括地說，是確實有這個數目字。我們這個身體，這是講身，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種會合起來才有這個身體。地、水、火、風叫四大，每一大有一百零一的病，四大合起來四百零四的病惱，怎麼個計算法子，這裏不必詳細講，詳細講來耽誤時間。我們只知道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合起來講有四百零四病惱。

是身如邱井。為老所逼。

「邱井」，是一個枯的井，枯就是東西枯了，枯井就是井裏面沒有什麼水那個井。古時候有個人犯了罪，國家的法律要拿他來問罪了，這個人就跑到枯井裏面去躲起來，枯井裏面有毒蛇、有毒的草，腐爛的草很多。枯井裏面那些東西很可怕的，後來有一個人就叫他：你趕快來離開這個枯井。當他要離開枯井的時候，還沒有離開，偶然之間發現上面有一點蜂蜜，他一看見蜂蜜，就吃了一點蜂蜜，就把井裏面那些猛獸都忘記掉了，這是比喻的話。枯井，祖師注解就是生死，眾生都有生死，生死就拿一個枯井來比喻，裏面有種種的有害、有毒這些東西，都是在我們眾生的身體之中。那個一點蜂蜜，就代表凡夫眾生所追求的五欲六塵。我們凡夫眾生在世間雖然有生死之苦，而且在生死之間受了種種的痛苦，包括老、病等等，但是為了五欲六塵，除了我們學道的人，那些凡夫眾生都是追求五欲六塵，五欲六塵不必詳細講，大家學佛這麼久了都知道。這就是警告我們，我們在人世間，千萬不要因為五欲六塵在引誘，我們就被它引誘過去，那就生死不能了。

五欲六塵，名詞稍微提一提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外面的這個五欲就引起我們凡夫眾生內在的貪欲。六塵是色、身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塵，塵是像地下的灰塵，染污的，一貪戀六塵，心就被染黑了。五欲六塵在一般人看，好像蜂蜜那樣甜，但是我們學佛的人要警覺，這一點甜千萬不能嘗的，嘗都嘗不得，認為這是妨礙了生死的五欲六塵。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我們一般都是在家人，在家人你說自己不做生意、不要財產，不行的。色，在家也有人願意不要結婚，那是特殊的，一般講在家人總是要結婚的，結婚就是色。做生意將本求利賺錢這是財。這是正當的，你不能完全不要，除了正當的之外，不正當的就不能要了。不正當的財，比如說大家吃的這些飲食，無論是主食這個食，或者飲料，那些想發黑心財的，他不管殘留的農藥超過了限制，給消費者的人吃下去、喝下去，這就不正，這就不對。這種財不能發的，發了這種財，他要背因果的。講到色，在家人他不願意結婚，這是他的志願，既然不結婚，當然是一切都好，已經結了婚的，色也少不了的，已經結了婚，如果邪淫，除了夫妻以外，他跟第三者，就像現在你看那些人（這不必講，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），養小三，帶著他的夫妻以外的人到汽車旅館，這都是邪的，邪的

要背因果的、要墮落的。所以我們研究這一條，要把這個分清楚，然後我們才有正知正見，正知正見才能辨別是非善惡，然後才能夠學佛。

凡夫眾生身體既然就像在邱井裏面，然後這下面一句，「為老所逼」，就好像在邱井裏面，被毒蛇等等有毒害的那些動物來害他。這些毒害呢？經文講了，我們學這部經的時候，由維摩居士講出來了，我們就感覺有這個事，它有毒，趕快要離開這個邱井了。但是學這部經的有幾個人呢？再擴充來講，學佛的人跟不學佛的人，誰多誰少啊？不學佛的人太多了。所以只有學佛的人，尤其是學到這一部經的，維摩居士講到這一句——這一條經文的時候，他才覺悟，覺悟什麼呢？趕快要脫離這個邱井。脫離邱井，他這是為老所逼，老是代表毒蛇等等那些有毒害的動物，脫離邱井就是要我們脫離生死。生死就像一個邱井，我們學佛的必須要求了脫生死，了脫生死就不會被那些毒蛇等等來陷害，就脫離老的那種身體。老，本性沒有什麼老，就是靈魂也沒有什麼老，老的是身體。脫離身體的老苦，就必須發心，一定要在這一生了脫生死。

是身無定。為要當死。

這個身體無定——不定的。為什麼不定呢？「為要當死」，當死這個當字，將來一定死，或者這個當字應當作將來講也可以，講這個應當也可以，兩者合起來講，這個身體將來應當要死的。這一句注重的就是「無定」這兩個字，凡夫眾生這個身體無定。怎麼說無定呢？有人活到一百多歲，有人活到四五十歲、六七十歲，甚至有人在兒童時期就死了，叫做夭，夭折了。有人壽終而死，叫老死，這個不定的。講這個壽，古時候壽不一定，有的是七十歲就算是得了壽了，七十歲以下不能說得壽，只能說享年，享多少年歲，七十歲以上才是得了壽多長，或者再嚴格地講到八十歲，才算得了壽。所以古時講這個壽，長短說法不一致的。雖然是夭與壽的說法不一致，但是這裏講無定，有的是夭折了，有的是得了壽了，得壽有年歲久、有年歲短一些，都是無定的。

我們研究《維摩詰經》研究到這裏要了解，一個人的身體既是死，誰能想得到？想不到的。不要以為年輕，說不定。年紀老更不必說了，年紀老的人叫做風燭殘年，

年紀老的人就像風中點的蠟燭，風力稍微加強一點，這個燭就滅掉了。你不要看老年人什麼都好，不一定，說不定忽然之間一口氣不來，身體就死了。年輕人應該說來日方長，這也不敢這麼說了，「黃泉路上無老少」，所以我們凡夫眾生不管在那一個年齡，自己就要反省，這個身體是靠不住的，隨時都有身體不存在的這種顧慮的。我們學這部經，聽到這二句經文，就要想到不管是在什麼年齡，就要覺悟這個身體，誰都不敢保證自己活到什麼時候，就是時時刻刻為了要了生死來修行。為了生死來修行的時候，就在平時，普通法門它就是要求開悟，然後來修。我們念佛的人，就是悟到這個道理就要念佛了，念佛就是為要脫離六道輪迴，也就是脫離娑婆世界的六道輪迴，要往生到極樂世界。念佛的時候就要有這樣的要求，脫離娑婆世界六道輪迴。平常念佛的時候要有這個觀念，不念佛的時候要憶佛，憶佛也要有這個觀念。所以在平常就要這樣修行，不能到壽命快要終了的時候，甚至於很快身體就要滅亡的時候，那時候來不及了。為什麼來不及呢？平常沒有把生死煩惱壓得住，到臨命終的時候要想壓也壓不住，所以平常就要這樣練習，到時候才有把握。還要有人助念，因為煩惱種子平常雖然壓得住，但是種子沒有消滅掉，臨命終時候生死關頭，

種子容易起來，所以必須要助念的人來幫助念佛，幫助往生的人提起他的正念。提起正念就把一切煩惱壓伏，臨命終要斷種子也已經來不及了，就把這個煩惱還是繼續壓下去，由助念的人提起他的正念——就是清淨的念頭。提起來就是感應阿彌陀佛來接引，一接引，就往生到極樂世界，這就是脫離生死之苦了。

是身如毒蛇。如怨賊。如空聚。陰界諸入所共合成。

這個身體，「如」是比喻的話，有如「毒蛇」。這個蛇很可怕的，加上一個毒字，毒蛇更可怕了。毒蛇在那裏呢？不是外面那個蛇，是我們本身就是這個毒蛇。本身就是這個毒蛇，古注，就是祖師注解有四條蛇，我們身體有四條蛇。這四條蛇：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就是四大（四大種）。我們這個身體叫色身，色身純粹就物質來講，物質這個身體，不外乎這個四大種構成的。四大種構成這個身體，不學佛的人就把它當作非常寶貴，沒有一人把四大假合的身體看清，人人都特別看重自己這個身體。在這個經文一分析，這個身體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種，就像四條毒蛇一樣的，構成我們這個身體。我們想想看，我們身體還要把它當作一個寶物來看嗎？

這個身體不但是如毒蛇，還「如怨賊」，怨賊，怨是像怨家那樣的，有怨恨的，賊是賊害的。怨賊在祖師注解有五種，五種就是五陰，也叫五蘊。五蘊第一個叫色蘊，色蘊就是身體，後面受、想、行、識四種，是精神方面，也就屬於心的這一方面，也就是身心合一，構成我們的人身。前面講四大種合起來這個身，純粹就物質來講的；現在講五陰是就身心合起來講，這個五陰就是怨賊。我們人身有身體、有心理合起來，這就是五蘊和合的，才有我們眾生這一生的生命。這個生命，我們學佛的人在這裏知道，它就是怨賊，時時刻刻在那裏，就像冤家來找麻煩，就像賊一樣，把我們家裏東西偷出去，賊害我們。一般人把自己的五蘊和合這個生命看得非常重要。我們現在可以研究經文，看這一個，想想看，它就是怨賊，這有什麼可貴的？

「如空聚」，空聚就是空的一個聚落裏面，聚落的是一個空聚落，比喻是什麼呢？比喻一種六入。凡夫眾生講這個六入，入就是入進去，入到空域這個聚落裏面。

「陰界諸入」，陰是五陰，界是十八界。這些算起來，就有一定的數目字，十

八界這個諸入。六入有兩種，兩種六入加起來十二入。我們這個身體就是由於五陰、十八界、十二入「所共合成」，由這些法，五陰、十八界都是法，合起來我們這個人身。分開來的話，那裏有我們這個人？我們人身屬於那一個法呢？屬於五陰，五陰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屬於陰呢？還是屬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呢？一分開來，都不是。十八界、十二入一分析，什麼都不是，這樣看起來，我們這個人身就跟前面講的，是虛的、是假的東西。既然是虛、是假，你還執著幹什麼呢？放下。學佛最重要能夠看得破、放得下，覺悟就要看得破了，然後把這些放得下去，就行了。

這裏舉的比喻，祖師的注解它有故事，前面一段跟這一段講的，都有故事，這個故事不能講，講那個時間太長了，就把故事所表的法講一講就可以了。這一段經文就教我們學的人，把自己身體當作是毒蛇、是怨賊、是這種種的，當作這樣的話，我們就不要執著這個身體。剛才講的是放得下，也是古人講的，古人教我們把這個放下去。放下去不是說連這個人身都不要了，就錯誤了，我們這個人身雖然是如毒蛇、如種種的怨賊，但是我們還要用這個身體來學佛、來學道。要緊的就是不要執

著它，執著就是我執、法執。法執的道理太深了，就講我執，我們人人所執著我們這個身，人身不是完全放下不要，而是破除執著這個觀念。破除執著這個觀念，我們才能夠發心學佛，自己度化自己、度化別人。有這樣自度度人這種的菩提心，那還敢在世間跟人家爭名奪利嗎？再好的引誘他也不敢了，所以放得下是放下執著。

第四十講

諸仁者。此可患厭。當樂佛身。

「諸仁者」，就是稱呼釋迦牟尼佛派的文殊師利菩薩以及其餘的菩薩、那些大弟子，稱呼他們諸仁者。「此可患厭」，就把前面一般凡夫這身體，用種種的比喻，比喻都說過了。就知道我們凡夫有這個身體，就是一個禍患的來源，凡夫身有大患，有這個大患，為的就是有了身體。這樣的身體是厭的，厭就是不要執著有大患的身體，所以說告訴諸仁者，眾生的身體是可患可厭離的。厭離的不是講我們的身體不要，就是把這個身體，看前面那種種的比喻，能夠覺悟了，覺悟這個身體是無常的、是苦的，這個要厭離，就是不要執著。我們凡夫沒有一個人不把這個身體看得很真實，這是凡夫所以生死不能了，就是看不破假的身體，以假當真，所以這就有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。這個要厭離，把自己的身體看破了，就不要執著了，不要執著，這裏講佛的法身，才能夠得到法身。法身不但佛有，我們眾生都有，佛就是把這些身見、執著有我、執著有法（我、法二執）完全把它破除，而且厭離掉了，才能成佛。我們

學佛就是這樣學，先要看破。看不破，前面有那些比喻應該看得破了。看破之後，就不要有我執、法執。我執、法執怎麼能夠一下就能去得掉？去不掉，慢慢的，方向定住了，慢慢地去，這一生去不了，再一生，再一生去不了，在未來真正學佛的人往這學的話，他可以保持人身，不會墮落到三惡道裏去。所以真正學佛，學普通法門，他可以這個人身一直修到成佛。學到什麼時候呢？三大阿僧祇劫。這時間太長了，這麼長時間，難免其中失掉人身。為了防止這樣的事，這種有可能把人身失掉，那怎麼呢？只有念佛法門，念佛法門念得好，這一生就離開娑婆世界、六道，到極樂世界一生成佛。所以這樣研究起來，我們今日之下要想當生成就，到極樂世界一生成佛的話，只有修念佛法門。

「諸仁者，此可患厭，當樂佛身。」這個樂，在別處念勒，在這裏因為前面講的諸仁者，《論語》裏面講「仁者樂山」，仁者樂山那個樂，讀要。所以這裏開頭講諸仁者，這個樂，樂當好講，喜好。喜好什麼呢？喜好佛身。佛的身體，這裏講佛身，包含佛的丈六金身、法身，這是總起來講。丈六金身你怎麼好？丈六金身是佛

的身體，凡夫眾生有自己身體，所以這個裏面包含法身在內。下面就講法身了。
所以者何。

這裏解釋為什麼要「當樂佛身」，這要分辨，怎麼分辨法呢？佛的身體雖然比我們眾生要高大，我們眾生身體，小孩是五尺之童，那是古時候尺，不是現在的尺，小孩子五尺。成年人呢？就多一些，佛是丈六金身，雖是丈六金身，佛住在世間也有時間性的，比如釋迦牟尼佛八十歲，八十歲以後就不住在世間了，他有一定的時間。就是佛住在世間度化眾生，他也有時限的，有限定的時間。「當樂佛身」，就是教我們學這部經的人，就要把法身開發出來。

佛身者。即法身也。

法身可是難說了，雖然每一個眾生都有法身，但是每一個眾生都不知道自己有法身。自己都不知道有法身，你看現在怎麼了解呢？所以祖師注解用了很長的一篇文字來解釋。在這裏我們沒辦法把祖師注解那個文字，完全照著那樣講，花的時間

太多了，扼要的我們求其一個了解。就是說佛的法身無處而不在，法身在那裏？《楞嚴經》裏面講「清淨本然」，法身是清淨的，一點汙染都沒有；本然，本來就是這樣的。再呢？「周徧法界」，周徧，是周到了整個法界，無處而不是法身。我們就要從這裏去悟，既是周徧法界了，我們就這樣研究了，周徧法界，法界在那裏？什麼時候、什麼地方是法界？《金剛經》裏面講無四相，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壽者相」，壽者，一個人的壽命，這個相也沒有，「無眾生相」，四相都離開，沒有。可是在《金剛經》裏面講，注解把這個四相講無，接著又講有，有四相，從《金剛經》裏面又講無又講有，合起來就是體空相有。體，本體，真如本性法身不動的，完全是靜態的，就是空。要起作用，無論那一尊佛，成佛之後，他不能一直在那靜態如不動，那不是成佛的目的，成佛之後就要出來度化眾生，度化眾生就要動了，就動態的。不是靜態的，要動態的，一動就有相，這叫體空相有。再有一句話，「真空妙有」，意思還是一樣的。

從這裏講，佛的法身無處而不在，世間無論那一尊佛教化的世界，釋迦牟尼佛

教化這個娑婆世界，阿彌陀佛教化這個極樂世界，那個世界都有相。極樂世界的相當然最好了，娑婆世界這個相，就我們凡夫眾生來看，我們住在這個世間，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高山有土石流有山崩、河有氾濫、整個大地有地震的時候，這有什麼可貴？但是我們凡夫心裏就是很危險的，人心惟危，我們凡夫眾生的人心就是很危險的。心裏危險，由凡夫眾生心裏現出來的山河大地，也就是危險的，這就凡夫眾生來講的。

法身既然是無處而不在，我們找法身，不但想到法身是真空的，也要想到妙有。妙有就是我們凡夫眾生看見山河大地、日月虛空，這是一個假法，但是講到真理，講到要求到自己的法身，就在這些相上面去找。這些相，我們現在娑婆世界看這些相，都是苦惱的。比如我們種種的相都是一種障礙，都給我們無窮的苦惱。但是你要叫釋迦牟尼佛看，苦惱在那裏？沒有啊。佛就把一切的相都是轉化為本性，不但釋迦牟尼佛把娑婆世界的一切相轉為法身，西方極樂世界、東方藥師佛的世界多得很，十方佛的世界，無論那一方恆河沙數的，那麼多的佛的世界，要找法身，也都

是在相上面去找。這個不是說把這相滅掉了以後，就無相了，法身就出來了，不是這個講法。當體就在這個假相上面，當體就看到、就顯出來法身。

我們從經上面了解這個道理，當然實際的工夫我們沒有的，但是按照經文所講的，我們自己往這裏面研究，一邊研究一邊自己來練習。練習什麼呢？你就把山河大地認為都是從我們自己心中現出來的，我們人心惟危，我們有危險的心才有危險的山河大地，我們要把心轉成平等心，山河大地就是平等了。平等，你拿一個東西試試看，無論什麼東西，你把鐘錶或者茶杯子，不把它放平，它馬上就倒下來；無論什麼物品，你要把它放平，它才不會倒。拿我們眾生心來講，我們眾生的心不平等，不平等就是危險的。世間這些各種相，要不受這些相的危害，從那裏才能不受呢？先把自己心調整調整，調整成平等。

山河大地還不容易明瞭，我們就拿人來講，你對於一切的人，看上去都認為每個人都有法身，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有真如本性。這樣一看的時候，好人固然是很好，一切的惡人，在你的心裏，把這惡人的那種惡的法也把它消除了。自心中平

等，就拿平等心看一切眾生，一切眾生都有本性，他造的業也好，無論造善業、造惡業，都把他看成有本性，你的自心中就平等了。外面的一切人，你只要拿平等心對待他，他對你來講，就沒有任何障礙，再惡的人你都拿善意對待他，他也不會來危害你。所以我們人處在世間，只要拿這個平等心來對待一切人的話，你自然在人世間沒有任何障礙了。也沒有任何冤家、仇恨的人，心中平等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可以這麼練習。佛身就是法身，研究這兩句經文，一方面要求明瞭這個道理，再一方面，道理明白之後，就要去求法身，就要把法身能夠開發出來，剛才講的就是這兩個要點。現在從經文裏面告訴我們，學這部經的時候，就要怎麼樣把法身能夠學好，學到了法身。下面經文就說了，法身怎麼開發出來呢？經文說：

從無量功德智慧生。

「無量功德智慧生」，這個生字，不是生滅的生，是要把自己法身開發出來，這個生就是顯示出來。顯示出來，在這裏就用一個生字來表達。法身是不生不滅，當然不是講生出來的，是開發出來、顯示出來。用什麼顯示呢？無量的功德、無量

的智慧，用這兩種。這就是講到佛，佛已經把法身完全開發出來了，我們學菩薩道，就是要學著把法身開發出來。你怎麼樣開發自己法身呢？功德、智慧。講功德、智慧還不夠，無量的，無量的功德，量就是數量。做這一樁功德，再做另一樁功德，做的是數都數不清的，叫無量的功德。智慧呢？用種種學佛的工夫，戒、定、慧，守戒才能夠有定工夫，有定工夫才能開發智慧，戒、定、慧。戒、定、慧都不是在那裏打坐，坐在那裏不動，戒就是無時無處而不守持這個戒律。受戒要得戒，雪廬老人過去講過的，你要受戒的話，無論受的是五戒、菩薩戒，出家的有這個比丘尼戒、比丘戒，多得很。無論是受那一種戒，戒師父把這戒授給你的時候，你心裏突然一種感動、一種震撼，就得了戒了。如果戒師父講戒，受戒的時候心裏無感，就沒有得到戒。沒有得戒，已經受了戒，名義上受了戒，但是平時要能把這個戒，按照戒律所規定的在那裏執持不要放棄，這也可以。所以由戒，然後定力深厚的話，就發生智慧，所以這裏講智慧也是無量的。

除了戒、定生出慧以外，平常我們在世間，不說別的，就講儒家的學問，孔夫

子教人學道，就從禮樂上來學。禮樂開始就講規矩——守規矩，守規矩才有定工夫，心裏才不亂，然後自然智慧開出來了。所以無論儒家、佛家，講開發智慧，除了正式講戒以外，平常你自己修道辦一些事情，基本的就要守住規矩。家長教育兒女，基本的就是教兒女守規矩，學校裏無論那一級學校老師要教學生，也要教學生先守規矩。這樣的話，就發生智慧了，智慧就出現了。

要開發法身，首先在這裏講就是要功德智慧，少了還不行的，要無量的，就是從無量的功德智慧來出現了，法身就出現了，現出來了。這個功德智慧，都是從這些具體的行動做出來的，講功德，什麼事情也不辦，那有什麼功德？智慧，剛才講的那些事情，什麼都不追求、也不講也不修，那有智慧呢？所以功德、智慧都是要從一件一件的功德、一件一件事業，那些具體的事情做出來的。這不能是空談，空談說說而已，就是一個人「說食數寶」，肚子餓了，說這個好吃的，那好吃的，一口飯也吃不進肚子，餓還是餓；數寶，把銀行的那些鈔票數得很多，鈔票是人家的，你自己沒有，做生意一分錢也沒有，那有什麼用處？所以只說不做的話，沒有功德，

也沒有智慧，所以必須從那些事情上面才能生出來，才能把這個法身求得到。

從戒。定。慧。解脫。解脫知見生。

前面講從無量功德智慧生，那是要求開發法身，那兩句，初入門要學就是功德智慧。剛才念的這幾句，是分開來講，不但這幾句分開來講，往下這個都是分開來詳細的講。「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」，這五種叫做「五分法身」，分開講就是五分法身，所以把前面分開來講。這五分法身，其中這個解脫這個解字，《金剛經》裏面注解，注解《金剛經》的大德他主張這個解讀械，解脫。解是什麼呢？比如說犯罪的人，古時候把犯罪的人抓起來，上面戴枷下面鎖，戴枷鎖。枷是什麼？用兩塊板夾著頸子。這個腳呢？上腳鐐。在犯人的身上，犯罪的要戴器械，這就是械，械就是刑具。犯罪的人，要給刑犯刑罰的一個器具加在他身上，就叫械。解脫呢，就把它解開來，解開來，器械就是脫離了，這讀解(音械)。這裏我們還要讀解(音姊)，解脫是在我們眾生的心裏，心裏要把煩惱解脫掉，煩惱一解，煩惱一解這就脫離了，這叫解脫。解脫知見的解也是讀解(音姊)。

從慈悲。喜。捨生。

「慈悲、喜、捨」，每一尊佛，他從修菩薩道，就要開始修慈悲喜捨，修成功了，把慈悲喜捨修圓滿了，成佛，也就是得了法身。慈，是學對待一切眾生都要慈心來對待。悲呢？也是對待一切眾生，各位都會了解。從開始學菩薩道就要學慈悲，慈是給眾生的樂，悲是拔除眾生的苦。喜是要用佛法來教化眾生，叫眾生得到法喜。捨是什麼呢？佛有十力，其中就有捨，捨什麼呢？就菩薩自修來講，我執、法執都要把它捨棄掉，這是就佛法來講。講到世間一切事情，都是自己捨給別人。我們學菩薩道，人家所需要的，我們就是把自己捨下來，讓給他們，這就是捨。這一捨，好了，就自己修持工夫來講，我執、法執就開始在捨了，捨一分就得一分的功德，捨十分就得十分的功德。所以這個捨字重要，捨到圓滿，佛就成就了。無論那一尊佛，都是慈悲喜捨到了究竟的境界了。

從布施。持戒。忍辱。柔和。勤行精進。禪定。解脫。三昧。多聞。
智慧。諸波羅密生。

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」，菩薩學六度法門，前面三種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「柔和、勤行精進、禪定、解脫、三昧」等等，除了精進、禪定、智慧都在六度之內，其餘的呢？都是從六度裏面分出來的修行方法。比如「解脫」，解脫就是八解脫，八解脫也叫做八背捨。八背捨也是在講四禪，在禪天裏面，四禪天、四空天裏的空界的，從那裏分出來的。「三三昧」，就是解脫之後叫做三昧，三昧就是三三昧。那個是三三昧呢？祖師注解說了，空、無相、無願。這個三三昧就是空三昧、無相三昧、無願三昧，三三昧都是講修定功。三昧就是定，修定功就要講空、講無相、無願。修三昧在修定的時候，如果你還有各種相、發願的願心，心裏還有那些，三昧修不成的。三昧入定，在定功的話，就一心在定，所以三三昧沒有那些。講空，空好像無相，空真正講，空也是相，虛空也是空相。這叫三三昧。這個三三昧包括前面解脫，都是包含在禪——六度裏面禪定，都是包括在禪定裏面，然後由禪定再分出來詳細的講解。「智慧」就是六度的最後一個，這一度就是智慧。由前面六度講五種，最後就真正的開發智慧了。

第四十一講

從方便生。從六通生。

我們從這裏開始。這是接著前面開始講，維摩居士就跟大眾說了，「諸仁者」，就稱呼去看他疾病的佛弟子、菩薩，你們要學成佛的話，必須了解成佛的法門，這是一開始就有講。

佛身從那裏開始學呢？前面已經講不少了，這裏接著講「從方便生」，方便前面已經講過有好幾種，正式說起來，三藏十二部所講的方便法，那非常多的，這裏講方便生，就是一切的佛法講的都是用方便法，不用方便法，沒法子講。所以佛用言語，然後佛弟子把佛的言語記錄下來變成文字，這都是方便。這裏講從方便生，我們學佛要想成就，就要在這些方便上研究。佛經裏所講的道理，都要好好地從這一篇來研究。

「從六通生」，就是六種神通。六種神通不必詳細講，祖師就說了，必須由六種

神通來學習，然後才能成就到最高的境界。祖師怎麼說呢？必須由六種神通來學習，六種神通怎麼學習呢？「無方之化」，這個神通，無方的方，是方法、方所，所是所在地，方法是一種說法（佛法的法）。你這個神通學好了，你說法沒有一定的方所，也就是說沒有一定的場所，也沒有一定的方法，這就得了六種神通。就是無論什麼時候，也無論什麼地方，不拘定，不要拘定某一個地方、某一個方法叫無方。有這個無方的說法，然後才能成就。成就什麼呢？成就一個學道的最高境界，叫「無極之體」。什麼叫做無極之體呢？也就是說對於涅槃的這個境界，涅槃就是證到涅槃，對於涅槃的境界也悟到了、通達了，到了無極之體了。所以有無方的說法得到了無極之體，這就是六種神通成就之後，才得到這樣的境界。

要得到佛的法身，那要從那裏學呢？從六通才能生，生是一個比喻的話，就是你要得到佛的法身，就要有六通——六種神通，把自己的本性，也就是法身開發出來，開發在這裏講就是生。儒家的學問，各位可以看一看，孔夫子在《易經》裏面講「陰陽不測之謂神」，太極要起作用有兩儀，就是陰陽。陰陽怎麼起來的？沒辦法測量

的。那就是說我們學佛，學佛要自性起作用的話，首先就把陰陽兩種氣氛分出來。原來我們太極就是本體、就是法身，在那裏是不動的、靜態的。要起作用，自己也教化別人，那就分，從渾然一體分出來陰陽兩儀。這個陰陽兩儀怎麼分出來呢？沒辦法測量的，陰陽不測，這叫神。這裏講神通那個神，六種神通在經裏面、注解裏面講，是講學習，在學習的時候、已經得了成果的時候，都是不測的，都是神，誰也沒辦法測。測就是研究，你研究不出來的。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就像人喝水一樣的，是冷的、是熱的，喝水的人才知道。那就是說你學這個神通，人家不知道，你自己知道。

從三明生。

「三明」，就佛這一方面來講，叫做三達，達是通達的達；在羅漢這方面講是三明。第一個宿命明，宿就是過去世叫宿，命就是人的生命的命，宿命明，明是明白的明。得了宿命明的話，知道自己以及知道他人（他人就是一切的人）宿世（過去世）的生、死這種狀況。這就不容易了，知道一個人，比如說知道自己過去多生多劫以

來，如何生，然後怎麼死，生有生的狀況、死有死的狀況，能夠把這種都明瞭，好不容易。不過這裏宿命明範圍有小、有大，羅漢知道的宿命明當然比不上佛。而且小乘的羅漢、大乘的菩薩有不同的，到了佛的境界叫三達，更圓滿了，就算小的宿命明也不容易。比如說我們每個人就在這一生，少年的事情、壯年事情，到了老年了都把它忘記了，前生那更不了解。這樣看起來，得宿命明是很不容易的。再講得天眼明，天眼明是知道未來的，前面宿命講過去的，這個天眼明知道未來自己以及一切他人生、死狀況。第三就是漏盡明，漏就是煩惱的一個名詞，漏盡就是煩惱都斷了、斷盡了。得了漏盡明的時候，知道現在自己跟他人一切苦惱的狀況。還有呢？把一切的煩惱都斷盡了，這叫漏盡。

這個三明就是得了結果，結果我們學的話，知道了結果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？要知道怎麼學，學從那裏開始學呢？因果，就從因果上去研究。從因果上來學可以知道過去，從因果上來學可以知道未來，兩種都學好了，可以得漏盡通。在因果上來學的時候，如果現在遇到各種苦惱的事情，比如說得了疾病，有了疾病的話，當

然要找醫師來治療，一方面請醫師治療，一方面要了解過去世造了某種業，然後才得了這種病苦，這是了解過去的。再呢？了解過去就要懺悔，不希望未來再有這種病苦。尤其是生死大苦，現在就要從因果上來學，學因，你要知道怎麼樣把自己這個病苦轉成解脫的境界，了解這個之後，絕對不敢再造惡業了，不造惡業，就是將來不會受果的。當下這樣學，當下就有受用，學得好就能得到三明。

從三十七道品生。

「三十七道品」，學佛學三十七道品是基本的一種修行。三十七道品有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前面三種，後面不必講了。《阿彌陀經》裏面只講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，連同前面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合起來有三十七道品。在娑婆世界學佛，無論那一宗都要學三十七道品。到了極樂世界呢？不同了，前面四念處，這個不必學了，還有四正勤等等，因為到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雖然是凡夫眾生帶業往生的，一到極樂世界，身體都是蓮花化生，都是清淨的，不須要有四念處這個觀，所以極樂世界四念處、四正勤等等以外，四如意足有時候還講一講，所

以只講五根、五力等等了。但是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，四念處也不能完全講，前面已經跟各位說過了，就說四念處叫四念處觀，觀就是觀察自己、觀察眾生。觀察又分成四種：觀察身體，觀察我們在娑婆世界各種所受(接受的那些苦惱)，觀察我們自己的心，再觀察佛法的法、世間的法，有四種。這四種就是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四種觀。

這種不淨觀，普通只講觀身不淨，觀我們自己的身體不淨。自己想一想，我們的身體實在是不淨，這不必多講了，身體流出的汗、鼻孔裏流出來的鼻涕、排泄出來的糞便等等，都是不淨的。分析起來太多了，整個講，不淨有五種，一是種子不淨，種子怎麼不淨呢？我們眾生，就拿我們人道眾生來講，人道眾生入胎的時候，這就是不淨。入胎住胎，住在母胎裏面就是不清淨、不淨的。再呢？住處不淨，住是講入胎之後，一般人好講的是什麼入胎？靈魂。一個人死了之後，身體死了，靈魂還到處遊蕩，遇到父母兩性交合的時候，它就入胎了。入胎還沒有什麼形狀，然後逐漸逐漸的長成人的形狀，就在這個過程之中，他住在母親的胎裏面，母親的五

臟，在五臟之中，他住在那裏這就是不淨，就是種子不淨、住處的不淨。

再觀察自己身體，小孩子從母體出生的時候，從嬰兒長大成人、到老死為止，這個身體仔細想起來不清淨，這個叫做自體不淨。自己的身體不淨，拿一個字解釋叫做相。這個相，分開來講呢？詳細講叫自體不淨，自體不淨就是想想我們這個身體，我們自己的身體，身體是什麼相呢？四大假合的相，四大地、水、火、風合起來，成為我們人的身體。這個人的身體，一般人不了解，認為我們身體很好、很清淨，常常洗洗澡覺得很乾淨，實際說起來，你看看外面地、水、火、風，那一種都是不清淨的。現在有四大種子會合在我們這個身體，你說這是清淨的嗎？不了解，不了解分析起來，我們四大會合的這個身體，有頭髮、有皮膚、有眼睛，那裏都不淨，所以這叫自體不淨。

最後是究竟的不淨。究竟，一個人到究竟，什麼時候就死了，一死，這個生命就究竟了。死，想想看身體一死的時候，過不了幾天，身體就腐爛了，如果不埋葬的時候，身體就有很多小蟲，就算是把他埋葬起來，埋葬在土裏面還是不淨，這是

古時候，現在按照國家制度要火化，火化了變成灰，變成灰，灰還是不淨的，所以這個是究竟的不淨。

把這五種不淨簡單的這麼分析，就知道我們一個人身不要執著。我們學佛的人知道得一個人身好不容易，得了這個人身，這樣一研究的話，有這五種不淨，我們還要把這個身體當作非常好的身體去執著它？不要執著，執著身體就苦惱無盡了。不執著怎麼呢？我們要了解得這個人身，「人身難得佛法難聞」，這個人身雖然有五種不淨，但是我們就憑這五種不淨的人身（不要像一般人那樣的生來死後都不淨），我們就要用五種不淨的身體聞佛法。佛法實在是難聞，為什麼呢？要有善根，他才聞得到佛法。沒有善根，各位可以試驗試驗，你要是到外面勸那些沒有善根的人，請他學佛，他聽不進去。所以你要是勸你的親戚、朋友、同事，勸他學佛，他一聽就有興趣，就來學了，可見這個人有善根，所以能夠把他勸化過來學佛，他一定是有大善根的人。觀身不淨，記住古人講的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，好好的學佛，把這個不淨的身體轉成清淨的身體。轉成清淨身體，那就好了，學佛就有成就了。

四念處第二念是觀受是苦。受，是我們人一切得接受的。人與人之間，接受他人加給我們的，這種外來的力量，現在人叫做壓力。我們每一個人接受他人給我們的壓力，不必多講，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，太多太多，所以觀受是苦，是太苦了。這個壓力你分析起來，從學習一切的事情，好不容易，都是有一些壓力。跟任何人相處，他有他的主觀的意識，他有他的主觀意識來要求你接受他的這個意識，他就給你一種壓力。任何人都認為自己的見解是正確的，要求別人接受他的這種見解，這就是給人家一種壓力。每一個人都如此，給人壓力的人，他本身也受他人的壓力，互相給這壓力太多，這個受你想想看，多麼痛苦。在家庭裏面，古時跟現在不一樣，古時候講基本的夫妻，兩個人都要尊重彼此的意見。夫妻的妻，妻者齊也，齊是齊家的齊，平等，既是平等的，互相尊重，所以在古時候講夫妻，沒有問題。現在不同，現在如果我們不是學佛的人、不是學道的人，夫妻兩個人，丈夫要求妻子接受他的見解，妻子要求丈夫接受她的意見，互相給對方的壓力。這還是夫妻，講到外面的上下的關係，在上面的長官，好的長官還了解道理，還不錯，遇到暴虐無道的長官，他一定要求部下完全照他的意思來做，不順乎心的話，他就把你開除掉，這

就是壓力。在現在，不但是上級的，下級的幕僚人員也會給上級壓力，動不動就抗議，不管有理無理，凡是違背自己的利益的話，他就抗議，上下都有壓力。朋友之間不必說，彼此都要求把自己的想法加給對方，人人都受壓力，人人都給別人的壓力，你想這個苦不苦？這叫觀受是苦。

我們學佛的人當然不會壓迫別人，但是別人壓迫我們怎麼辦呢？讓字，一個讓，不管任何的壓力來了，都讓它。所以儒家講禮讓，禮讓一開始，外來的任何壓力你一讓，壓力（就是它的力量）使不上，自然就消失掉了。講到深處，禮讓就把我執讓掉了，我執、法執讓掉了。我們學佛把我執、法執一讓，讓得乾乾淨淨的，就成佛了，你看這個讓字重要不重要？佛法講轉，把一切惡的不好的力量，把它轉成好的力量，佛法只要一個轉，轉不淨的為清淨的，轉苦的為樂的。

後面四念處觀心無常，我們凡夫眾生的心理是沒有常的。一是觀法無我，觀法無我，法是一切的法。你看世間的這些法，人、事、地、物，那一個法都無我，找不出一個我在那裏。三十七道品講四念處就可以了，其他不必講了。

從止觀生。

止觀是什麼呢？止是把這個心安住在一個地方。觀呢？就把觀這個念頭怎麼起來的、怎麼樣滅掉的，基本的工夫就觀這個心，觀心就觀自己的念頭，這觀心法門。觀心法門這個心，我們凡夫眾生這個心，就是念頭一起來，馬上就滅掉了，叫生滅法，生滅法就是指著這念頭。把這個心念觀，先把這個心念看它怎麼起來、怎麼滅下去，最重要的就是把心止在一個地方，這個生滅不定的，把它定在一處，叫止。久而久之，念頭——生滅這個念頭，只要心定在一處的時候，也就是止在一處，日久天長的這樣用工夫，就能夠開智慧。淨土法門叫念佛，持名念佛就是要學一心不亂，把這雜念的念頭，持，執持一句阿彌陀佛，這個佛號就把心（散亂的心）止在佛號上面，散亂心不亂，定在一處，就開慧。所以有很多用工夫老實念佛的人，念著念著他的智慧就出現了。念佛智慧一開，淨土念佛法門是難信之法，沒有智慧的人，他怎麼也不相信，智慧一開，難信之法他就信了。止觀在這裏講的是一個原則，修止觀的，各宗有各宗的法門，天台宗有天台宗的止觀法，唯識宗有唯識觀，禪宗早

期有觀心法門，到後來才有參話頭，參話頭還是離不開觀心法門的，所以各宗有各宗的觀法。既然這裏講止觀，它包含各種的止觀方法，可見是重要了。總歸起來講，止是定工夫，觀是屬於開智慧的慧這個能力，所以修止觀修得好，就有定工夫、有智慧。

從十力。四無所畏。十八不共法生。

佛有十種大的力量，這個前面講過了。四無所畏，前面也講過了。十八不共法，前面也講過一部分，這裏不必再重複講。這就是講生，要成佛就要學佛的十力，要成佛就要學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，這個都是要學習的，所以生，學這些法，就能生這些有定、有慧的，能夠成就，能夠成佛。下面講斷惡行善，經文裏面講：

從斷一切不善法。集一切善法生。

這兩句一口氣念下來，「一切不善法」，包含一切造惡業的法。「一切善法」呢，包括一切的善法，就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這兩句話。你要學佛，要想成佛，

就從斷一切不善法，集是把它匯集起來、集合起來，一切善法，就從這兩種斷惡行善生出來的。下面講：

從真實生。

「從真實生」，講究真實，我們念佛，雪廬老人就是勸念佛的人老實念佛，老實念佛就是真實的念佛，真實的念佛就是這裏講的從真實生。真實怎麼生呢？能夠修真實法。眾生學佛必須有善根，必須真實的來學，他才能夠把善根生出來。善根是人人本有的，你要開發自己本有的善根，就是不能說說就算了，要下真工夫，他的善根才能生出來。所以在這裏講從真實生，研究教理用工夫來實行，這個實行無論是天台宗的止觀、唯識宗的唯識觀、禪宗的觀心、還有密宗的三密加持，都是要真實的來修、真實的來學，才能有善根。有善根的人，你學那一法門都有成就，所以在這裏講從真實生。

從不放逸生。

學佛不要放逸，不能今天學一學，我再休息幾天。或者在正在用工夫的時候，心裏又放出去了。這個學問之道，把放心收回來，這叫不放心、不放逸，這才能成功。下面講：

從如是無量清淨法。生如來身。諸仁者。欲得佛身。

從無窮無盡無量的那種清淨法，前面都講過了，才能夠生出如來身。最後維摩居士就說了，「諸仁者」，就告訴去探病的那些佛弟子、菩薩、大菩薩，你們要想得到佛法身，就是得了佛的法身。

斷一切眾生病者。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要發心，發什麼心呢？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是梵文，翻成我們國家的文字是無上正等正覺，無上正等正覺就是成佛了，要發成佛的心。

如是長者維摩詰。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。

「如是」，就是把前面的所講的話總歸起來，如是，就像那樣。「長者維摩詰」，

「為諸問疾者」，為那些佛弟子、大菩薩，「應」就是感應，為他們說以上的這些法。最後一句話總結。

令無數千人。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就令無數的，千人已經很多了，無數的千人都發了成佛的心。維摩大士講到最後，就是教大家都要發，那時候對佛弟子以及大菩薩講的，我們現在學這部經，也就等於維摩居士對我們講的，我們大家都要發，發什麼心呢？發成佛的心。

維摩詰所說經講記(三)

第四十二講

爾時長者維摩詰。自念寢疾於牀。世尊大慈。寧不垂愍。佛知其意。即告舍利弗。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在這個之前，我們先看這個題目，雪廬老人做的〈表解〉，各位〈表解〉帶來的話，就有辦法來看，如果沒有帶來的話，聽一聽也可以。

〈表解〉是第十一頁，解釋這一品，把品的名稱先解釋。上面是「第三弟子」，這是個題目。這有兩段，第一段是「正明來意」，第二段是「釋弟子義」。

「正明來意」，就是說維摩大士從他的本國妙喜，從妙喜國來到我們這個娑婆世界，這個意思是什麼？在這一條就講到維摩居士藉著生病，就由釋迦牟尼佛派遣大弟子以及菩薩去問候維摩居士。那些弟子以及菩薩等都講出他們過去講佛法的道理，都被維摩居士呵斥過的，所以他們都不敢去問維摩居士的疾病。就藉著諸弟子講過去的事情，還有菩薩也都是，藉著這個事情就顯示維摩居士那種智慧超過這些

大弟子、超過那些菩薩。維摩居士既然智慧這麼高超，使得當時四眾弟子（佛的四眾弟子：比丘、比丘尼，在家的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就是出家的二眾、在家的二眾），就教四眾弟子都要學大乘法門。並且這一品裏面講佛法的道理，也幫助前面講的〈佛國品〉，〈佛國品〉講最重要的是心淨則佛土淨，心淨則佛土淨，這就可以跟這一品合起來。記住這一句話，既是心淨則佛土淨，在前面〈佛國品〉裏面講小乘弟子、凡夫眾生為什麼見不到佛國的那種清淨的國土呢？就是說必得要發大心，發大心，心裏一步一步清淨，才可以看佛土就淨了。一時發不出來，所以佛就用他的神通，把當前的一般弟子見不到的清淨國土，釋迦牟尼佛就讓見不到淨土的弟子當下就看得見，這跟前面〈佛國品〉就前後照應了。所以這題目又叫做「扶成佛國」，扶是扶助前面〈佛國品〉裏面講的重要意思，在這一品裏面可以對那個有扶助、有幫助的意思。

第四行講的「折二乘成生蘇教」。天台宗講：釋迦牟尼佛五時說教，第一時講《華嚴經》，小乘弟子如聾如啞、不見不聞，所以初聞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沒有得

到利益的。再拿比喻就是牛乳，牛乳就是剛從母牛擠下來的牛乳，跟那個一樣。那是小乘弟子初聽華嚴的時候，佛講的《華嚴經》對小乘弟子來說就像牛乳一樣的。到了第二個時期佛講了《阿含經》，《阿含經》講的生滅法，小乘弟子就能夠得到用處了，就能夠根據《四阿含經》所講的，可以讓純粹的凡夫一步一步的學聖人，轉凡成聖，這個時期用比喻來講，就是把牛乳做成乳酪。到了後來佛講方等經的時候，方等經很多，總說叫方等經。佛講方等經的時候，學的人就進一步的就能夠學大乘法了。學大乘法在方等經裏面，無論是那一部經，都是呵斥小乘偏於真空，這是小乘所學的，把它呵斥。這個時候聽的人，就發大心了，要學大乘法門了。原來學小乘的，也感覺到不對，也是回小向大。這個時候要用比喻的話，就是把乳酪再轉成生蘇。在經文裏面一般用的是酥，這裏雪公用這個蘇，這兩個字是一樣的，意思是一樣的。在這個時候回小向大，他就有信心了，有信心學菩薩道了，所以就是把這乳酪轉成生酥。

最後這一條「印定成經」，就是釋迦牟尼佛要派遣他的大弟子去問維摩大士的

疾病，每一位弟子都說：我沒辦法去問病的。為什麼呢？各人都講出來，過去都被維摩大士呵斥過的。所以在這裏面，就把佛所認可的弟子，說是不能夠去問疾，佛先是派舍利弗，舍利弗說不可以去、不能去，佛也允許不去，後來又問了第二個，一直至十位弟子，都說不可以、沒辦法去，佛都認可了，這就是印定。印定，把佛所印定的都變成經文了，所以印定成經。把佛所印定，後來由佛弟子把經文變成一本經典，變成經典用處在那裏呢？我們想一想，我們今天學《維摩詰經》，沒有這些文字編在一起成為一部《維摩詰經》的話，我們研究什麼？我們研究，現在就憑一部《維摩詰經》，就是有佛印定之後，編成這部經。所以這一條後面講了，就是「益後世眾生」，讓後來的眾生得到佛法的益處。

後面第二大段，解釋佛的弟子了。佛的弟子，釋迦牟尼佛先派遣舍利弗，一直到後面阿難尊者，一共有十位弟子。所以這一條裏講十子，佛的十位弟子。這十位弟子各有一個特長，他們都是幫助釋迦牟尼佛宣揚佛法。各有一個特長宣揚佛法就有十種的教法，這就是從十位弟子裏面可以表現出來。十位弟子過去都是被維摩大

士呵斥過的，所以第二條講「淨名」，淨名就是維摩大士，他過去呵斥佛的十大弟子。呵斥什麼呢？呵斥他們是小乘的，聲聞是小乘，還有呢？辟支佛是中乘，皆為二乘弟子。藉著二乘弟子他們自己所說的，過去被維摩大士呵斥過的，這就是幫助了解前面第一品的〈佛國品〉，〈佛國品〉重要的一句話就是心淨則國土淨。在這一品〈弟子品〉裏面，主要的弟子所修的那些法，維摩大士要呵斥他，就是讓這些弟子了解心必得要清淨，才能夠得到真正的這個清淨法，所以它是「扶成佛國品」。

最後這一條，「料簡問疾前後」，就把釋迦牟尼佛派遣弟子以及後面的菩薩，派他們去問疾。為什麼先派舍利弗這些小乘弟子呢？佛把菩薩排在後面呢？是有前後次序，有它的道理的。假如說先把菩薩排在前面，先派菩薩去，小乘弟子放在後面，這就是表解裏面講「則失五百法門」。五百法門，就是在前面寶積，在毗耶離城裏面的長者子寶積，他帶了五百位長者子到釋迦牟尼佛這邊來，請求釋迦牟尼佛說法。假使說菩薩眾放在前面，寶積（長者子寶積）以及五百長者子就沒有機會聽十位大弟子說怎麼被呵斥，然後維摩詰怎麼樣開示佛法的法門。因此小乘弟子排在前面。

面，就是引出了維摩大士針對十位弟子所說的法，一個一個的呵斥，然後把正確的道理說出來了，這樣做才使五百位的弟子都能得到利益。

現在我們就看經文了，經文一開始就說「爾時長者維摩詰，自念寢疾於牀，世尊大慈，寧不垂愍。」

維摩大士，他是法身大士，他現出來在家居士這個相。既是法身大士，法身有病嗎？法身說起來不但沒有病，生死也沒有的。維摩居士他以在家居士的身分現在有了疾病，這個疾病怎麼來的呢？而且心裏還盼望釋迦牟尼佛派遣弟子去問他的疾病。鳩摩羅什的大弟子僧肇就解釋了，僧肇解釋，他首先用比喻的話來講，比喻什麼呢？《老子道德經》裏面有一句話「上善若水」，這是老子講的，善就是做一切善業、做一切慈善的事情，這個上善還不是普通的善，上等的善。上等的善是什麼樣？說不出來，拿水來比喻，就是上善若水，這個上等的善，若，就像水那樣的。下面又講了，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」，水利益萬物，它可以把髒的東西洗乾淨，也可以供人家飲（飲，喝水），口渴的時候可以叫人解渴，這個多了。它可以是利益萬物，

雖然利益萬物而不爭，與世無爭，不與一切人發生爭奪的這種行為，這是《老子》裏面所講的，僧肇就把上善若水比喻維摩居士。維摩居士他既然是法身大士，為什麼現在還得了病呢？不但得病，而且心裏還想著希望釋迦牟尼佛派人去問他，問他這個疾病。這個根據一般的凡夫眾生一樣的，僧肇他是拿水來比喻，水什麼呢？任何不清潔的地方，它可以流到那裏去，人家拿很多髒的東西丟在水裏面，水也接受了。這就是維摩居士，他在家的人有了疾病，而且還想著釋迦牟尼佛派人去問候他，這都是表現自己跟水一樣，受了人家的這種批評，他不在乎，他都願意接受。

這第一段就講「長者維摩詰自念」，自己在起念頭，「寢疾在牀」，寢疾，他有了疾病了，睡在床上。這個講的法身大士，那裏會有這種現象呢？但是他寢疾在牀。「世尊大慈」，釋迦牟尼佛他是大慈的。「寧不垂愍」，寧當何字講，當安字講，他何以不垂愍？愍就是憐憫，憐憫維摩居士。維摩居士想，我這樣有病睡在床上，釋迦牟尼佛既是那麼大慈，他為什麼不來問候我呢？這是這一段的話。維摩居士自己居在像水污染的地方，自己居在污染之地，拿這個來做什麼呢？這就引發釋迦牟尼

佛派弟子、派菩薩去問候，藉著問候，那些弟子就說過去被維摩居士呵斥過的，就把過去呵斥的一些道理，一個一個把它說出來。開頭這幾句話，維摩居士的用意就在此。

下面佛就派遣弟子去問疾了。「佛知其意，即告舍利弗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維摩居士心裏一起了念頭，釋迦牟尼佛就知道他這個意思。知道他的意思，即告舍利弗，立刻就告訴舍利弗，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」，汝行，汝就是你，你就去。你去，詣就是到，到維摩居士那裏去探問他的疾病。舍利弗在佛的弟子當中，智慧第一的，所以佛首先派他去問疾。舍利弗，在印度，他這個名字中，舍利是舍利弗母親的名字，弗就當兒子的子來講。舍利弗這個人，他母親叫舍利，他是舍利的兒子，叫舍利子。在印度那個時候，跟我們國家的命名習慣不相同，在印度那時候，兒子以母親的名字做為自己的名字，在習慣上是常常有的例子。舍利弗智慧第一，怎麼智慧第一呢？舍利懷孕的時候——懷舍利子的時候，他母親智慧突然發展出來了，別人跟她辯論，辯論不過她，這就說明舍利弗這個人在他母胎裏面，就使他的母親智慧忽

然變成那麼高、那麼有智慧。這就說明舍利弗在母胎裏面就有智慧的，因此釋迦牟尼佛首先派他（智慧第一）去問維摩大士的疾病。舍利弗就說了：

舍利弗白佛言。世尊。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。憶念我昔。曾於林中。宴坐樹下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。唯。舍利弗。不必是坐。為宴坐也。

宴坐這意思是什麼呢？宴，是講當安字講，安穩穩的坐在那裏。也就是說像學禪的人坐禪，這個根本的修行，很安穩的坐在那裏。怎麼坐法子呢？外面的一切塵累，我們凡夫眾生在世間，就是被那些塵，塵是灰塵，灰塵就是代表煩惱，被那些煩惱把這個心擾亂了，不得安靜，安坐起來，把外來的那些煩惱就像灰塵那樣的把它安定下去。安定什麼？安在心中，把一切的塵勞，也就是塵累——一切煩惱，把它安息下來。安息下來，然後用這個定工夫——坐禪的工夫，把它放在心中。心中就是怎麼定法呢？定於一法，外面雜亂無章那些汙染，像灰塵那麼多的煩惱、雜亂心，都把它安在一個清淨的，而定在一心之中。這個時候，凡夫心都有的妄想（接受一

切煩惱、受苦)的那種心都滅掉了。甚至於把前面六個識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六個識，都把它歸於一心。定在心中，這就是宴坐。總歸一句話，宴坐就是藉著禪坐，把一切雜亂心、一切受苦惱的感受，都把它放下去，只有一個很深的禪定的工夫放在心裏。甚至把這個禪的工夫，這個想法也不要，就是安安靜靜的坐在那裏，心裏是一切雜念都不動，就定在心裏面了，這叫宴坐。宴坐就是祖師注解的安坐，安坐就是坐禪，坐在那裏要求得一個定工夫。這個印度分為五個階段，也是五個境界，也叫五味禪。味就是吃東西那個味道，有五味禪。我們知道這個名字就好，不必再詳細講了，詳細講，時間不夠用。

舍利弗就稟告釋迦牟尼佛說，「世尊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」。我，就是舍利弗稱呼自己，這個也跟我們的過去稱呼不相同的。我們這個稱呼，晚輩對於長輩，不能直接自己稱呼我，要稱呼自己名字。但是這個經文裏面，舍利弗對釋迦牟尼佛自己稱我，各國的稱呼不相同的。舍利弗就說我不堪任，不堪任就是不勝任，堪任就是當勝任，勝就是當勝利的勝字，在這裏讀生。不能夠擔任，不勝任就是不能夠擔任，

不能擔任什麼呢？詣彼問疾，佛派我到那裏去問疾，我這個不能勝任的。為什麼不能擔任呢？下面說出他的理由出來了。「所以者何」，為什麼不能去問疾？「憶念我昔，曾於林中，宴坐樹下。」我想到，「憶」就是我现在回憶起來，「念」是我還記得，還記在心裏面。「我昔」，是過去的時候。「曾在林中」，我曾經在樹林中，「宴坐」，宴坐那裏？宴坐「樹下」。那個時候，「維摩詰來謂我言」。維摩詰居士就來了，謂，就是告訴我，說什麼呢？「唯，舍利弗」，唯這個字，就是喚舍利弗前面加上這個字，舍利弗，「不必是坐，為宴坐也」，你在宴坐，不必像你這樣的宴坐，當作宴坐。換句話說，你這樣的坐不能算是宴坐。

維摩居士就告訴舍利弗，你這樣的坐法不必是、不算是宴坐。宴坐的時候，怎麼才是宴坐？真正的宴坐是要藉著這個宴坐，前面講的有五個境界，叫做五味禪，拿釋迦牟尼佛五時說法來講，從這個乳酪、生酥、熟酥到最後的醍醐，一步一步的進步，一步一步所得的禪味，到最後是醍醐的禪味，那最好。真正的宴坐，開始就從把生滅法都熄滅下去，然後一步一步的，境界一層一層的往上升上去，到最後醍

糊的味道就成就了，就證到涅槃了。所以維摩居士講：你這個坐不能算宴坐。宴坐，拿這個五味來講，一步一步的，每一步的境界就深入一層，深到最後就成就了。五味禪的禪坐是一個原則，詳細分開來講的話，多得很，也就是說把很多很多的佛法分開來講，都是宴坐。

第四十三講

夫宴坐者。不於三界現身意。是為宴坐。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。是為宴坐。

我們從這裏開始，繼續講舍利弗的宴坐。過去舍利弗在宴坐的時候，維摩大士就來呵斥他：你這樣的宴坐都是不對的。那些不對呢？說了很多條，一條一條的，維摩居士都是說舍利弗做得不對。這一次維摩居士示現有病了，釋迦牟尼佛因為舍利弗在弟子之中智慧第一，所以首先就派舍利弗去問維摩大士。舍利弗說：我不敢去，因為過去我在宴坐的時候，維摩大士曾經呵斥過我的，呵斥我很多很多的都是做得不如法，所以我不敢去。舍利弗就把過去被維摩大士呵斥的，一條一條的說出來。這前面已講了不少了，這是繼續講維摩居士呵斥舍利弗的，現在就從剛才念的那裏開始，我們研究。

講這個宴坐，就是教我們了解宴坐的真實意義。普通我們一般人講宴坐，宴坐

就是打坐，盤起腿來打坐。但是這個打坐，它有什麼用處呢？真正的道理在那裏呢？我們一般人平常不了解，所以在這裏藉著講宴坐讓我們了解，把宴坐的這個意思、意義讓我們了解。了解之後我們用工夫，不但打坐平常要學著，隨時就要像宴坐那樣的，把身心都能安定下來，這是真正要學的方法。

舍利弗在一開始就講過去維摩居士說他了，「夫宴坐者，不於三界現身意，是為宴坐。」三界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三界都是在世間法之內的。「不於三界現身意」，要宴坐，宴坐要超出三界，如果不超出三界，三界之內宴坐不能夠解決生死問題。所以經文裏面講不於三界現身意，就不在三界，現就是出現了，出現什麼呢？出現身體，意就是心理。在三界之內出現身意，就是在三界之內身體出現了，人家看得到，意是心，心在三界，這心是無形的，人怎麼看得到呢？雖然人看不到這心，心在三界之內就受三界這個環境約束了。心受三界環境約束了，不能超出三界，對於出世法修不到，想解決生死問題也不能解決。在三界之內，也就是六道之內，簡單的講三界，詳細的講是六道。在六道之內，身體一生一生在轉變，

心理呢？也是一生一生的轉變。比如說到人道來，是變為人的身體，心理呢？也變為人的心理。在畜生道，身體是畜生，畜生的心理也跟我們人的心理不同。生到天人，天人的身體跟我們人道當然不同，雖然天人的身體也是像我們人的身體一樣，有這個身體，但是我們人的身體比不上天人的身體，天人的身體，無論是女子、男子，都是比我們人道的男子、女子的身體不知道好上了多少倍數，所以身體、心理，每一道都不相同，整體來講，都在六道之內生死不斷。經文裏面講不於三界現身意，你在宴坐，就是打坐的時候，你的心要超出三界，也就是心要出六道。心出六道，身體當然也變了，生死就從這個宴坐就能解決。

在三界現身、現意，從學理上來分析，找一個地方靜坐，就是打坐。靜坐下來，也就是宴坐下來，身體坐得很端正。各位願意打坐也可以，不願意打坐，我們淨土法門隨便，隨便坐，無論身體怎麼表現，都可以念佛，如果有興趣要打坐的話也可以。在打坐的時候，身體要端正。身體端正，心裏——就是自己的念頭，要把它收斂起來。怎麼收斂起來呢？我們凡夫眾生心裏的念頭都是複雜的，也有很多的念頭，

要把很多複雜的念頭收斂起來，收斂歸於一念。要把這念頭收到沒有那辦不到的，把多種的念頭收歸到一個念頭。再說呢，收歸一個念頭也還是不如法，就講收斂就好。身體端正，念頭要收斂，這樣才能入定，修定工夫。

修定工夫，古印度那時候外道都有學定功的，淺學在欲界修欲界的定功，再深一層地到色界、無色界一步一步的深入。就拿欲界修定工夫來說，在欲界現出身相，意思就是這個身把它現出來，現出來就是打坐的時候，坐這個端正的相，人家都會看得見。心雖然看不見，人家一看這個人，身體那麼端正莊嚴，心一定是端正的，一想也知道。所以在欲界現出身相、意相，雖然現出來打坐，也不容易的，必須身如木石，身體坐在那裏，就像一個木頭在那裏不動、就像一塊石頭在那不動，像木石不動，這就是現出身相。身體像木石不動，心呢？雖然別人看不出來，講打坐的工夫，心要像什麼呢？心像樹木燒成灰一樣的，心如死灰。死灰，木頭燒死了，變成灰，這是現出意相，意就是心裏的意思。雖然身體像木頭、石頭，心像死灰，但是你究竟還有相現出來。相現出來，讓眾生看了，這個人工夫好，在那打坐，坐成

這樣的話，莊嚴不動，一般眾生都會讚嘆他、尊敬他。好了，受到眾生這樣讚嘆、這樣尊敬，身相、意相完全被人看出來了，你這個定工夫在那？定功是什麼呢？定是講滅盡定，滅盡定把心裏的念——心念、念頭、心裏的思想，都把它滅除掉了，而且把這個滅得乾淨的，有這個定工夫，叫做滅盡定。你這樣的話，叫人看出你的身相，你的這個心裏有意思，你這個滅盡定滅到那裏去了？滅盡定沒有。所以在這裏講三界現身意就有這個問題，因此經文講「不於三界現身意」，不在三界現身意。要不在三界現身意怎麼呢？心裏的這些意思、想法，就把心裏這雜念、這個念頭都把它滅掉。所謂滅掉的話，就不讓那些雜念起現行，初步的工夫就是這樣，工夫深了就會證果。

這一句經文總結的來講，不於三界現身意，就是要宴坐的時候，心要超出三界，心怎麼超出三界呢？就是宴坐的時候，這個心不要執著三界的一切東西，佛法叫法，三界的一切法，心都不要執著。三途，當然不要執著三途，人到人世間，一切的人事物、一切環境，比如說這個國家環境好，大家就移民到這個國家去，那個國

家不好，就離開那個國家，心裏不要執著這些個環境。別說人世間，就是天上，天上就拿這欲界天來講，欲界天各種欲望都能滿足的，所以它是欲界。就是欲界天的那種好，心裏也不要貪戀，也不要戀著欲界天的好，像外道學著求升到天上去。外道，實在說如果他修得好，只能升到欲界天。印度這大外道，他的工夫好，可以修到色界、無色界。但是三界都是有生死的，因此在這裏講不要把心放在三界之內，在打坐的時候，心要超出三界。心超出三界，不要貪圖、不要執著三界之內一切美好的法，這就是超出三界。

「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。」不起滅定，不起，就是說不生起。滅定，就是滅盡定。滅盡定，又叫做滅受想定，就是六識的心所，不要讓它生起來的這種定，就叫做滅盡定。我們眾生六識的心，特別是第六識這個心，心是心王有心所。無論是心王、心所都是散亂的，滅盡定就把六識的心王、心所，把它用定工夫——就是宴坐的定工夫，不叫心王、心所生起來。生就是發生的生，不要讓它生起來就是不起滅定，也就是說不生起六識的心王、心所，這叫滅，有這個定工夫叫做滅盡定。

滅盡定是修小乘法門，證到初果、二果，證到三果，證到三果就在天上修滅盡定，修成功了，證到四果，這是小乘法門所修的這個定。小乘法門修這個定，這個功用比不上大乘法門，大乘菩薩修這個定不可思議，修這個定功是不可思議的。為什麼不可思議呢？在下面這一句「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」。威儀，威儀就是有相的，威就是有威德，儀就是儀表，有形式的。不起滅定，不起滅定是讓心所都不起來，但是心王、心所雖然不起來，它又能現出來威儀，這個威儀現出來，我們一般人說不出來這是什麼道理。不但說不出來，能說的就是議，想就是思，心裏來思考來想，想也想不出來，就是不可思議。菩薩修這個宴坐的定功，入這個滅盡定，就是不可思議的滅盡定。為什麼不可思議滅盡定呢？它又能夠顯出來這個威儀，這威儀從那裏出來的？我們一般人講不可思議，雖然是不可思議，我們可以根據祖師的分析可以了解。菩薩這裏講大菩薩，不起滅盡定而又能夠現出威儀來，他為什麼要現出威儀來呢？就在現出這個威儀相出來，可以在十方世界現出來，然後又隱起來，這個有現、有隱，為什麼呢？就是為了度化眾生。隨著眾生的根機，眾生是那一類的根機，菩薩現出這個威儀來，就能使那一類的眾生把佛法學好。因此現出威儀來，就

是隨眾生根機，眾生有感，菩薩就應，這就是菩薩以這個威儀跟眾生的根機交感，也就是感應，這才能夠普度眾生。如果不是隨順根機，那就只能度一類的根機、一類的眾生，就談不上普度眾生。所以這樣的大菩薩，隨眾生的根機來現出威儀來。這樣的大菩薩為什麼能夠隨順眾生根機而現出威儀呢？一個重要的道理，這些大菩薩都是法身大士，都證到了法身，叫法身大士，所以才能夠隨眾生根機來現出各種的威儀。威儀不是一種的，那一類眾生，法身大士就現那一種威儀，這個必須證到法身，成為法身大士才能辦得到。

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。是為宴坐。

不捨道法，道這個法，不論是什麼法，都是結歸在道上面的，這叫道法。這個法包含一切我們日常起居作息，睡覺起來了，平常在家裏的起居、作息，工作到夜間要休息，不論是起居、作息都是有道，都有道這叫道法。法是包含一切的，無論什麼事情都算是法，在這裏講一切的法都歸結在道上面。「不捨道法」，這一切有道之法不要捨棄，不要捨棄道法。怎麼不要捨棄呢？「現凡夫事」，凡夫眾生做一切

的事情都不要捨棄，也不能說我在宴坐、我在學定工夫，那些平常凡夫的事情暫時放下去不要做了，因為我在修定工夫了，這樣就是錯誤的。

凡夫事情多得很，就是剛才我跟各位介紹的是起居作息，除了這個以外，平常我們在家裏舉手做一件事情，我舉手把這個茶杯拿來喝一喝茶，拿這個毛巾來擦一擦臉，這就是凡夫事情。穿衣吃飯這都是凡夫事情，太多太多了，這就是凡夫日用平常，平常每一天、每一天所做的那些事情，都是凡夫的事情。不捨，我們這些凡夫的事情，不要放下來不做，我們還是做。我們自己這樣做，也教凡夫眾生不懂道理的人，也教他們做。

比如說古人都講：你家裏用的物品，你在那裏拿出來用，用完了放回原處。古人有一句話叫「動物歸原」，移動了這個物品，用完之後，還要歸還原處，叫做動物歸原。這在過去，過去人人都懂得，現在恐怕一般年輕人不懂了。不懂，你教他學也可以，他還找出很多理由出來，不但不接受，而且反抗這一句話。所以我們處在這個時代，做父母的要教化兒女，做老師的要教化學生，就比較辛苦了。我們學

這一條的時候就要懂得，不捨道法，就在日用平常來學習。日用平常一切事情都有道理的，為什麼要動物歸原？動物歸原，你再用的時候，你不必思考，你不用到處找，伸手就拿出來，多麼方便呢，少了多少無效的動作。如果不是動物歸原的話，你再用的時候，你到處找，費了很多時間，那就無效了。有效的就是要動物歸原，拿這一樁作比喻，可以推廣到一切的事情，我們辦一切事情，日常處理一切事情，就要根據動物歸原這一條原則，任何事情都要講究有程序、有先後，這樣可以淘汰很多沒有有效的動作，我們一般人在家裏辦事情就太方便了。

講到修道，也是讓這個心不要亂動，心要是亂跑，馬上把它收回來，這就等於動物歸原一樣的。心散亂到處跑，馬上就要把它收回來，收到心裏，這個心就不會亂的。心不亂，你想著辦任何事情，心既然不亂，事情就能想得很圓滿，再去做的時候，也能夠順利做得成功。所以經文裏所講的，古人根據經文所解釋的，古人講的話都不是隨便的，都是有根據的。我們照經文學，照古人留下來的有道理的言語來學，我們學道一定有成就。下面經文說：

心不住內。亦不在外。是為宴坐。

小乘學者，學小乘的人入定，就是住在內，出了定，散亂心出來，就是在外，這個不叫做宴坐。大菩薩修定功，他把這個心收回來。凡夫眾生的心到處跑，也就是到處攀緣，心收不回來。大菩薩修這個定功，在宴坐的時候，他能夠把散亂的心收回來，收回來就是不讓這個心到處跑。就凡夫眾生來講，這個心到處攀緣，大菩薩不如此，他能夠收攝，把這個心收攝回來。把心收攝回來，這就在內，住在內，叫住內。凡夫眾生心都是到處攀緣、到處跑，大菩薩把心收攝起來，心不往外跑，這就是不在外，心就不在外面。大菩薩為什麼能夠把心攝受回來在內？在內，心就不往外跑，就不在外。為什麼能夠如此呢？就是因為大菩薩有平等心。有平等心，就度化眾生來講，不論那一類眾生，都要度化他；就入定來講，內外平等，住在內、在外都是平等的。這個平等心從那出來的？平等心就是本性裏面出來的，本性是平等的。無論是三途的眾生、人道眾生、天道眾生、阿修羅，他們都有本性，本性都是平等的。所以大菩薩在這個入定、出定，內外都是平等的，所以他能夠不住內、不

在外。由平等心發出功用，就能不住內、不在外。我們學佛、學定工夫，就要像這個大菩薩這樣學。這一條就是注重心的平等，所以能夠不住內、不在外，這才是宴坐的意義。我們一般人也不必說，在宴坐的時候這樣學，就不是宴坐的時候，我們也這樣學，就要學這個心平等，以平等心來教化眾生，那就是如孔夫子所講的有教無類。

第四十四講

這還是講舍利弗，釋迦牟尼佛派他去問維摩居士的疾病，舍利弗講：我不能夠去問病的。因為過去在打坐的時候就是宴坐，維摩居士曾經呵斥他作得不如法，不如法的事情，那些不如法都是一條一條的講過。後面還有兩條繼續講完，舍利弗宴坐講完，接著就是目犍連，也是過去被維摩居士呵斥過的，我們看看經文。

於諸見不動。而修行三十七品。是為宴坐。

宴坐，就是一般人盤腿打坐。除了淨土宗，能打坐也可以打坐，不能打坐也沒有關係，所以學淨土宗很方便。但是其他的各宗，修定工夫都要打坐的，打坐有了定功，然後才有智慧。在前面，維摩居士過去對於舍利弗打坐，一條一條的指出來不如法。從維摩居士指出來那些不如法的，也就是教我們學的人要了解，打坐要了解多方面這些方法。方法不了解，只是在那裏打坐，那個定工夫沒有，不能真正有定工夫。沒有定工夫，智慧就開發不出來。這是過去舍利弗宴坐的時候，有維摩居

士這樣呵斥，這是教我們了解，宴坐要從這些方面都了解了，才是真正的宴坐。

經文講「於諸見不動，而修行三十七道品，是為宴坐。」先講諸見，諸見根據祖師注解，有六十二種諸見。這六十二種見就是妄見——虛妄的見，這個見是不正確的。怎麼有六十二種呢？五蘊，五蘊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五蘊，色蘊是物質的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精神的，也就是心裏的。這五種每一種都有四句話，四句話就代表四種妄念。五蘊各有四種，五四二十，就有二十個妄見。二十再加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就六十個。六十個妄見再加斷見、常見，一共合起來六十二見。斷、常見雖然不講，但是要了解這二種邪見都是違背因果。印度那些外道，有的是執著斷見，有的是執著常見，無論是斷見、常見，都是違背因果，學佛要是把這個因果都違背了，這個沒辦法學的。「於諸見不動」，對於這些邪見都不要動，也就是說不要被那些邪見來影響了學佛，見到那些外道邪見的話，都不要動心。

下面講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道品在普通法門都要學的，無論學那一宗，三十七道品都要學。只有學淨土法門，淨土法門我們在娑婆世界要學，到了極樂世界呢？

還要學，不過到了極樂世界，只講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。在極樂世界從五根、五力開始講，其餘四念處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：，那一類的不必講了，因為到了極樂世界，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」，一切苦沒有，那就不必講。所以在極樂世界講三十七道品講助道品，助道是什麼呢？幫助，幫助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它是幫助的工夫。我們在娑婆世界無論學那一宗，這是正工夫，必須學，這是正工夫的。

三十七道品最重要的就是道，三十七道品講的有三十多種，每一種都要不能離開這個道。道是怎麼了解呢？這裏講「於諸見不動」，我們為了好明白，所以講遇見那些諸見不要動心。真正說起來，照祖師的注解，不動，就是遇見六十二見，不必——我們要把那些不正確的見解去掉，不必。不必有這種想法，你就按照這個道來修行就可以。所以祖師注解說不動就是不去，不必把心思放在這個上面：我要把這個逐漸去掉。為什麼不要去掉？如果說心裏放在去掉邪見，執著這個去字，那就不是修道品了。修道品就是把三十七道品，直接的學這道品、這些法就可以了。所以不必存著先要去，心裏不要執著有去字，諸見就是邪見，也就說不要去邪見。你學

三十七道品，就是學道品，道品修就是在修道，你要是心裏執著一定要把六十二邪見都把它去掉，好了，你就專門去邪見好了，執著這個去字，好了道品你就沒有修。所以祖師注解是這個意思，直接學道品就好。後面講：

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。是為宴坐

不斷煩惱，煩惱，經典就說過，祖師注解也根據經典說過：煩惱即涅槃。我們普通講煩惱是煩惱，證了果才入涅槃。在這裏講煩惱就是涅槃，這個道理是很深的。既是煩惱即涅槃，這裏講不斷煩惱而入涅槃，就是說不必把煩惱斷了才入涅槃，這是一般人的見解。講到真正的意思，用圓頓教的來說，圓教、頓教見到煩惱就是見到涅槃。一般人了解是煩惱要用修行的工夫，把煩惱一層一層的斷除，然後才證到涅槃的果。這個不必，開始修的時候、修到成功，合在一起，這是用觀的，修觀心法門觀的這個工夫，所以是煩惱就是涅槃。因此講不必斷煩惱就能入涅槃，這樣就是真正能夠懂得這個道理，這叫做宴坐。如果說是觀煩惱就觀到涅槃，這是要絕頂聰明的人，他才有這個能力，普通人別說沒有這個能力，對於道理他都沒辦法了解，

所以這個不容易的。

我們老師雪廬老人，他用比喻來讓我們了解。他老人家說聲聞緣覺在宴坐修定功的時候，先要把煩惱一步一步的斷除，然後證到涅槃，不過這個涅槃是小涅槃，不是大涅槃。大涅槃，菩薩學大乘法門，有定功、開智慧，那是大涅槃。二乘是小涅槃，小涅槃宴坐學定工夫，證到涅槃了，這個如同牆壁，在開始宴坐的時候，就要把這個牆壁開一個洞，用工具把它開一個洞，牆壁開了洞，然後就出去了。但是大乘菩薩他有智慧，他這個定功，大乘菩薩這宴坐的定工夫有了，然後就有智慧，他不必把牆壁鑿一個洞，他就有神通。戒定慧，因戒生定，因定來開智慧，菩薩宴坐修定工夫，他有了智慧，有智慧就有神通，他不必把這個牆壁開一個洞就可以出入，要出去就出去，要進來就進來，所以牆壁沒有能力障礙他。菩薩他有智慧、有神通，牆壁都不能障礙他。

這個比喻，我們一聽就明白，所以舍利弗宴坐，原來是小乘法門的宴坐。維摩居士拿大乘法門的標準來呵斥舍利弗，這也教我們明瞭，你要宴坐，要有這個定工

夫開智慧，必須學大乘法門，這才是真正的，無論到那裏，神通自在的，沒有障礙。要求我們在三界之內沒有障礙的話，就要學菩薩這樣的，要從定功之中開智慧，有智慧就有神通。

若能如是坐者。佛所印可。

是舍利弗說了，就拿維摩居士呵斥他的話，若是能夠這樣坐者，如是就是從三十七道品以及前面各種呵斥舍利弗的，應該怎樣正確的宴坐，把那些一直到三十七道品做一個總結的一句話，能夠這樣坐的話，這就如法的這樣坐。「佛所印可」，這是佛所印證、許可。後面的總結一段話。

時我。世尊。聞說是語。默然而止。不能加報。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這個「時」，指的就是過去舍利弗宴坐的時候，維摩居士所呵斥的那些不如法的宴坐，就那個時候。「我」，在那個時候，舍利弗說我，這個我就是一句話。「世尊」，就稱呼釋迦牟尼佛。「聞說是語」，聞說是誰聞說呢？文言文往往把這個主詞

省掉的，這裏聞說就是舍利弗稱我，我那個時候聞說。是語，就是維摩居士呵斥他的那些語，然後再把應該怎麼宴坐，拿這個正確的意思告訴他，這是包含是語在內，就包含講的就是那些言語。「默然而止」，默然，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「不能加報」，報是回報，有回答的意思。我那時候維摩居士每一呵斥那一條，我都答覆不出來，我只有默然地沒辦法動口，不能回報，答覆不出來。所以就是「故」，所以「我不任詣彼問疾」，我不能夠擔任，詣彼，就是到維摩居士那裏，我不能夠前往去問維摩居士的疾病。下面就是佛派目犍連去問病。經文就說了：

佛告大目犍連。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

這是第二位，目犍連也報告佛，他也沒辦法去問疾的。佛是叫目犍連，因為目犍連，這個祖師注解出來了，他是印度的婆羅門的這一族，他有生以來就有大智慧，有大智慧，所以加一個大字，大目犍連。既然是有這個智慧，就有神通，祖師注解，他有神足通，所以這是婆羅門的種姓有神足通。因此在釋迦牟尼佛，既然舍利弗不能去的話，他就叫目犍連去。叫目犍連去，目犍連後面也講他為什麼不能去，也是

因為過去被維摩居士呵斥過的。藉著這個因緣，也彰顯維摩居士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德，這是藉著這些弟子們被呵斥的事情，來顯示維摩居士的道德能力，教我們學這部經的人要跟維摩居士學那些法門。佛派目犍連去問病，目犍連就說了：

目連白佛言。世尊。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。憶念我昔。入毗耶離大城。於里巷中。為諸居士說法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。唯。大目連。為白衣居士說法。不當如仁者所說。

目犍連就「白佛言」，白就是稟告釋迦牟尼佛。「世尊」，稱呼釋迦牟尼佛。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」，我不堪，我不能夠到維摩居士那裏去問疾。「所以者何」，為什麼原因呢？「憶念我昔」，憶念，我想起來了，我過去，昔就是從前。「入毗耶離大城」，在這個大城裏面。「於里巷中」，城裏有里有巷。「為諸居士說法」，過去在那裏，為諸居士(替諸居士)來說法。諸，就是不只一個人，很多在家的居士，我替他們、我給他們一起在說法。「時」，那個時候，維摩居士，「維摩來謂我言」，他來跟我說、告訴我。「唯」，唯，就是在告訴他之前，加上這個字，在這裏是一個語助詞，

也就是確定叫他的名字，叫大目犍連，不是叫別人，而是叫大目犍連，「大目連」。「為白衣居士說法」，跟這個白衣居士說法，在家居士叫做白衣。出家人不能稱白衣，出家人是穿的緇衣，緇就是把衣服的染成緇。所以在家的叫白衣。一般人講緇素，緇素，素就是白的，在家與出家合起來稱，叫做緇素，這裏單獨的稱，居士叫做白衣。維摩居士告訴目犍連說，你跟白衣居士說法，「不當如仁者所說」，不當，仁者就稱呼目犍連，不當如你所說（這樣的說法）。為什麼呢？

夫說法者。當如法說。

說法，你尤其是替居士們說法，應該如法來說。這裏講的白衣居士，在印度那個時候稱為居士，他家裏財產很多，不是普通人。財產很多的這個居士，他不在家裏享受那種財富，而要來學佛，可見這是不容易的。對於這樣的居士說法的時候，就要能夠觀察這樣的居士他的根器，要替他說大乘法門，不能以小乘法說給他，這是一個解釋。另外呢？天台宗的湛然大師他解釋，他說目連（目犍連）跟那些居士說法，說的是藏教的——藏教的法門，藏教的法門顯然不合乎這裏的居士他的道德、志

向。根據湛然大師所解釋的，目連向來說的是藏教法門，所以被呵斥。用湛然大師的講法，解釋這裏維摩居士告訴目捷連說：你替居士說法，不當如仁者所說。不當這兩個字，怎麼不當呢？那些居士們既然不願意在家裏享受財富，而來聽你說法，你拿小乘的法門、藏教的法來跟他說，這就是你沒有看清楚他是什麼根機、什麼根器，你沒有看明白。再說這些居士是來要了解法的實相，要真正了解真實的法，你拿藏教的法來跟他說，顯然是不契合他的根機。

最重要的有一條，佛為什麼到世間來？佛到世間來，為的就是要替眾生說了生死的這個法，最後要教眾生都能成佛，這是佛到世間來本意是這樣。所以經文裏面就講佛為「一大事因緣」出現於世，佛是為了一個大事因緣，他才出現到世間來，這個大事，就是指的要叫眾生了生死，要叫眾生都能成佛，這是佛到世間來這個本意。目捷連說藏教的小乘法門，用分析的方法，一層一層分析，這是小乘法門，不契合佛的心意。佛的心意，你要了解的話，當下就是大法。你學佛，我問你為什麼學佛？一般人大概能夠答的人不多，真正答出來，那就很簡單，我學佛就為了生死，

就是要成佛，這才是了解佛的心，你說藏教法，就不了解佛心。

我們看經文說了，不當如仁者所說，不當，就是第一個你說的法，不當法相，就是沒有替他們說法的實相，沒有說，這是不當的。再呢？對他們說，沒有看清楚他的根機，這是不當。再就是最重要的時候，沒有根據佛心教他們要了解生死、成佛，這個佛心沒有說，這都是不當的。

下面講當如法說，應當如法的來說，應當如法，如什麼法呢？如大乘法門。大乘法門，就是不要用分析法來解釋，而用當體。先講分析法。比如說佛法教人家明心見性，明心見性必須要破假相，假相就一般眾生都是執著的，比如《金剛經》裏面所講的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」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，這都是假相。但是眾生都把這個假相當作真實的，抓在手裏不肯放棄。佛法就用分析的方法，把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一條一條的分析，分析出來，怎麼分析呢？就拿五蘊來講，五蘊和合的才有我相，五蘊和合的我相就是假相。普通人講假相，人家不相信，你必須把這個五蘊分開來，有色蘊、想蘊、受蘊、行蘊、識蘊，這一

分開來，我在那裏？這叫分析。這叫析空觀，空是講真空，真空它是本性裏真空，用分析法讓人明瞭真空。這個方法不是直接的，直接的講就不用分析法，用體空觀。體空觀，當體就把這我相（從五蘊和合的我相），當體就體認是真空。也就是說，當各種的假相，就認得出它有這個真空、有本性，就認得出來，用體空觀。因此就大乘法門講得徹底，就是修這個體空觀，不必用析空觀。下面接著，就是維摩居士所講的話。

法無眾生。離眾生垢故。

維摩居士說法，所說的「法無眾生」。法有眾生，這是眾生迷惑的時候，沒有開悟，他才有眾生。這個眾生就是《金剛經》裏面所講的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」，就是《金剛經》所講的實相法。講到本性，本性裏面沒有這幾相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本性裏面沒有的。所以有迷惑的眾生，不了解人人皆有這個本性，這樣迷惑的人，他才有這四種相，這四種相完全是誤會的，他完全是了解，才有這四相。這個四相，完全跟本性的法性是相違背的。講到本性

的真實法，那就是實相，實相講真如本性，名詞不同，實相是其中一種。講到實相，這個真如本性本來是清淨的。清淨的，你追求，追求到底還是清淨的，既然清淨了，那有這些眾生呢？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沒有的。本性上就是《楞嚴經》所講的「清淨本然」，就是清淨，這個清淨本來就是如此。既是清淨本然的話，那裏還有眾生呢？所以這裏講法無眾生，清淨本然的法就是沒有眾生。

沒有眾生，經文講「離眾生垢故」。垢是不清淨的，講到外面的境界，就是污穢的，心裏就是不清淨，這叫垢。離開了眾生這個垢，離開這個垢，看看眾生，就沒有眾生，所以這裏講法無眾生。講實相法，也講法性。講到法性，沒有眾生，為什麼沒有眾生呢？離眾生垢，有眾生就有垢，離開了這個垢就沒有眾生，原理就是這樣。離眾生垢，眾生垢按照祖師注解，詳細的講沒辦法講，時間不夠用，祖師注解眾生垢有二十種身見。二十種身見就是從五蘊裏面把它詳細的解釋出來，有二十種見到六十二種邪見，都是眾生垢，就不必詳細說了。

法無有我。離我垢故。

維摩居士過去告訴目犍連說「法無有我」，講到真實法，這講法性無有我。眾生本性有我？有沒有呢？沒有我。我就是這種假相，為什麼我是假相呢？我是一種由五蘊和合，一般人誤解了，把它當成我。所以在這裏講真實的法，就是無有我，沒有我。既是沒有我，「離我垢故」，怎麼看出來無有我呢？這個我是任何一個眾生都認為有我，如果我垢離開了，那個我在那裏？我就沒有了，這就離我垢。

法是無有我，這是對凡夫眾生來講的，凡夫眾生都有我垢，所以才有我，那個我是假我。但是這裏講要認識有真我，真我什麼呢？真我就是能夠自己作主。能夠自己作主，不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。佛到世間來，看起來有出生，也生出來，佛也有母親，這是有生。佛的身體也有圓寂，也有滅的時候。但是佛有真我，真我，就是到人間來、離開人間，我們凡夫的眼只看到佛出生了，到人間有生，佛若滅的時候，佛就死了，有生有死，這是凡夫的眼，只能看到佛的生滅，而沒有看到佛有真我，真我就是主。這個真我到人間來，來去自由自在，要來就來，要去就去。我們凡夫眾生那裏辦得到？就是學小乘法門證了果，他還不能這麼做。就是小乘法門出

了六道了，把分段生死了了，還有變易生死，六道以外也就是三界以外的，還有變易生死，必得把分段生死、三界以外的變易生死都能了了，就成佛了。成了佛以後，他才是自由自在的能夠作主，入三界、出三界都是自主的。所以這個我，這個無我，是對凡夫假我講的，必得要認識佛有真我，這才不會起誤會。

維摩詰所說經講記(三)

第四十五講

法無壽命。離生死故。法無有人。前後際斷故。

釋迦牟尼佛派目犍連去問維摩大士的疾病，目犍連說他不能去問疾。為什麼呢？他過去說法的時候，維摩大士就告訴他說法說得不如法，所以他不能去問候維摩居士。這一段就是講過去維摩居士來呵斥他那些說得不對，這個前面已經講過了，現在就從這裏開始。

「法無壽命」，講這個法，是講法性的法，壽命是在法性上是沒有的，為什麼沒有呢？「離生死故」，法性上沒有生死。各位要看《金剛經》裏面所講，《金剛經》裏面講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」《金剛經》講這些相都沒有，為的就是教人家悟自己的本性。我們人人都有本性，但是我們不覺悟，不知道自己本性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裏面講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有這些相，本性就被這些假相掩蓋住了，也就是障礙了，因此講沒有這四相。沒有這四相，就直接

指我們人人都有本性。在這裏講法無壽命，壽命就是一種假相，為什麼是假相呢？祖師解釋壽命，有壽命就有生有死，壽命開始的時候就是生，壽命結束的時候就是死，這樣說起來，壽命就是一個假相。一個人無論他壽命是很短或者很長，無論是短是長，都有生命結束的時候。這裏講就說生，生命比較長一點的，活上一百年，到了一百歲了，甚至於活上一百二十歲，這應該是長了。但是無論是一百歲、是一百二十歲，或者是一百歲之前，幾十歲，這都是有生就有死，壽命就是生死的一個假相。因此這裏講法無壽命，法，你在法性上找壽命，找到就是一個假的。在壽命上要找不生不死、沒有壽的，那就是把壽命這些假相離開了，法性就出現了。所以這一句話法無壽命，法性沒有壽命，沒有壽命就是說法性上面沒有這些假相，為什麼呢？「離生死故」。法性沒有生死，所以沒有壽命，沒有壽命的話，就離了生死了，生死就沒有了。離了生死，這才真正的見到法性。

「法無有人，前後際斷故。」法這裏還指的法性，人，我們都是人道眾生的人，每一個人都不會否定他就是一個人，也都是執著我們這個人身是實在有的這一個

人。但是這個人，實際講起來，在六道裏面來回的這樣轉變，我們凡夫眾生總認為：我們這個人從母體裏面生下來，一直到死，這一段的這個時期，我們這個人很實在。其實這個人不但在六道裏面轉變，就說我們人的本身，在六道裏我們這個人的身體、心理隨時在變化。既然隨時在變化，它就跟本性（也就是法性）違背了。法性是不變的，人的身體隨時在變化，因此這裏講「無有人」，就法性來講，法性你要找個人，找不到。

有人，就人的一個形狀，法性裏面找一個人的形狀，那裏找得到？所以這下面說明，為什麼法無有人呢？後面講了，「前後際斷故」。原因就是有前有後，際就是邊際。在這個生、死，生之前是際，死，生命要結束了也是際，前後際，前後際不斷。前後際不斷怎麼呢？人生的時候，生之前，就在生前那個際投胎了，入了母胎，這是個際。到生命結束了，要死亡了，這又是個際。生之前、死之後，前後，前是前際，後是後際，際是邊際，就是兩個法銜接的時候，這叫做際。凡夫眾生就是前後這個際都是銜接的、不斷的。銜接怎麼不斷呢？人死之後，身體死了，他的靈魂

沒有死，靈魂再轉世。轉世不一定就是投胎，投胎也不見的是投入人的母胎，投到人的母胎就是很幸運。如果不幸的話，投到畜生的母胎，那就大不幸了，就墮落到畜生道去。還有不是胎生的，有卵生、濕生、化生，就多得很，這就是前後際不斷。前後際不斷，就是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不斷。這裏講的法性無有人，單就人道的眾生來講，無有人，在法性上面找不到一個人。為什麼呢？前後際斷故。生死銜接的時候前後際，前後際這個際斷了，就沒有生死了。六道眾生都沒有生死，六道眾生前後際一斷，都沒有生死。人在六道之中一類的眾生，當然前後際一斷的話，他就沒有生死，所以這裏講「法無有人，前後際斷故」。

前後際一斷的話，那就好了，生死問題就解決了。但是經文裏面說得這麼容易，實際上要把前後際斷除可不容易的。你看在六道裏面，為什麼生死輪迴出不去呢？每一個眾生，不但是人道眾生，畜生道、鬼道、其他各道都是如此，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當作真實的而來執著它，不肯放棄。他不肯放棄，佛法教他放棄可不容易了，這必得要研究佛法的道理，道理明白了，這就悟了，覺悟了。覺悟不算，我們眾生

執著自己這個身體、心理，這個生命從無始劫以來就是這樣執著，你說一悟之後就能斷，沒那麼容易的。悟可以頓悟，修行的話要漸修，逐漸逐漸來修。漸修要多少時間呢？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。這樣一想，時間太長了，想個短的法，釋迦牟尼佛就告訴我們有一個極樂世界在西方，我們凡夫眾生，就拿我們人道的眾生來講，要想成佛，這一生是沒辦法一生就成的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成，要想一個很快的，就是要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

西方極樂世界，釋迦牟尼佛恐怕人家不相信，所以在《阿彌陀經》裏講開頭就講「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」，這個有字我們要注意了，有那個世界，不是假設的，也不是虛無飄渺的，而是事實上有。有那個世界呢？那個世界裏面教主，「其土有佛，號阿彌陀佛」，極樂世界有一尊佛，叫做阿彌陀佛，也是有的。不是現在那些研究佛學的人，就說我們要相信唯心淨土、自性彌陀。這些人講的是理論，講理論上說我們心就有淨土，我們心裏面就有佛，這個佛就是法性佛，就是真如本性。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都是從凡夫眾生修成佛，我們眾生的心裏有本性，就本

性來講，我們就跟阿彌陀佛法性是一樣的，就是佛，所以從理上來講，我們是有自性彌陀、唯心淨土。但是印光祖師把這個理論辨別得非常清楚，他說講唯心淨土、自性彌陀，執著這個理（理是道理），廢除事實上西方極樂世界、西方阿彌陀佛，這叫執理廢事。執理廢事，自己妨礙自己不能學佛。不能學佛，自己妨礙自己就算了，你願意生生世世在六道裏面生死不斷，也就管你自己的好了，可是你這種理論發表出來教別人、影響那麼多的眾生，那可不得了了。你這種話說出來，教人執著理廢去事實，教人不要修行自然就成了佛，這個理論要是傳播出去，害死多少眾生。你這樣的執理廢事，拿這個道理來教化人，你本人非墮地獄不可，多危險。

我們研究佛經，不但是這一部經，無論學習那一部經，把經文以及祖師注解、文字以及其中的意思都研究明白了，這個不夠，必得要自己下工夫研究，研究之後才能有受用。比如說這裏講「法無有人，前後際斷故」，沒有人，本性上找不到人，前後際生與死都斷了，了生死了，生死沒有了。我們學到這裏，第一個問題，我們怎麼斷呢？再說這個斷，我們從那裏開始學這個斷呢？這些我們都要研究。研究之

後，六道裏面任何一個眾生，他為什麼生死不斷？就是執著這個假的人身，畜生道的畜生執著它的假的畜生身，甚至於天道的眾生，天道有欲界天，欲界天都有身體，他執著他這身體不肯放棄。其實不但欲界天有生死，空界天、空界天下面是色界天，都有生死。問題就是不能執著，要教眾生不要執著假的生命，這裏講人，把這些假象都不要執著，把它放下去、放下。放下說來也容易，怎麼能夠放下呢？比如說這一本書代表任何東西，代表那一類眾生的身分，抓在手裏就執著，執在手裏不肯放下去。你叫他放下去，他把它當作寶珍貴得不得了，他怎麼會肯放得下，放不下。所以我們學佛的人，教你要放下，說容易，對方他就不肯放下。別說對方不肯放下，我自己說法的人要放下，也不那麼容易的。

這裏維摩居士呵斥目犍連，你這說法說這個不對、那也不對，為什麼？就是目犍連執著小乘法門，對於那些學佛的人來說法，不了解那些聽經的人的根器，不能因機說法，你叫他放下，他放不下的。所以在這裏講教人家放下，首先我們自己要放下，自己放下，你這個法說出去，是清淨的法。這裏講前後際斷，要知道從那裏

開始斷、到那裏把它完全斷除，太困難了，因此必得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就是我們要把長遠時間才能斷的方法，把它轉變為當生成就的法門，一定要學淨土法門。學淨土法門，我們雖然是人道眾生，我們一品惑都沒有斷除，惑有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，我們見思惑一品都沒有斷，一品都沒有斷就是放不下。放不下，我們現在還是徹底的人身，特別法門就是人身沒關係的，帶業往生。把我們過去造的各種的業——善業、惡業，以及我們這一生的所造的善、惡業，這業都沒有斷，把它帶過去，帶到極樂世界，帶業往生，這個是特別法門。帶業往生，我們這一生在娑婆世界六道就出去了，到極樂世界，一生就能成佛，這叫當生成就。我們這樣研究，自己就有受用，受用在那裏？很快就能了生死、就能成佛，必得這樣研究。

法常寂然。滅諸相故。

這裏講的是法性，前面講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，《金剛經》裏面所講的四種假相，都講過去了。這裏開始講法性是「常寂然，滅諸相故」，這裏是講法。佛法講要明心見性先破除我執，我執破除了就是人空，人空就是我空。我空，空就指真空，

真如本性的，是本性的體，是真空。這裏講的法呢？法就法空，我執後來就是法執。這個怎麼了解呢？就拿五蘊來講，五蘊大家知道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五種和合起來，才有這個我。把這個五蘊，每一個蘊分開來，色是色蘊、受是受蘊，一直到識是識蘊，分開來，這個五蘊就是法。一般眾生不但把五蘊和合起來一個我，他執著當作真實的我，同時也把五蘊分開來，每一蘊的法，也把它執著當作真實的法，這叫法執。這是拿五蘊代表一切的法，五蘊和合代表一切眾生的身、身分。這就是講要破除法執，法執破除了，就是得到法空了。我空、法空就是要斷除我執、法執，就是成佛了。

祖師注解就是從這裏開始，「法常寂然，滅諸相故。」從這裏開始一共有二十六句，講的就是教我們學經的人要修這個法空。前面講學我空就很困難了，不容易了，現在講要學法空，更難。怎麼難呢？法是代表六道，人世間萬事萬物都是法，萬事萬物種類太多了，你要一個一個的講，那是講不盡，總歸起來一個法。講法空，六道不必說，就講人、人世間，人世間這些萬事萬物，分析起來無窮無盡的，你要

修法空，就是人世間每一種事物都要學著這是不實在，這是空的。既然空的話，我們要學了生死、要成佛，就不要執著它，就要放棄它，放下去。一聽到放下去，不說別人，就說我們自己，我們自己都放不下的，可見得是難了。雖然是難，我們都是要學著了生死，最後一定要成佛。難行，必定要修行，不要怕難。一怕難，好了，就被這難障礙住了，不能學了，所以不要怕難。雖然很難放得下，人世間各種事情都很難放得下，就講名利，就講權利來講，發明、生產的一種產品，你叫他把發明的這個產品放下去，不要享受智慧財產權，你不要這個權行嗎？誰能不要？這是其中一種，其餘放不下的事情太多、太多了。那些不肯放下的人，他們認為生死是當然的，生死不必了生死，這個人，你跟他沒辦法講理了，那就是俗人講的一句俗話：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講不清。你跟那些人講理，講不通的。我們都是學道，都要求了生死、要成佛，那就是放不下也得要放下，勉強要放下。剛才講的比喻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講不清」，那是古時候的，不是指現在的軍人，現在軍人很講道理，我們不要誤會。

現在我們就看第一條「法常寂然，滅諸相故。」法，這裏指的法性，學法性就要破除法執，要了解法空，所以這裏講的法什麼呢？常寂然。寂，祖師注解寂是寂靜無事。寂這個字，祖師注解靜字，寂靜。靜是安安靜靜的，也沒有言語、也沒有種種的行動，這就靜，所以祖師拿一個靜字來說明這個寂。經文裏面講寂然，寂然這兩個字，指的就是一個寂字。然這個字，為什麼加個然字呢？寂這個字沒辦法解釋，你不能拿言語說明，也不能用文字來解釋，所以拿個然字，然字就像那個意思，相似的意思。寂然的時候，說到沒辦法解釋這個寂字，就拿個然字，教我們學的人，寂是沒有辦法用言語、文字來解釋，教我們了解這個寂字，說不出來真實的意義，所以加個然字。教我們不要看見任何解釋，任何把它當作是最正確的解釋，不必，所以加個然字。你就是教我們了解，無論那一種的注解，那一種言語表達，都不是把它本意能夠解釋出來，所以教我們用然字來講。就是凡是一切的解釋，都是相似的意思，沒有辦法最真實的解釋出來，所以加個然字，幫助我們叫我們不要誤會。寂然這兩個字，這個寂字沒辦法解釋，解釋出來都是相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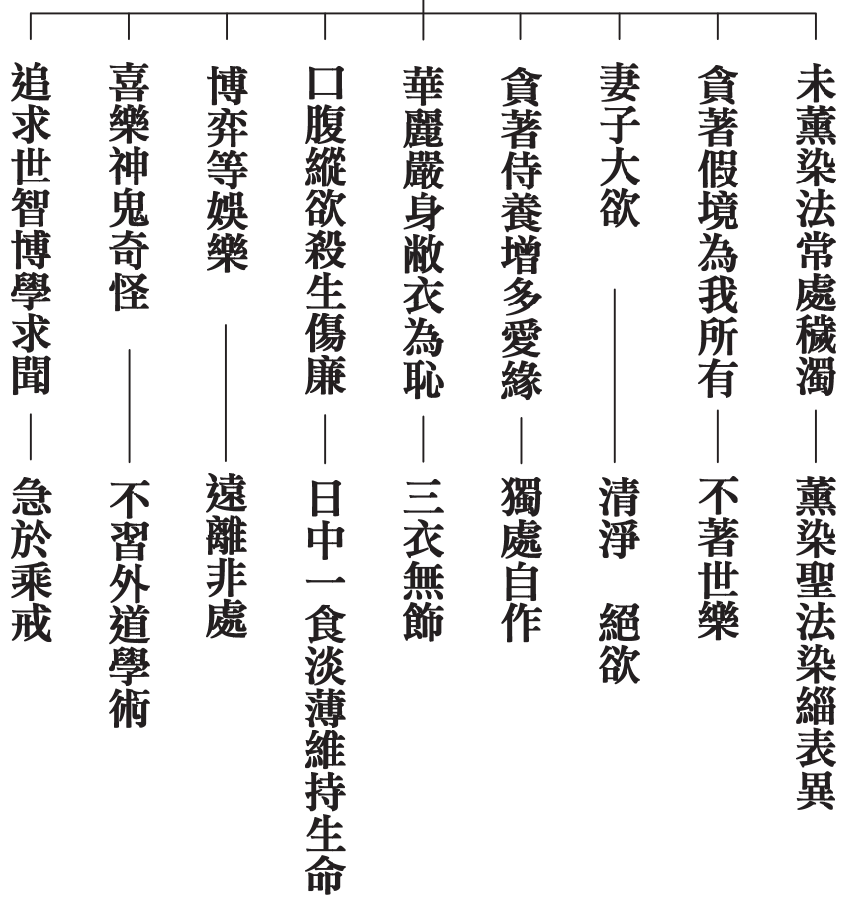
經文裏面就講了，「滅諸相故」，經文自己加以解釋，它解釋也不能夠直接的用文字來解釋，就是拿這一句話說，為什麼法性是常寂然呢？常，是一直不間斷，永恆的是這樣寂，這個永恆的寂，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用言語文字確實的解釋，經文就說滅諸相故。用另外的一個方法，幫助我們了解這個寂。意思就是說你要了解這個寂，就要把諸相滅掉。相不止一種，叫諸相。相呢？相太多了，講諸相，諸相就把這個相分開來講，凡是有相的時候，每一個相都是不相同。比喻就拿我們人來講，人的相，身體各人不同，面貌也各人不同，千萬人的身體、千萬人的面貌，你找兩個完全相同的話，找不出來。就算找出來了，在幾微之間，還有一點不同的。就講我們人身、講世間的萬事萬物，那個相就太多了，因此講這個相的話，每一個相都是各不相同。既然各不相同，才要了解有相，這個相跟那個相就會互相有障礙，那個相跟另外一相都是一接觸它就障礙它，它也障礙它，這就世間有形狀的事情。沒有形狀，那些看起來是空洞的，實際上也有相。比如說我們看見虛空，虛空好像沒有相，虛空就是相，虛空這本身就是相。因此這樣研究起來，具體的有形狀的固然是相，不是具體就是抽象，抽象也是有相。比如說我們做一樁事情，正在做事情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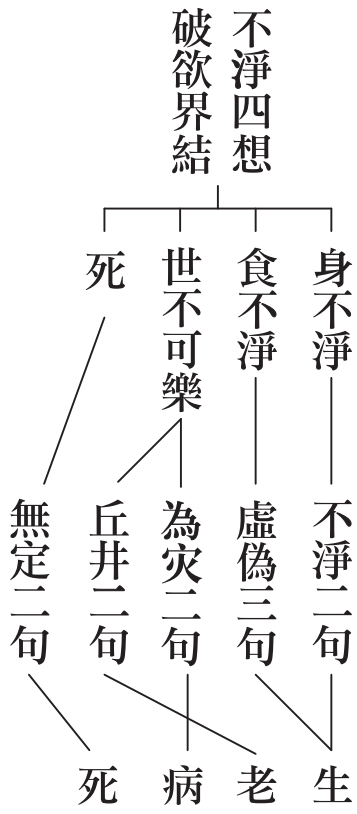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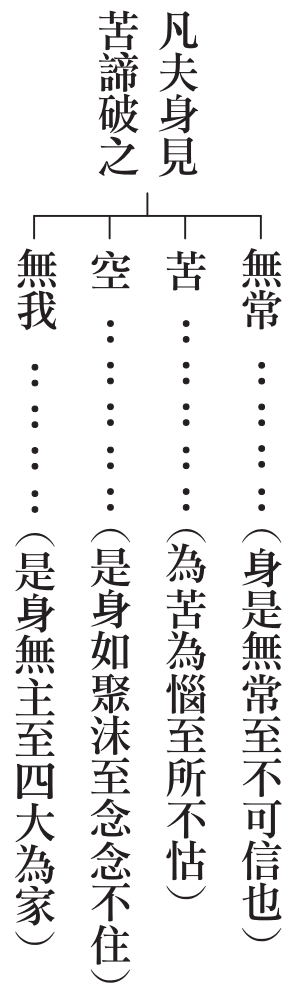
時候，或者是用手、或者用腳走路等等，這固然有相，事情辦完了，那種手腳的動作在心裏面，後來一想，那些手腳的動態又想起來了。所以講沒有動作的時候、沒有各種形狀的時候，那種抽象那種相還是有。我們人人大概都會作夢的，第一次作夢，你夢境夢到那一個環境，那一個環境在夢裏不是實在有的，到後來再作夢的時候，又遇到那個環境了。本來那個環境都是夢裏邊的，沒有的，可是你重複作夢的話，那個環境一再的出現，這就不管是看見有形狀的、無形的都有相。有相就有障礙，你夢中看見的境界，到醒的時候，雖然是覺得這是夢境，不是真實的。雖不真實，但是還是受到夢境的影響，還是有障礙。因此講滅諸相故，滅諸相，那些相看起來有形狀的，或者是看起來雖然沒有形狀的，都是有相，把那些相滅除掉。滅除那些相就沒事了，一切障礙就沒有了，這就是寂然，這個寂就了解了。

要了解這個寂，就是把一切的相把它滅掉。一切相為什麼能夠滅呢？一切相都是假的，假相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裏面講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。」這些都是假的，我們凡夫眾生看這些有為法都是真實的，實際上都是生滅法，生滅

法就是假的，學佛的人了解這是假的。既然假，它是能夠生就能滅，既然能夠滅的話，在這裏講諸相都能滅。不了解這個道理，認為那些相都是真實的，怎麼能夠滅呢？佛法講的滅，並不是說這個東西把它完全銷毀掉，把它滅掉了，就算滅了，其實不是這樣。當體空，這個東西不要把它銷毀掉，就它現在還存在的時候，一看它就是生滅法，就是空的，這就是滅。要把萬法萬象看做都是可以滅的，為什麼可以滅呢？有生有滅，都是生滅法。既然是生滅法，那些相都是生滅法，就能把它滅除掉。這是滅諸相故，這個滅字教理就是這樣，一切相都是生滅的相，所以它能夠滅，就能滅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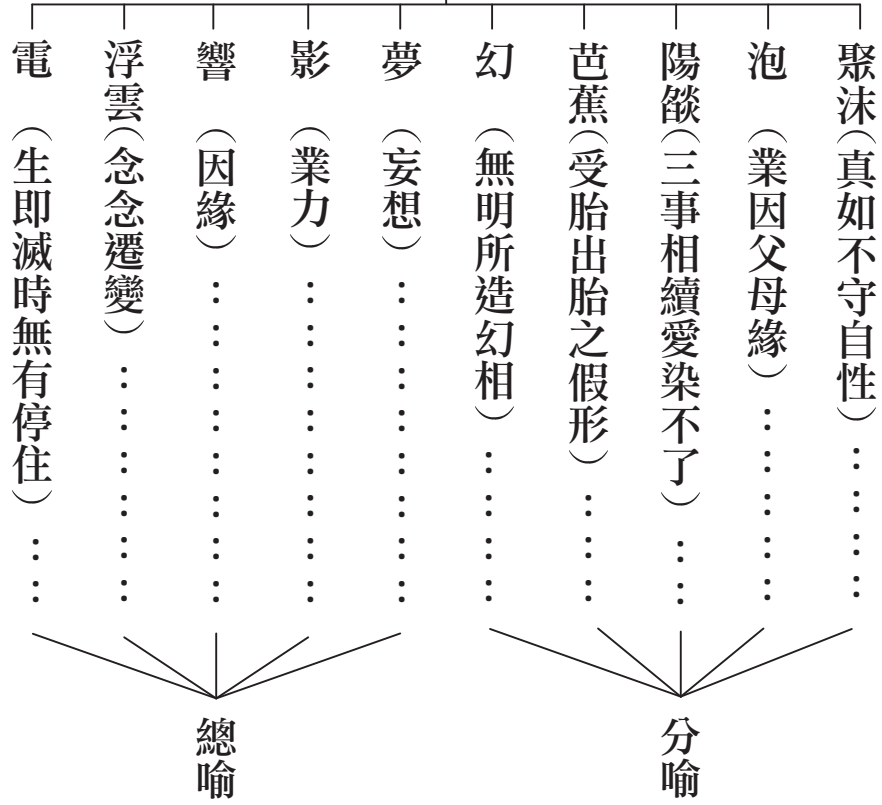
道俗分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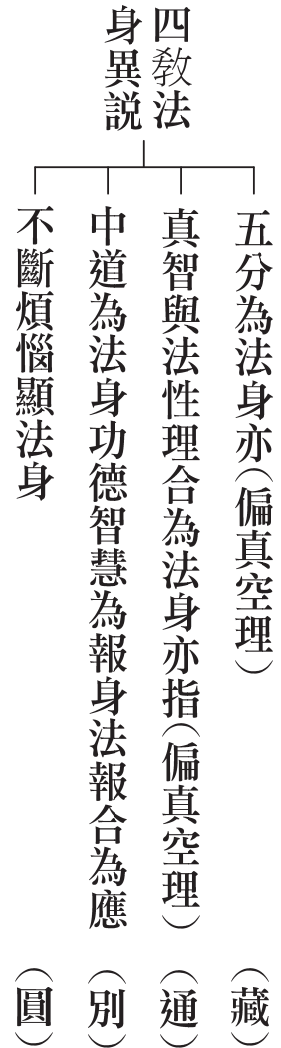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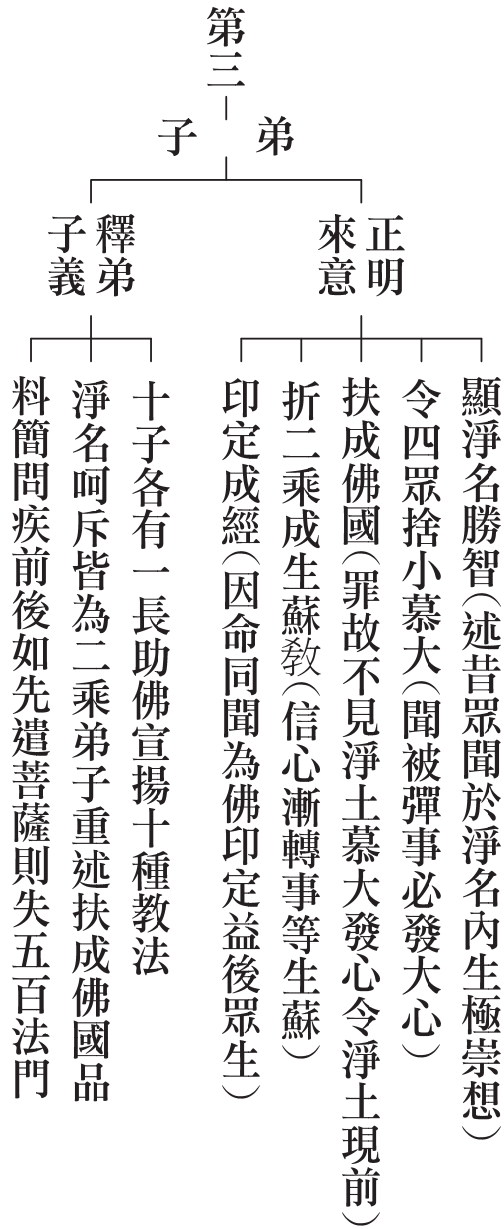
五種不淨 — 種 — 住 — 相 — 體 — 竟

十陰
五陰





(甚)釋品名

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二〇二〇年一月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/ 徐醒民講

. -- 彰化縣花壇鄉：雪明講習堂，2020.01-
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57-9649-94-0(第3冊：平裝)

1. 經集部

221.721

108023395

維摩詰所說經講記（三）

講者：徐醒民居士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